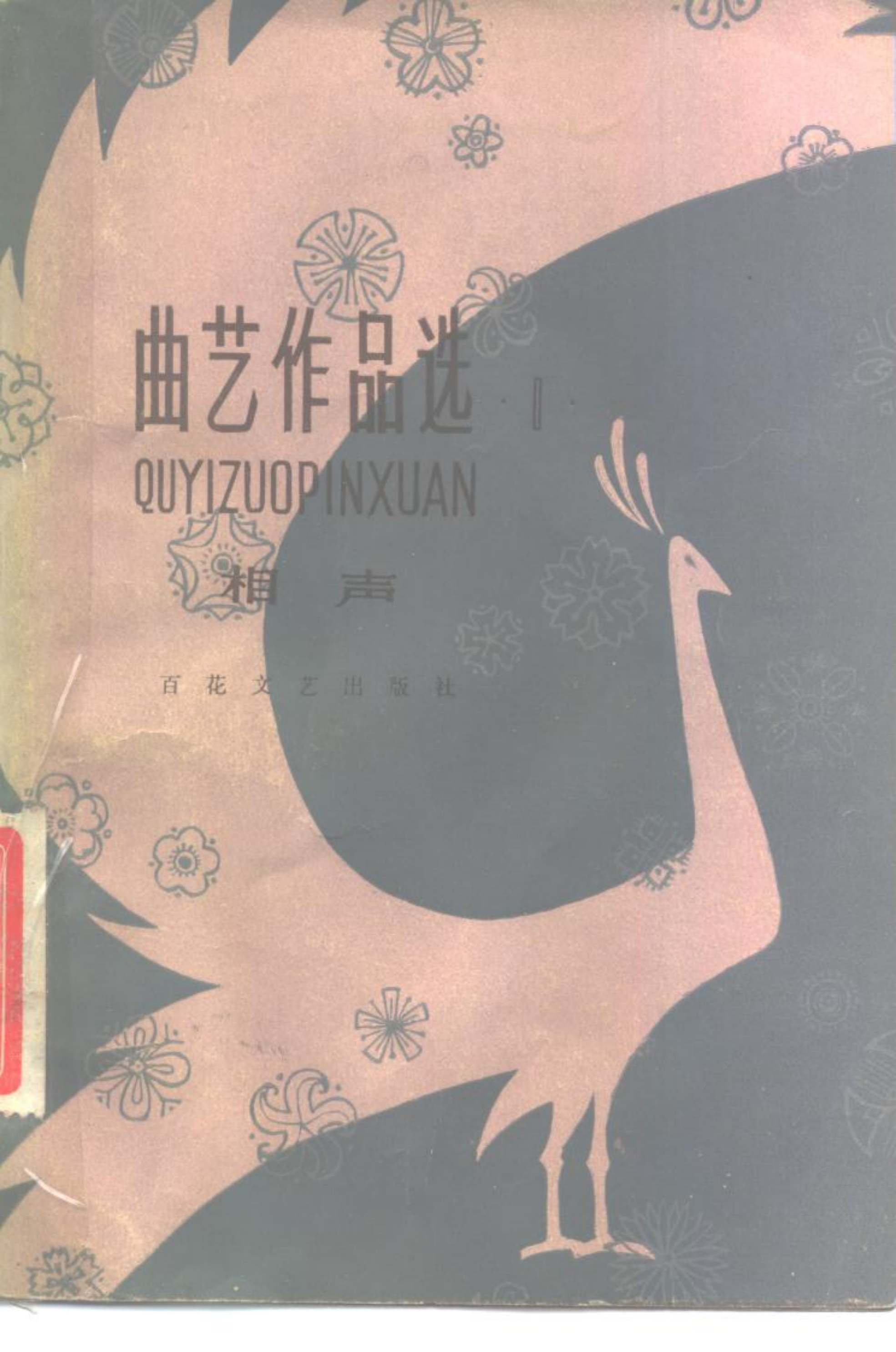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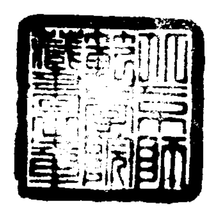

曲艺作品选 ·Ⅰ·
QUYIZUOPINXUAN
相声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曲艺作品选（一）

相　声





曲艺作品选（一）

相 声

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[illegible]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 2 字数 205,000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

书号：10151·537 定价0.79元

编者的话

天津素称“曲艺之乡”，各曲种、流派和代表节目衍演繁多，艺星荟萃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为了进一步繁荣曲艺创作，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并提供演出脚本，我们编辑了这套“曲艺作品选”，收集我市专业、业余作者创作和整理、改编的曲艺作品，按曲种分集出版。

这本相声选集，是从我市建国以来涌现的相声作品中精选出来的，大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较好地发挥了相声的讽刺特长。如《买猴儿》《不正之风》《教训》《钓鱼》等，在揭示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。有些经过整理的传统相声如《哏政部》《论捧逗》和根据义和团故事改编的单口相声《大师兄闹衙门》，在内容与表现技巧方面都有新的探索。

本书目录是按照发表或上演年月先后次序编排的。

我们热诚地希望广大读者、各地专业曲艺工作者和业余曲艺爱好者提出批评建议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。

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

1980年12月

目　录

买猴儿

乙 （恍然大悟似地，象是遇见老朋友）是你呀！

甲 （没有想起来，但不得不招呼）喔！

乙 （很亲热地）一晃有半年没见啦！哎呀，你比以前可瘦多啦！

甲 （心想我并不认识他呀）喔！（握手）恕我眼拙，您是……

乙 （肯定而热情地）咱们是老朋友啦！

甲 （仍怀疑）喔！

乙 咱们早就认识。你忘啦，去年夏天我结婚，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。

甲 哦？

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。

甲 （想，自言自语）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，双心牌儿，这么大的，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。（问乙）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……

乙 （不在意地）在百货公司啊！

甲 噢！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。

乙　（严肃地）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！

甲　我亲手交给你的？嗯，我是得亲手交给你。那年我正在百货公司暖瓶柜当售货员哪。你花钱买暖瓶，我不交给你交给谁？那是买不是送。

乙　哎，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！

甲　没这么说的！

乙　真格的，从我买了那个暖瓶以后就没见过你。

甲　后来我当采购员出差办货去啦。

乙　喔，办了批什么货哪？

甲　你猜吧！

乙　暖瓶？

甲　不是。

乙　绸缎？

甲　不是。

乙　自行车？

甲　不是。

乙　那我猜不着啦！

甲　（沉默一会儿）我呀，买了一批猴儿！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猴儿！

乙　猴儿？

甲　对啦，猴儿。

乙　噢，皮猴儿吧？

甲　不，活的，猴儿嘛！去年九月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出差刚由外边回来，白天交了货，晚上刚躺下，就听见外边

砸门。我老婆出去一看，我们科长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个紧急通知，信封上印着三个大红字：急！急！急！

乙　那是有要紧事。

甲　我拆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"××同志：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，这是项紧急任务，希望你马上动身。……"上面盖着我们科长的戳子。我一想，别睡啦，赶紧走吧！

乙　是啊！紧急任务嘛！

甲　赶紧到公司领钱，到车站买了票，开介绍信，到东北完成买猴儿任务。

乙　等等，我说你们百货公司买猴儿干什么用啊？

甲　是啊！我也是纳闷啊！百货公司也用不上猴儿啊。我这么一想：猴儿……猴儿能看家。

乙　（顺着他说）对啦！百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，好几层楼，那么多科，那么多柜台，存着上千累万的国家财产，哪部分看家不用个猴儿啊！（马上推翻自己的见解）没听说过，那么大的百货公司用猴儿看家！

甲　我想也是。要不然就是猴儿……能耍，耍猴儿嘛！戴上花脸，穿上戏装，一敲锣，当当当当，耍猴儿。

乙　对啦，百货公司业务一扩大，买几十只猴儿一训练，添个耍猴部，到南市啊，鸟市啊一耍，多一笔收入。（马上推翻自己的看法）没听说过，百货公司兼营耍猴儿！那不成马戏团啦！

甲　可也是。我想要不然是用猴儿毛织毯子、打毛线……

乙　对，这还着点边儿，猴毛儿织毯子结实，织毛衣暖和。

（又推翻）没听说过，那得多少猴儿啊！没听说过。

甲　（反倒向乙发急）那你说买猴儿能干什么？

乙　要依我说啊……我知道你们买猴儿干什么呀？我看八成是通知写错啦！

甲　我原先也这么想过，后来又一想，决不能啊！他已经调走啦！

乙　谁调走啦？

甲　我们科从前那位文书马先生，马大哈。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马大哈。

乙　马大哈？

甲　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。

乙　好名字！

甲　外号叫马大哈，真名不叫马大哈。先在我们科当文书，这位同志是迟到早退，掐头去尾，上班净打电话，碰上我们这位科长是针尖儿大的事也得书面通知。有一天，我们科长要派王文元同志出差，叫马大哈写通知，两点上班，都三点三刻了，马大哈才迈着方步上班来啦。

乙　好，迟到了一点三刻钟。

甲　科长说："你又来晚啦！赶紧给王文元写个通知吧！"科长告诉他，这个通知这么这么写，科长说完，马大哈提笔就写，写了没几个字电话来啦！（学一个女人和老马打电话）"喂，我说老马呀！""啊！""咱们看场电影去吧！""看什么片子啊？""《冷酷的心》。""不行，我正上班哪！""唉！我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，你

泼了我一头冷水，你也太冷酷啦，你……”“好，去吧！”“好吧，老马呀，我四点一刻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你。”

乙　得，马上得走，三点三刻上的班，四点一刻就得见面，才干十五分钟工作。我说来电话的这位同志是谁呀？

甲　马大哈正搞恋爱哪！

乙　喔！

甲　马大哈三下五除二，大笔一挥，通知写好，拿着通知到科长室，科长也没细看，叭，就盖了个章。马大哈跟科长说：“科长，我肚子疼，得到医务所去。”

乙　开三联单吧！

甲　马大哈开好三联单以后就……

乙　直奔医务所。

甲　直奔电影院。

乙　好劲！

甲　出差的那位王文元同志接到通知一看：“今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，望明日办妥。”王文元一看离锦州一千来里，明天要办妥，可急坏啦！赶紧领出差费，开介绍信，取提货单，买火车票，慌手忙脚地到了锦州。到锦州找锦记货栈，找遍了锦州也没找着。从锦州往天津给科长打电话一问不要紧，敢情是通知上少写一个字。马大哈把“派你到锦州道锦记货栈提货”写成了“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”啦！

乙　好，落了个“道”字，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！那么锦州道在哪啊！

甲　就在我们百货公司旁边。

乙　失之毫厘。

甲　谬以千里。

乙　甭问，这回准是又写错啦！

甲　不能，从那回起，马大哈调动工作啦！

乙　千万别当文书啦！

甲　当收货员啦。

乙　这回出不了问题啦！

甲　啊！问题就更大了。有一天仓库进货：五十桶香油，五十桶桐油。

乙　我说你们百货公司怎么什么都卖呀？

甲　你看，百货俱全嘛。

乙　有你的。

甲　仓库来了五十桶香油，五十桶桐油，那天正赶上马大哈值班儿。桶的模样儿差不多，仓库主任一看说："老马，可别弄错了，桐油可没法吃，这么办吧，老马，你用红纸裁五十个标签，写上桐油俩字，贴在桐油桶上，用蓝纸裁五十个标签，写上香油俩字，贴在香油桶上。"这么一来呀！

乙　可就分开啦！

甲　可就弄拧啦！

乙　那怎么回事？

甲　你听啊！老马一听说好吧，赶紧裁纸写字，纸也裁完啦，字也写好啦。马大哈打一碗糨子，把红标签拿过来，刷上糨子。

乙　桐油标签。

甲　把蓝标签也刷上糨子。

乙　香油标签。

甲　马大哈拿起标签刚要往桶上贴，就听屋里当啷啷……电话响啦，马大哈进屋接电话。（学女人声音）“喂，我说老马呀！”

乙　得，还是她！

甲　“喂，我说老马呀！”“啊！”“咱们听场戏去吧！”“听谁呀？”“鲜灵霞今儿个演《杜十娘》。”

乙　爱听评戏。

甲　“不行，我正值班哪！”“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值班儿，我就知道你跟李甲似的，对我不忠实。”“别生气呀，好，我去！我去！”“我六点钟在陆记面馆楼上等你，请你吃炸酱面。”老马一看表五点四十。

乙　还有二十分钟。

甲　赶紧撂下电话，洗了洗手，围上围巾，系上口罩，戴上帽子，穿上大衣，出了大门，上了电车，才上电车又下来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标签还没贴哪！赶紧往回跑，摘下帽子，脱了大衣，解下围巾，拿下口罩，端起糨子碗，心想快点贴，贴完好上陆记面馆，吃完炸酱面好听《杜十娘》。越想越乐，“（哼评剧音乐过门）冬根儿龙冬一根儿龙得儿龙得儿龙。”叭叭叭叭……一百张标签一会儿就贴完啦！一看表五点四十五。

乙　真快，送出门带进门加上贴标签，才五分钟。

甲　贴完之后，马大哈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，一边走一边系口罩，跑出了大门，跳上了电车，当得啷当一当一当当啷……

乙　（用京剧韵白念法）陆记面馆吃面去了！

甲　（同上念法）百货公司可就乱了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马大哈一忙不要紧，把桐油的标签贴在香油桶上啦，把香油的标签贴在桐油桶上啦！

乙　那还不乱！

甲　第二天货物出库。第三天一清早，糕点厂厂长来啦，提拉着两包大八件，两包鸡蛋糕。

乙　送礼来啦！

甲　讲理来啦！是桐油大八件、桐油鸡蛋糕。

乙　那没法儿吃！

甲　正搞乱哪，南开大学伙食管理员也来啦！提拉着一个大食盒，那天南开大学会餐，是桐油炸丸子、桐油回锅肉、桐油炒鸡丁儿、桐油煎鲤鱼。

乙　这些菜叫马大哈吃去！

甲　正热闹着哪，家具公司来啦，扛着两把椅子，一张桌子，是香油油的桌子，香油油的椅子。

乙　真热闹。

甲　事儿闹大啦！经理亲自道歉，赔偿损失，给大家换货，这才算完。

乙　马大哈哪？

甲　写了检查，又调动工作啦！

乙　可别当收货员啦！

甲　调到传达室去啦！就在我们科旁边，常见面。

乙　也得留神。这么一说你们科里文书不是他啦！

甲　早就换啦！换的这位文书，字写得又好又快，人又仔细，就是一样，身体不好，有胃病，常闹肚子。

乙　那不算毛病。

甲　我一想这回通知决错不了，既然是紧急通知，就得快点走。

乙　对，坚决完成任务。

甲　我赶紧爬出被窝儿，穿好衣服，到公司找值班的领钱，开信，买票上车，第二天下午到了沈阳。

乙　得找商业局。

甲　我一去就先到了商业局，进门登了记，交了介绍信，给我让到会客室。

乙　按手续办事。

甲　没喝碗茶的工夫，进来了个人，手里拿着我的介绍信，我赶紧站起来握手，“请坐，请坐。”“贵姓？”“沈。”“喔！沈同志。”“贵姓？”“×。”“喔，×同志。”人家把我让到沙发上，给我倒了碗茶，递了一根大生产牌的烟卷儿。

乙　挺客气。

甲　我说：“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，上级派我到东北来办一批货，请多帮助！”“那没问题，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。”人家说：

"买什么？"我说："买猴儿。""什么？"我说："猴儿。""什么猴儿？"我说："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！"

乙　人家听着是新鲜。

甲　那位同志直抽凉气，右手拍脑门儿："猴儿！你们买猴儿……"人家也没问干什么用，说："好吧！买猴儿此地没有，到长白山下某县某村去买许有，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！"我拿这封信到那个村见了村长，村长一看信，也直抽凉气。

乙　有困难。

甲　说："长白山倒是有猴儿，可销路不大又难抓，猎户们谁也不愿意打猴儿啦！"我说："这也是国家任务，村长多帮忙吧！"村长想了半天说："要非买不可，我家里倒有两只，可就是老点儿！"我一听挺高兴，心想只要有，老点就老点吧！我说："多少钱一只啊？"村长说："我留着也是没用，老猴儿啦！国家既有用，我捐献啦！"

乙　真痛快！

甲　村长领我到他家一看，好，这两只猴牙都掉啦！

乙　别要啦！

甲　要吧，是太老啦！不要吧，哪找去呀！村长看我也直抽凉气，说："这么办得啦，今天晚上咱们召开个猎户合作社社员大会，由你把买猴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讲一讲，动员一下，社员们要愿意上山打猴儿呢，更好，要是不愿意呢，再商量。"我一想，好吧，反正任务是非完成

不可。到晚上，在村政府开了个买猴儿动员大会，到的人还不少，男男女女足有三四百口子。

乙 村里工作不错。

甲 村长先讲话："老乡们！上级政府介绍这位×同志到咱村买猴儿，希望咱们响应上级号召上山打猴儿，咱们欢迎×同志把买猴儿的重要意义及其重要性对大伙儿说说，欢迎啦！"大伙一鼓掌，我往桌子后头一站。

乙 讲讲吧！

甲 （作首长报告姿态）老乡们！

乙 （鼓掌）

甲 同志们！

乙 （鼓掌）

甲 （咳嗽）我……（咳嗽）我……（咳嗽）我……（问乙）我要说什么来着？

乙 你要——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！

甲 同志们，上级派我来，到咱村买猴儿，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？这猴……（问乙）你说有什么用？

乙 我说——我知道猴儿有什么用处！

甲 （喝水）这猴儿有什么用呢？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，我们要进行建设，猴在建设过程当中……具有……具……具……

乙 怎么？没词啦？

甲 我认为，猴是很聪明的（咳嗽）不好抓……人，人不就是它们变的吗？我想，大家……要问猴儿的作用在哪里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；既然大家都关心，我就非

说不可。

乙 真麻烦，谁不让你说啦？

甲 我一定说。

乙 你说呀！

甲 我马上说。

乙 你倒是说呀！

甲 （急）你忙什么？你（擦汗）同志们，要说猴儿的作用……第一，猴儿能看家；第二，猴儿能演戏，对文化娱乐有不少贡献；第三，猴儿毛能打毛线……这几条虽然不全面，可再说，我们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改善啦！谁家不养个猴儿啊！

乙 没听说过！

甲 大伙一听我说得实在……

乙 实在有理。

甲 实在可乐，说咱们赶紧……

乙 抓猴去吧！

甲 睡觉去吧！会也散啦，啥猴儿也没买着。

乙 这怎么办呢？

甲 我一琢磨，走。

乙 哪儿去？

甲 广东。

乙 广东？

甲 你没听说过，广东吃猴儿头吗？

乙 广东猴儿多。

甲 我先把两个老猴儿送回天津，搁在家里，嘱咐我老婆小

心着喂，坐火车到塘沽，再坐轮船到广州，到广州一打听……

乙　卖猴的多啦！

甲　吃猴的少啦，从"三反""五反"以后提倡节约嘛。呆了半个多月才买了二十只。

乙　还差二十八只。

甲　又一琢磨，走。

乙　哪儿去？

甲　四川。

乙　四川有猴儿？

甲　你没念过"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"吗？

乙　唐诗。

甲　赶紧由铁路上把二十只猴儿寄回天津，交给我老婆收养着，我就从广州坐粤汉路火车到汉口，坐轮船走长江，过三峡到重庆，由重庆坐成渝铁路火车到成都，到那又买了二十八只猴儿。

乙　任务胜利完成。

甲　我做了个大笼子，把二十八只猴装到一块儿，一路平安回到天津。我到家一看，我们家挤了一院子人。

乙　出什么事啦？

甲　看猴儿来啦！我老婆一见我，拉着我的手就哭啦！说："唉！你一出门半年多连个信也没有，我还当你叫猴儿给咬死啦哪！"我一看家里二十二只猴儿又肥又胖。我说："别哭啦！我也平平安安地回来啦！猴也又肥又胖的，就都放心啦！"我老婆说："猴儿倒是胖啦！你瞧

我……”

乙　也胖啦！

甲　“瘦得成猴儿啦！”跟老婆说了两句话儿，赶紧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。

乙　干什么？

甲　拉猴儿。大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车，工友们往下抬笼子，我赶紧去见科长。科长一见我说：“你回来啦！”我说：“回来啦！”科长说：“你哪去啦？”我说：“四川去啦！”科长说：“你上四川干什么去啦？”我说：“买猴儿去啦！”科长说：“谁叫你买猴去啦？”我说：“你叫我去的。”一边说我一边把有他盖章的那个通知拿出来，我说：“你看！”科长一看脸都白啦，说把王文书找来。王文书一进门，科长说：“这是你写的吗？”王文书拿过来一看：“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。”王文书一边看一边跺脚说：“马大哈呀马大哈！你害苦了我啦！”

乙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　是这么回事，那天科长要出门开会，走以前叫王文书给我写通知，已经五点四十啦！剩二十分钟就下班了！科长告诉王文书说：“给××写个通知，叫他到东北角某工厂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，快点，写完马上给他家送去，我开会去啦。”王文书一边听一边赶快打个草底，他看科长要走，说：“科长先别走，你一走没法盖章啦！”科长说：“不行，等我开会哪！这么办吧，我先盖上戳儿，你后写。”王文书递给他个空白条，科长

盖上戳儿就走啦！王文书坐下赶紧就写，心想不快点写，一下班可就没人给送信啦！一看表五点五十。

乙 剩十分钟。

甲 王文书赶紧找了个通讯员来，叫通讯员在旁边等着，写好就送走，王文书拿笔就写："××同志：今派你……"写到你字这儿，就觉得肚子疼，勉强又写了三个字"到东北……"，实在坐不住啦！非上厕所不可，一看表五点五十六。

乙 剩四分钟。

甲 通讯员在旁边直催："王文书，快点写呀！"这会儿马大哈一推门进来啦！王文书说："好，老马，我正想你哪！来，赶紧替我写几个字，我这有草底，你照着写吧。"老马说："好吧！交给我吧！"坐下就写。一看上面写着："××同志，今派你到东北……"马大哈操起笔来看了看草底，心里想词儿："今派你到东北角火速买猴牌肥皂五十箱。"想好了刚要接着东北的北字儿写，就听电话响，通讯员接电话："老马，找你。"马大哈一接电话就听里面说：

甲乙（同时学女人声音）"喂，我说老马呀！"

乙 还是她！

甲 可不还是她嘛！"老马，咱们看场京戏去吧！""好，去吧！看谁呀？""中国戏院李少春的《闹天宫》。""猴儿戏。""七点半我在中国戏院门口等你。"马大哈撂下电话，心里一高兴，扯了个"云手"，起"四击头"，"仓仓登崩仓另仓"，坐在椅子上操笔就写。"火速买

822203

猴儿五十个”。他老先生把东北角的“角”还有“牌”跟“肥皂”四个字落下了。“这是一项紧急任务，希望你马上动身。”在盖好的图章上面写上我们科长的名字，通讯员送到我手里，可不就成了“××同志，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”了吗！

乙　他落了四个字，你跑了半拉中国，你们科长还不火吗?！那五十只猴儿怎么办？

甲　卖给谁也不要，送给土山公园啦！

乙　马大哈呢？

甲　喂猴儿去啦！马大哈到公园工作以后，经过一番反省，是学习努力，工作积极，毛病也改啦！把猴儿喂得又肥又胖。有一天我到公园玩去，远远儿的就瞧见马大哈啦！一见我直害臊，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，我说：“老马，别看你罚我走东北，到广东，跑四川，云游了半个中国，我还得谢谢你！”

乙　那为什么？

甲　我说，这回幸亏是“猴儿牌肥皂”，要是“白熊牌香脂”，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。

乙　那你游遍全世界啦。

（何　迟）

开 会 迷

时　今天

地　天津

景　垂幕上画着几张很大的开会通知，每张开会通知上都有几个很大的红色的“急”字，舞台中心有一桌，桌上铺着台布。

人　甲　谁演他他就叫谁的名字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毛蓝布工装。

　　乙　是甲的朋友，姓名不详。

幕启　甲乙二人先后登场，向观众鞠躬后，二人同时转身。

甲
乙　（同时说话）原来是你呀！（握手）

乙　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面啦！这会儿你在哪儿工作哪？

甲　还在机器制造厂哪。

乙　搞什么哪？

甲　干旋床子啦。

乙　当旋工，那太好啦！（仔细端详甲的面孔，摇头，惊叹不已）唉呀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！

甲　嗯……你猜吧！

乙　（想）我猜……准是工作累的。

甲　（摇头）不是！

乙　学习太紧张？

甲　（仍然摇头）不是。

乙　那你怎么这么瘦哪？

甲　你不是问我怎么这么瘦吗？

乙　啊。

甲　（淡然）开会开的！

乙　（吃惊）什么？

甲　开会开的。

乙　开会开的？开会怎么能把人开瘦了哪？

甲　嗐，这都怨我们车间主任哪。

乙　怨你们车间主任？你胖也好，瘦也好，碍你们车间主任什么事啦？

甲　你听啊，我们这个车间主任哪，与众不同，成天价忙得满头大汗，没有一会儿闲着的工夫儿，不管见谁都面带微笑，事无大小一律积极努力，不管大小事他自己决不拿一点儿主意，一律由群众讨论解决，外带一点儿嗜好也没有，既不爱抽烟，也不好喝酒。

乙　那是好人啊！

甲　每到星期日休息的工夫，人家都是逛逛公园啊，看看电影啊，我们这位车间主任，既不爱逛公园，也不爱看电影。

乙　那爱什么哪？

甲　就爱开会！

乙 就爱开会？

甲 以开会为唯一的工作方法——他还有个说法，叫做“走群众路线”。

乙 没听说过。

甲 不但爱开会，还最喜欢在大会上讲话；他不但不管大小事都得开会，而且不管大小会都得作报告；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了，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。

乙 没听说过！

甲 在作报告这一点上他也有个说法，叫做“往下贯彻”。

乙 贯彻什么呢？

甲 凡是他认为要打通别人的思想时，就“往下贯彻”。

乙 真有意思。

甲 又是“群众路线”，又是“往下贯彻”，这就是“领导与群众结合”。

乙 这倒是结合得挺妙。

甲 久而久之，工人们给起了个外号儿。

乙 叫什么哪？

甲 叫“开会迷”。

乙 他开他的会，他作他的报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兼职多呀！

乙 他兼职多碍你什么啦？

甲 我兼的职也不少啊！

乙 那碍他什么啦？

甲 巧啦，我们俩人兼的职都兼到一块儿啦！我兼这职都在他领导之下，他召集开会，我得去呀！他作报告，我得

听啊！

乙 噢！那么你们俩人到底都是怎么兼的职哪？

甲 你听啊：我是行政小组长，他是车间主任；我是工会福利委员，他是工会副主席；我是篮球队干事，他是篮球队队长；我是伙食团委员，他是伙食团团长；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，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。我在他领导之下，少说，一天得开五个会！就拿昨天一天说吧，八点上班，七点半先开个班前碰头儿会。

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？

甲 讨论个别工人为了打扑克、钓鱼不上班，能否当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。

乙 那还用讨论哪？

甲 十二点下班，吃完饭开工会委员会。

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？

甲 讨论工人业余学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。

乙 没听说过！

甲 开完会，一看表才一点半，离上班还有半小时，趁这工夫……

乙 休息休息吧！

甲 开技术研究会。

乙 研究什么问题哪？

甲 研究旋工车间和诊疗所的合并问题。

乙 旋工车间和诊疗所怎么合并哪？没听说过！

甲 还没开完技术研究会哪，到两点啦，赶紧上班。六点下班，吃完晚饭六点三十五，撂下饭碗走出食堂，赶紧回

……

乙 赶紧回宿舍。

甲 赶紧回车间。

乙 干嘛哪？

甲 开班后碰头儿会。

乙 讨论什么哪？

甲 讨论工人们下班之后，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。

乙 没听说过。工人下班儿排队回家？成小学生啦！

甲 开完班后碰头儿会，一看表，八点四十五，大伙儿走出了车间，是直奔……

乙 是直奔宿舍。

甲 直奔礼堂。

乙 干嘛哪？

甲 开工会委员、工会小组长、积极分子联席会。

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？

甲 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。

乙 一百年后的事，干嘛现在就讨论哪？

甲 要展望一下儿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远景啊！

乙 多美丽也甭这么老早就讨论哪！

甲 开完会以后，大伙儿说，这回咱们可该回……

乙 可该回宿舍啦！

甲 可该回车间啦！

乙 回车间睡觉？

甲 不，回车间开会。

乙　怎么还开会呀？

甲　啊，是得开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都七点半啦！又该开班前碰头儿会啦！

乙　一夜没睡！

甲　这还有个名字。

乙　什么名字？

甲　叫做开会流水作业法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要照这么开会法，甭多，连着开这么两个月会呀，工人们就都……

乙　就都习惯啦！

甲　就都住院啦！

乙　是够呛！

甲　说正经的，咱们这一年多没见面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

乙　什么事呀？

甲　我有爱人啦。

乙　那我得给你道喜。

甲　先别道喜。

乙　怎么哪？

甲　差点儿吹啦！

乙　怎么会吹啦哪？感情不好？

甲　感情好极啦！

乙　闹别扭啦？

甲　没闹别扭。

乙　那怎么会吹啦哪？

甲　开会开的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开会跟恋爱这是两回事，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　没关系？没工夫见面呀！

乙　她不在天津？

甲　在天津，就在小王庄住。

乙　在小王庄住，怎么见不着面儿哪？

甲　你听啊！她也是工人，她要是歇日班，我恰好歇夜班；她要是歇夜班，我又歇日班；她星期三休息，我星期六；她星期六休息，我星期三；她星期日休息，我星期一。

乙　她星期一休息，你星期日。

甲　赶巧啦我们俩人碰到一天休息啦！（笑）

乙　见面啦！

甲　开会啦！

乙　真巧！

甲　从去年我们俩人就叫开会闹得好几回都没见着面。我爱人早就对我有意见啦！我们从今年一月就用电话联系，费了挺大的劲，联系来联系去，到今年三月二十号，才联系上。

乙　好嘛，联系了两个多月！

甲　明儿三月二十一号，星期日，赶上我们俩都歇班，我们俩在电话里定规好啦，明儿早晨准九点在水上公园，五岛，那个大花棚子底下，第五根砖柱子旁边儿见面，不见不散。

乙　干吗定规这么仔细呀？

甲　要不水上公园那么大，哪儿去找呀？三月二十，星期六，我下了班赶紧吃饭。吃完饭，骑上自行车回家。到了家，歇了一会儿，我把闹钟拨到七点半上，钻被窝儿就睡。心里高兴，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。睡的正香着哪，就听（大声的）当……！

乙　（吓一大跳）怎么回事？

甲　闹钟响啦。

乙　吓我一跳！

甲　一看表正七点半。我赶紧起床，穿衣裳，下地，生火，烧水，漱口，洗脸，拢头，刮胡子，擦皮鞋，把自行车儿推到当院，心想：从我这儿到水上公园得走四十分钟，早点走，我早点到等她，别叫她等我。盘算好啦，一看表正八点，才一迈腿儿，就听外边叫门：梆梆梆梆梆梆！开门一看……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通讯员老王，（注：老王可操河南口音）挺倔："走！"我说："哪儿去呀？""开会。"我说："今儿星期日呀！""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！""开什么会呀？""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。"

乙　怎么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呀？

甲　不是告诉你啦吗，开会迷是评剧团团长，我是评剧团秘书嘛。

乙　那你怎么办哪？

甲　我说："老王啊，我跟我爱人少说有好几个月没見面儿

啦！劳驾，你帮我请个假得啦！”老王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开会是公事，你那是私事，你能为私事耽误公事？”我这么一听，对，走！

乙　哪儿去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开会。我们俩人骑上车，直奔剧团排演室，到那儿一看表正九点。

乙　不用说，人都到齐啦。

甲　就开会迷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哪！大伙儿知道是开会迷召开的会议，谁都不愿意来。

乙　那你就走吧！

甲　走不了啊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开会迷在门口一坐，许进不许出！

乙　太损啦！

甲　十点三刻人才到齐，人到齐之后，开会迷说：“好吧，咱们赶紧开会。”开会迷宣布开会，大伙心想：“咱们听听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，非在星期日开会不可！”

乙　是得听听。那么到底为什么开会哪？

甲　为了买脸盆！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买脸盆！为了评剧团要买两个脸盆！

乙　买俩脸盆也值得开会？

甲　没告诉你，开会迷就这个毛病嘛！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：同志们！今天咱们这个会，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评剧团的脸盆问题。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：“统一思想，统

一步骤，为根本解决脸盆问题而斗争。”

乙 用得着费这么大的事吗？

甲 （学开会迷）同志们！评剧团的全体同志们！男同志们！女同志们！导演、演员、舞台工作者，以及其他有关的诸位同志们！

乙 这个罗嗦啊！

甲 （学开会迷）同志们！在原始共产社会，我们是不演戏的，当时也没有评戏，因此，也就发生不了当前评剧团所存在的脸盆问题……

乙 这不是废话吗？

甲 （学开会迷）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一天发展，一天比一天进步，因此，就产生了戏剧艺术，由于要演戏，就需要化装，要化装就必须卸装，卸了装，就需要洗掉它，为了洗掉它，就需要脸盆。

乙 这不跟没说一样嘛！

甲 （学开会迷）同志们，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，当然破了就需要焊，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，因此，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脸盆。当然这两个新脸盆早晚也会破的，不过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，因此，脸盆是必须买的。可是，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，也有女同志，在一般情况之下，男同志主张用素脸盆，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，就希望用花脸盆；同时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花脸盆的，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素脸盆的，因此，我们就需要统一思想。否则，在买回脸盆的时候，如果全买的是素脸盆，那么女同志会有

意见；如果全买的是花脸盆，那么男同志又会有意见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，在对立中求得统一，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一致，我们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，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。

乙　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！

甲　（学开会迷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，希望大家本着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的精神展开民主的讨论。大伙儿这么一听……

乙　这个乐呀！

甲　这个气呀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怎么！这问题没法讨论哪！大伙儿心说：“好容易盼个星期日，为了芝麻大点儿事，把我们叫来，开这种毫无必要的会，开吧！反正我们不发言，我看你这个会怎么开！”

乙　哼，谁也不会满意！

甲　开会迷等了十来分钟，又动员大伙儿发言：“同志们，别保持沉默，谁打第一炮啊？”等了半天还是一个说话的没有。又等了十几分钟，还是没人说话。这会儿，开会迷一看大伙儿的神气就明白啦：“噢，你们这是成心跟我为难哪！你们成心不发言，叫我这个会没法开是不是？好吧，反正我是主席，你们不发言，我决不散会！”

乙　没见过这样开会的！

甲　这会儿开会的人，画小人的画小人，看小说的看小说，

剪指甲的剪指甲，玩手表的玩手表，正僵着哪，开会迷的大儿子跑进来了："爸爸，都一点多啦，怎么还不回去吃饭哪？"

乙　趁坡儿下驴，开会迷就回家吃饭去吧！

甲　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，转过头儿跟孩子说话："吃饭？谈不到，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？看样子今天午饭是吃不成啦，不用说午饭，就连晚饭也未必回得去！这么说吧，这三五天之内你们就不用打算我回家吃饭啦，你们先吃得啦！"

乙　不象话！

甲　开会迷的大儿子出去啦。大伙儿一想："这是开会迷成心跟咱们怄气啊！"干脆，更不发言啦！又过了十几分钟，这会儿工会主席进来啦，一看大伙儿坐在那儿鸦雀无声，低着头，各人想各人的事，工会主席心说："这是干什么呀？"就问："星期日你们还不到外头休息？走走走，出去玩会儿去！"

乙　那就走吧。

甲　这会儿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话啦："主席，玩是谈不到，你没看见，这不正开会哪吗？看这样子，这个会大概三、五个月未必能开得完。主席，我们求你点事，你务必给我们办到了。请你派几个人到我们家里，告诉我们家，这三、五个月，我们是回不去啦，叫家里把被卧褥子给我们捎来。要不然，天这么冷，一连气儿开几个月的会，不都冻坏啦！"工会主席一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乙　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！

甲　“别开玩笑啦。”他一推门就出去啦。工会主席才出去，开会迷的孩子又来啦：“爸爸，您赶紧回去吧，我弟弟病啦！”

乙　那就走吧！

甲　开会迷瞧了瞧大伙儿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孩子，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？大概在这三、五年里这个会是开不完啦。回去告诉你妈，就说我托付她，叫她多费心把你弟弟送到医院去，要好了呢更好……万一要……谁叫我在这三、五年里还得开会哪！”

乙　不象话！

甲　开会迷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抹着眼泪就出去啦，才出门儿不大会儿，厂长一推门儿进来啦，一看大伙儿这个样子，莫名其妙！就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哪？为什么不玩玩儿去？”

乙　趁这机会散会得啦！

甲　刚才说话的那位同志又站起来啦：“厂长，我们这是开会哪。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在这三、五十年里是开不完啦！我们成年价在这儿开会倒不要紧，可是生产得受多大损失啊！我们天天在这儿开会不生产，还照样拿工钱，我们于心不忍哪！这么办，我们是决不能再拿国家的工钱啦，只求厂里想办法照顾一下我们的家属，我们就是在这儿开一辈子会，也感念工厂对我们的好处啦！”

乙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　大伙儿正跟开会迷怄气哪，我一看表，一点三刻！

乙　你爱人可等了你四个多钟头啦！还不赶紧走？

甲　我溜出会议室，骑上自行车直奔水上公园。到了，把车存起来，买门票进了公园门，就跑啊！跑到桥那儿就喘不上气来啦！跑到廊子那儿腿就酸啦！跑到四面厅就觉得脑袋发沉，眼前冒金星！又勉强跑了几十步，到了图书馆后面，一看，在路椅旁边儿等着我哪！心里一高兴，一口气儿跑到路椅那儿，我喘了喘气，定了定神，睁眼一看……

乙　是你爱人？

甲　哪儿啊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！

乙　那怎么回事啊？

甲　这位老头儿，大近视眼，也等人哪！我坐在路椅上歇了一会儿，往旁边一看，就看路椅的椅子背儿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。

乙　怎么写的呀？

甲　“我等你到一点，实在等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英。”

乙　那怎么办哪？

甲　回去吧！

乙　还是没见着面儿！

甲　又叫开会给耽误啦！

乙　再联系吧！

甲　这回从三月二十二号开始联系，联系到六月十八号才联系上。

乙　差点儿又是三个月！

甲　第二天是星期日，我们俩人都歇班儿。

乙　这回在哪儿见面？

甲　在人民公园见面。我们俩在电话里商量好啦，在人民公园，老虎笼子旁边，那趟木头栏杆那儿见面。

乙　定规的可真仔细。

甲　就这么仔细还见不着哪！星期六下了班，赶紧吃完晚饭，骑车回了家，歇了一会儿，把闹钟拨到七点半，心里一高兴，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。睡的正香哪，就听当……！

乙　正七点半！

甲　我赶紧起床，穿衣服，下地，生火，烧水，漱口，洗脸，刮胡子，擦皮鞋，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，心说："我早点儿去，这回我等她，可别叫她再等我啦！"盘算好啦，一看表正八点，才一迈腿儿，就听外面梆梆梆！

乙　有人叫门！

甲　我开门一看！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走！

乙　又是他！哪儿去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开会！

乙　今儿是星期日呀！

甲　（学老王）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！

乙　开什么会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。

乙　怎么伙食团开会也找你呀？

甲　没告诉你说，开会迷是伙食团团长，我是伙食团委员。

乙　跟爱人有约会，半年多没见啦，请假。

甲　（学老王）你那是私事，开会是公事，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！走！

乙　哪儿去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开会。我们俩人骑车直奔工厂食堂，到食堂一看，表正九点。

乙　人都到齐啦。

甲　就开会迷一个人来啦！十点一刻才来人，十一点人才到齐。到齐之后，开会迷宣布开会。

乙　今儿为什么开会呀？

甲　下星期二是我们工厂的厂庆节，要会餐，今儿讨论会餐问题。

乙　这也不必要开紧急会议呀！

甲　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：伙食团委员们，诸位同志们，今天我这个报告……

乙　会餐，干吗作报告啊！

甲　（学开会迷）我这个报告名字叫“在民主的旗帜下为完成厂庆节全厂职工的会餐任务而奋斗！”

乙　奋斗？这怎么奋斗啊！

甲　大伙儿这么一听就急啦！就冲这个题目，两个钟头完不了啊。开会迷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！”哗……大伙儿鼓掌。“同志们！”哗……大伙儿鼓掌。“同志们！”哗……反正开会迷一张嘴，大伙儿就鼓掌。

乙　那是大伙儿不愿意听他说话呀！

甲　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开会迷讲话，大伙儿对他讲话早就有意见啦！开会迷一想：挺好的一篇讲演，看样子今天是讲不了啦！这么办吧："同志们，放心吧，今天的会很简单，马上就完，而且今天会上我决不讲话！"大伙儿这才安静下来。

乙　那好极啦！

甲　嗐，还不如讲话哪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开会迷宣布选举法！

乙　选举法？什么选举法？选举伙食团委员？

甲　哪儿啊！选举会餐的菜码儿。

乙　那怎么选举啊？

甲　开会迷叫大伙儿提候选菜，然后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举出七个菜来，作为厂庆节会餐的菜码儿。

乙　没听说过！那么你们提候选菜了没有？

甲　提啦。喝！这个提溜鱼片儿，那个提氽丸子；这个提炖牛肉，那个提摊黄菜；这个提炒榨菜，那个提烹对虾；到会的一百多人提了足有二三百个候选菜！

乙　那怎么选哪！

甲　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加以选举。

乙　选了没有？

甲　选啦。

乙　那你还不趁大伙儿选举的工夫赶紧溜了？

甲　我走不了啦！

乙　怎么走不了？

甲　我被选上啦！

乙　你被选上当菜吃啦？

甲　哪儿呀！我被选上当唱票人啦！

乙　真糟！

甲　你算，二三百个菜，每人选七票——六个菜，一个汤，票又不集中，唱了足有一个半钟头才唱完。又计算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把菜选出来。好容易算完啦，一查票数不对，又重算，折腾了好几回才算对。

乙　算对了就赶紧走吧！

甲　还是走不了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叫我宣布选举结果。

乙　你宣布了没有啊？

甲　宣布啦！我往桌子后头一站：（看手表）同志们！我们选举的结果是（边哭边念）：焦溜丸子四十三票，糖醋鲤鱼三十二票，榨菜炒肉丝二十一票，（痛哭失声）清炖小鸡三十五票，烹对虾五十二票，炒笋子二十九票，鸡血酸辣汤四十七票，同志们哪……我可怎么办哪！

乙　你哭什么，你？

甲　我是得哭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啊？都三点一刻啦！

乙　就快走吧！

甲　我赶紧走出食堂，骑上车直奔人民公园。一路上自行车儿又净掉链子，好容易到了人民公园儿门口，到存车处

存了车，我买了门票往里就跑，一口气就跑到动物园那儿，脑袋也晕啦，眼睛直冒金花儿，睁眼这么一看，就看见老虎笼的栏杆儿后头，来来回回地正在那儿溜达哪！

乙 你爱人？

甲 哪儿啊，大老虎！

乙 你爱人哪？

甲 早走啦！我走到老虎笼子旁边，扒着栏杆儿定了定神，低头一看，就见栏杆儿上头写了一行字："这回我等你到两点，实在等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由于你多次失信，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找我了。"

乙 英。

甲 还"英"哪！

乙 这可怎么办哪？

甲 再给她打电话呀，明明是她接的，告诉我不在！

乙 那怎么办哪？

甲 我一想啊，写信！平信怕接不到！写挂号信；发信第二天回执就来啦！我拿过回执一看，上面写着："此人已经不在了！"我一看，字是她自己写的。

乙 那是火儿啦！

甲 急得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，我一想这么办。

乙 怎么办？

甲 打电报。

乙 等等儿，你爱人在哪儿住哇？

甲 就在小王庄。

乙　就在本市，能打电报吗？

甲　跟电信局一交涉，人家还真给打啦！当天晚上就接到回电。

乙　怎么写的哪？

甲　“此人已经不在了，英。”

乙　不在啦怎么还“英”哪！

甲　我这么一看要吹！赶紧托人去跟她解释，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啦。这回又约定好了，第二天还在水上公园见面。星期六回家，我八点钟就睡啦！

乙　干吗那么早哇？

甲　我一想，这回我来个笨鸟儿先飞吧。每回都是早八点老王来送通知，今儿个我八点就睡，明儿早晨四点起床，五点出发，看你们哪儿找我去！睡觉以前，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都找出来啦，数了数一共一千二百多张，什么样儿的会都有，我把它分门别类捆了好几捆，捆完之后，躺下睡觉。才躺下不大会儿工夫，就看见这些开会通知都活啦。这个拉我开那个会，那个拉我开这个会，东拉西拽，差点儿把我给拆喽！我正着急哪，就听光……！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小猫儿把锅碰地下啦。我睁眼一看，闹钟才两点三刻。

乙　走吧。

甲　我哪儿去呀？

乙　水上公园儿去呀。

甲　半夜三更两点半钟我到水上公园儿找谁去呀？睡是睡不着啦，起来穿好衣服，提笔就写。

乙　写什么哪？

甲　给厂长写意见书，再不提意见可真不行啦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成天净顾了开会，我的生产任务有七个月没完成啦！夜校考试才考了两分，连这回已经留了两回级啦！写完意见书，再一看表，四点一刻。

乙　行，这会儿走差不多啦！

甲　洗了洗脸，喝了口水，又呆了一会儿，才四点二十，出了屋门，我一看天还不亮哪！走到大门那儿，拔下了门闩，我对着大门一站，越想越可乐！

乙　你乐什么，你？

甲　我乐的是不管怎么样，老王今天算找不着我啦！（看表）四点三十五，走吧！我打开了大门，门一开，就看外边儿站着个人。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你起来啦？

乙　哟！老王怎么这么早就来啦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我起猛啦！

乙　真糟！

甲　（学老王）走！

乙　哪儿去？

甲　开会！

乙　今儿是星期日呀！

甲　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！

乙　开什么会呀？

甲　（学老王）今天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。

乙　减少开会还开动员大会？跟他说跟爱人有八、九个月没见啦，请假！

甲乙　（学老王）你那是私事，开会是公事，你能为私事妨碍公事？

甲　我跟老王说："你别着急，别的会我不去，今天这个会我是非去不可，这么的，今天我的自行车坏啦，你陪我走几步，来，我给你推着自行车。"老王说："别客气，别客气。"说着，我就把老王的自行车推过来啦，跟着他一边儿走一边说话，顺便把意见书交给老王，托老王把这封信交给厂长。又走了没几步，嗌！我一下子就跳上自行车，蹬车就跑！我在前面儿跑，老王在后边就追。老王追了半天没追上，我一口气儿就跑到了冰上公园，一看表，还不到六点哪！

乙　今天准见着面儿啦吧？

甲　不但见了面儿，这一天的工夫，连结婚证书都领下来啦。说话这就结婚！

乙　谁的主婚人哪？

甲　双方家长。

乙　谁的证婚人哪？

甲　我们车间主任。

乙　开会迷！

甲　对啦！到这一天，借我们工厂礼堂举行结婚礼。晚上七点多钟举行的。第一项主婚人讲话。

乙　谁说哪？

甲　我母亲简单地说了几句，第二项证婚人讲话。

乙　哟，那得开会迷讲啦！

甲　开会迷往那儿一站："同志们……"才说了个"同志们"，下面儿有些个人互相一努嘴儿，离门口近的人扭头就走啦！紧接着一个一个地往外溜！

乙　群众意见太大啦！

甲　这回开会迷的讲话病又犯啦！好，这篇讲演，从七点一刻讲起，从他一开讲我就开始睡觉，我睡醒了一觉，一看表九点半，我这么一听，开会迷还在那儿讲话哪！我揉了揉眼睛，往下面这么一看哪……

乙　大概一个人也没有啦吧？

甲　就剩一个人啦，也在那儿睡觉哪！

乙　这位同志爱听开会迷讲演！

甲　哪儿啊，那是我爱人。

乙　她怎么不走哇？

甲　今天不是我们俩结婚嘛！

乙　要不是你们俩结婚哪？

甲　那，她也就早走啦！

（甲、乙二人鞠躬下场）

（何　迟）

公费医疗

甲　您吃药了吗？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我问您吃药了吗？

乙　中国人见面好问："您吃饭了吗？"有问吃药的吗？

甲　到我们那里，见面都问吃药没有。

乙　真新鲜，常吃药？不用说，你们那里同志们身体弱，病人多。

甲　没病，身体也好，就是常吃药。

乙　简直是吃饱了撑的。一定是钱多没地方花了，烧的买药吃。

甲　不是。

乙　不是钱烧的，能这么样浪费吗？没病花钱买药吃？

甲　药不是买的。

乙　不是买的哪儿来的？有人施舍？还是偷来的？

甲　什么话呢！堂堂皇皇，名正言顺"领"来的。

乙　哪儿领来的？

甲　公费医疗啊！

乙　啊？公费医疗就随便领药啊？

甲　你不领不是也白不领吗？

乙　不象话！这么一说，你常吃药？

甲　吃是不见得常吃，反正医院呀、中医诊疗所呀，我倒是常去照顾照顾。

乙　有了公费医疗，就随便看病吃药啊？

甲　你这人真是少见多怪，有了公费医疗，当然就得利用了。

乙　你怎么利用的？

甲　以前别人动员我多运动，免得身体不好，我还真怕身体不健康。有了公费医疗之后，我可不怕了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运动不运动，有嘛关系？有病，上医院哪。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。

乙　什么思想！

甲　以前天冷天热，穿衣服脱衣服，我非常留神，怕受感冒生病；这没关系了，有病上医院哪，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。

乙　听听！

甲　以前我吃东西都小心，怕拉稀闹肚子；这没关系了，生菜，水果，洗不洗不要紧，什么叫凉的热的呀，不怕掺和，冰棍就豆浆我也敢吃。

乙　有这么吃的吗？

甲　唉！吃坏了没关系。得胃病，上医院……

乙　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！

甲　你学习的真快呀！

乙　谁学这个呀！

甲　后来我才知道这法子不怎么高明。

乙　本来不高明么。后来又有什么高明法子呢？

甲　有一回因为我家里有要紧的事得请假，可是我又不敢请。

乙　有要紧的事可以请假呀。

甲　不行，不准。

乙　什么事呢？

甲　是我媳妇娘家舅母内侄女婿的妹妹生了一个小孩儿。

乙　吓，你干吗去？

甲　道喜去。

乙　嗐，就这事啊？

甲　其实关系第二代呀！

乙　甭夸大其词，不行。

甲　我也知道不行，所以没请。

乙　对！下班再去。

甲　下班还有下班的事儿呢。

乙　那你怎么办呢？

甲　我正在着急，我们科的老王过来了，慢条斯理地对我说："×同志，你看我今天脸上气色比昨天怎么样？"

乙　老王有病？

甲　没病，心里老嘀咕，工作忙一点儿，就头痛，头一痛就疑心血压高，赶紧上医院。偶尔咳嗽两声就疑心是肺病，赶紧上医院。或是因为吃的不舒服，肚子有点痛，

就疑心是盲肠炎。

乙　这人疑心病太大，小心也太过火了。

甲　我看了看他，比我脸上气色还好看呢。我说："很好！"他听我说好，笑了："那我明天再上医院。"

乙　还没忘了医院。

甲　我说："您脸上比我强的多，您还上医院？"

乙　他说什么？

甲　他说："老兄啊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可得小心哪……"

乙　不是这样小心，要锻炼身体。

甲　他又说："……你脸上气色不好，赶快上医院看看吧，说不定是黄病。"

乙　什么话呢！别理他！

甲　别理他？他算救了我的命了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我忽然想起来了，对呀，我请病假上医院哪。

乙　他倒给你提醒了。

甲　我赶紧开了张二联单，请完假，出了门犹豫起来了，先去医院呢，还是先道喜去呢？

乙　那就道喜去吧，就甭去医院了。

甲　不行，不上医院哪儿拿药去？不拿药回去不露了马脚了吗？所以我就先奔医院，到医院这么一看哪，嚄，人真多……

乙　那么多病人？

甲　谁知道，也许有和我一样的。

乙　那倒不一定。

甲　人家都站排挨个等着挂号呢，我心想坏了，这得多咱挨到哇。正在那儿着急，嘿！我们科里小张在那儿排着呢，那一排人还不算多。我和小张平常感情挺好，每次他出来看病，我都替他料理工作，对！求他。他问我挂哪一科，我说："内科。"他说他挂的是"眼科"，我说："要不我也挂眼科吧！"小张对我笑了笑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把二联单和公费医疗证都交给他，我就走了。

乙　你道喜去了！

甲　我回来之后，大夫一看说砂眼。给了我一点药水。

乙　你还真有砂眼？

甲　巧劲。和小张一起回来的，在路上我就问他眼睛怎么了？

乙　对，他挂的是眼科。

甲　他说没病。

乙　没病？也是道喜去了？

甲　不，他买谭、裘的票去了。

乙　弹球？

甲　谭富英、裘盛戎。

乙　啊，买戏票去了。好么！

甲　我一听，找窍门儿找到一块儿啦。

乙　这不叫找窍门，这是钻空子。

甲　后来听他一说，我才顿开茅塞。

乙　他说什么？

甲　他说：有点事情不好请假，就可以借着看病为名，请会

儿病假。

乙　这么一说，他常来这一手。

甲　可不是么，起初我还不知他有这么一手。要说小张这人对我还不含糊。那天他给我纠正了错误。

乙　他还给你纠正错误哪？买戏票请病假？

甲　他指出我从前对自己身体满不在乎的做法不正确。

乙　本来不正确么。

甲　他说给自己制造病，再上医院，自己身体还得难受不是，最好是别真病。

乙　这话不正确呀！

甲　我一听有理！

乙　我们听着有气！

甲　我真感恩不尽，冲他对我这样关心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和他拜把兄弟吧。

乙　这叫关心哪？

甲　他也同意了，定规了一天一块请病假到医院拜把子去了。

乙　到饭馆去呀！

甲　不！医院。到医院挂完号，冲着医院的红十字三鞠躬，每人喝了一口药水。

乙　怎么不喝酒啊？

甲　医院的是碘酒，不好喝。

乙　药水也不好喝呀！

甲　白松糖浆，甜的。

乙　治咳嗽的。

甲　把我领的药给了他，他的药给了我，就算盟兄弟了。

乙　换药干嘛？

甲　交换礼物。

乙　那别人的药吃不得。

甲　反正也不吃。

乙　真是浪费。你们俩谁是哥哥、谁是弟弟？

甲　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。

乙　啊，他岁数大？

甲　我岁数大。

乙　你岁数大，怎么他是哥哥呢？

甲　他挂号的号数在我前边。

乙　拿医院的号排大小？

甲　从我们拜了盟兄弟之后，可就有了照应了。俩人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，互相交流经验。

乙　工作上的？

甲　不！看病上的。

乙　都交流了什么经验？

甲　怎么样请病假，挂哪一科的号啦，怎么样和大夫说病情啦，哪个大夫好说话，哪个大夫厉害，什么药值钱，什么药不值钱……等等，是无一不谈。最后我们制订了一个请假上医院的范围。

乙　有了规矩了。都是什么呀？

甲　象什么在办公室坐腻味，不愿意干活，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就请假上医院。

乙　散散心！

甲　对啦！象什么不愿意学习啦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也请病假。

乙　躲学习！

甲　听报告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和爱人订约会儿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看电影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清洁大扫除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义务劳动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会餐啦……

乙　请假！

甲　这个不请，“吃”还请？经过我俩这一研究，进步多了。

乙　嘿，听听！

甲　这样一来，医院是熟了，哪个大夫叫什么，哪个护士什么模样，全知道了。小张呢，如果头天听戏，第二天就请假上医院……

乙　看病去？

甲　睡觉去！候诊室大椅子上一睡，睡醒了领完药回家，晚

上再跳舞去，跳一宵，第二天上班困眼矇眬，晕晕忽忽！

乙 一宵没睡还不迷糊！

甲 请假上医院……

乙 睡觉！

甲 对啦。

乙 干脆他甭上班了。

甲 是啊！现在不上班了，有位大夫给他开了一张证明书，在家休养一个月。

乙 什么？大夫给开证明休养？什么病啊？

甲 他跟大夫说屁股疼。

乙 屁股疼？

甲 一坐办公室的椅子，屁股就疼。

乙 那一定是他们的椅子不舒服。

甲 不是，他们的椅子是弹簧的皮椅子。

乙 要不然他屁股上长疙瘩了。

甲 也不是。他分坐什么椅子，有的疼，有的不疼。

乙 这可真特别。坐什么椅子疼？

甲 坐办公室的，坐会议室的，坐听报告时候大礼堂的椅子，都疼。

乙 坐什么椅子不疼呢？

甲 电影院、戏院、公园、饭馆、咖啡馆……这些地方的椅子，以至于宁园划船的小船板上，坐着都不疼。

乙 这是什么病呢？

甲 大夫也没有遇见过这种病，就劝他说："恐怕这是你的

思想问题，多看一些政治修养的书籍，好好学习就会好了。”

乙　他怎么样呢？

甲　他说：“不行。我到医院来治病，没叫你给我讲政治，你得想法给我治。”大夫说：“你这病我没法治。”他说：“你没法治，我自己倒有法子。这么办，你给我开一张证明，我在家休养一个月就好了。”

乙　大夫给开了没有呢？

甲　大夫是坚决不开。

乙　那当然了。

甲　他一看大夫不开，冲大夫一瞪眼：“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？对于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体这样不负责任？叫你治你不会治，叫你写证明你不写，你是什么大夫？”

乙　强词夺理！

甲　大夫一看，他一定要证明，劝他也不听，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看病……

乙　对呀，也不能因为他一人耽误别人。

甲　大夫一想，开就开吧！

乙　真给开了？怎么开的？

甲　大夫没法子了，给他写的症状是：“顽固性的屁股疼”。

乙　真是无奇不有！

甲　我一看我们盟兄弟有了这么一件露脸的事……

乙　这还露脸哪？

甲　我也不甘示弱，也来一手，惦记也休养一月两月的。

乙　你怎么来的？

甲　我到了医院，估计快叫我名字了，我先在院子里跑了六个圈，跑的满头大汗，吁吁直喘，擦了汗，憋住气。大夫拿听诊器这么一听，吓了一跳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我心跳得厉害。嘭、嘭、嘭。大夫一听不对了，细听越跳越慢，又过了十分钟，正常了。大夫说："没病。"

乙　本来没病么。

甲　我出了医院，觉得牙缝有点儿东西，拿了一根火柴棍剔牙，忽然牙破了，流出点血。我有主意了，我又去找大夫，我说："大概我有肺病。"大夫说："怎见得呢？"我说："痰中带血。"大夫要我啐口痰，到化验室这么一验……

乙　是肺病！

甲　把我轰出来了。我不依。我说："你说不是肺病，血是哪来的？"

乙　问的对。

甲　大夫说："这是牙床子上的。"出了医院，我是越想越别扭，没病？非有病不可。嗨！我的腿疼起来了，回去！

乙　还找大夫？

甲　当然。大夫一看我又回来了，冲我一笑，问："你又是什么病啊？"我一想，说轻了他还是说没病，说重着点。我说："我从脚心一直到磕膝盖，到胯骨都疼得厉害，而且是一会比一会疼，最好您先给我打止疼针，然后休养些天，也许就不疼了。"

乙　大夫说什么呢？

甲　大夫冲我眼珠一转，看了看我的腿，又敲了敲，说："嗯！照你这么一说，看样子你的这个腿病可是不轻啊！大概是恶性的骨节炎。"

乙　是吗？有这种病吗？

甲　不知道。我一听他说厉害就行。

乙　怎么治呢？

甲　是啊！我就问了："那么我这病怎么治呢？"大夫说："如果是一阵比一阵厉害的话，就得把腿锯了。"

乙　啊？

甲　我一听得锯，受不了，赶紧对大夫说："现在好象是轻多了，不怎么疼了，要不明天再说吧！"我就出来了。我刚出门，就听大夫跟那个护士直乐。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原来那个大夫看出我是没病捣乱，故意和我开开玩笑。

乙　唉，我说的呢！

甲　回到家里，为这事我想了一宿，说什么也得找出病来。第二天我又去了。

乙　这回看什么病？

甲　检查身体。我全检查一遍，就不信找不出点毛病来。还是昨天那个大夫，一看我又来了，检查吧，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、试脉搏、听心脏、量血压、照X光：全检查完了……

乙　到底什么病？

甲　没病！

乙 还是没病。

甲 我一听没病，登时就火了。我说："你说我没病可得负责，你说我没病怎么会晚上睡不着觉？我怎么会吃东西不香？我怎么一上班就头疼？我怎么会连广播体操都懒得练？"

乙 嘆！真厉害。

甲 大夫一看我这么一横，你猜他怎么着？赶紧冲我满脸陪笑地说："唔！方才我检查忽略了，你是有病。"

乙 怎么你这么一横，大夫怕你啦？

甲 那还用说。他既然承认我有病，好，写证明吧。他是一句话没说，赶紧给我填上病历了。

乙 什么病啊？

甲 神经病。

乙 我看你也是神经病。你也休假了？

甲 没有，大夫不开证明，组织也不准。我这一回去，赶上我盟兄弟也出事了。

乙 他出什么事了？

甲 他不是叫大夫给他开证明休养了吗？回到家里，他爱人问他为什么不上班去。他说休养一个月。他爱人问他："为什么休养呢？"他说："有病。""什么病？""屁股疼。"

乙 唉！听着真别扭。

甲 他爱人一听他屁股疼，就说："放屁！没事买戏票你也装病，跳舞你也装病，不去上班，你拿人民的小米，跑医院去睡觉，你心里不愧得慌吗？看！这都是你装病领

回来的药，不吃全糟蹋了。”说着搬过一个纸匣子来：“你看这是多少？”

乙　对，问问他！

甲　小张一听，说：“我领来的药，又没花钱，你心疼干嘛！再说家里有的是现成的药，你和孩子有病，不省得花钱买了吗？”

乙　不象话。

甲　他爱人说：“这些药咱们虽然没花钱，可是公家花了钱了呢，我和孩子别说没病，有病我们也不吃这药。”

乙　嘿！他爱人真明白。

甲　小张也火了，说：“好啊，我为你，你倒和我嚷起来了，你不是不要吗？”说着端过纸匣往院子这么一扔，就听哗拉一声，药瓶子碎了好几个，药水、药片洒了一地。

乙　火不小啊！

甲　他爱人没言语，到院子把摔碎的药瓶和药全捡起来，又到屋里开开抽屉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堆，打开箱子，从箱子拿出一堆……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药啊，包了好几大包，出了家门……

乙　都给扔了？

甲　叫辆三轮儿，拉到我们单位，找人事科。

乙　干嘛呀？

甲　检举他去了。

乙　是啊。

甲　她把药往桌上一撂，说明来意，把包都打开了，大家这么一看哪……

乙　都有什么？

甲　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洗的、有熏的，有注射的，还有上的；有药水、药面、药针、药片、药膏、药丸，有纱布、药棉花，还有橡皮膏；有瓶装的，有盒装的，有锡管的，有包着的，有卷着的，瓶子是有大有小、有高有矮、有方有圆、有红有白，有整的、有破的，药盒是铁的、纸的、长的、扁的，形形色色，大小不一，什么苏打片呀，APC呀，阿斯匹灵、泻盐呀，正痛片、十滴水、维他命、鱼肝油、消炎片、盘尼西林、链霉素、肝精、钙片、二百二、碘酒、甘油、眼药水、安眠药……一概俱全。

乙　好么，成了药房了。

甲　他的爱人说："这都是小张装病领来的药，不吃糟蹋，我说他多少次，总是不听。我没办法，所以把他领来的药都收起来了，现在交给你们，请组织处理吧！"

乙　你们组织怎么办呢？

甲　我们人事科长说："太好了，现在医院方面也把他强迫大夫给写诊断书的材料介绍过来了，你也不要生气，我们一定帮助小张同志改正这个缺点。请你先回去，我们一定负责好好教育他，也通过这事，教育其他同志。"

乙　这就是说的你哪！

甲　是啊，那天我们科里先开了个小组会，批评小张。我听着心里这份难过就别提了。

乙　同病相怜哪？

甲　不！我替他冤的慌。

乙　这还冤？

甲　太冤了！我想我们盟兄弟一场，帮帮他吧。我就站起来了。

乙　要发言？

甲　我说：“我对小张同志提点意见：我认为小张同志的这种作风太不对了。……”

乙　说的对啊。

甲　“……领来的药不吃，就不应该往家里拿……”

乙　嗯？

甲　“难道不知你爱人很进步吗？……”

乙　（惊异）啊？

甲　“这一点还应该向我学习……”

乙　向你学习？

甲　我领来的药不吃就偷偷地把它倒在厕所里。

乙　药瓶子呢？

甲　药瓶子我都给孩子换泥娃娃了。

乙　你呀，太不对了！

（陈洪凯）

挖　　宝

甲　最近我发现一种动物。对这种动物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。

乙　什么动物啊？

甲　这种动物小似狸猫大似虎。

乙　可能是豹。

甲　走象狗熊跑象鹿。

乙　不是豹。走道跟狗熊一样？噢，骆驼。

甲　头大尾小象狮子。

乙　又象狮子？

甲　最大特点嘴突出。

乙　噢！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大象。

甲　大象？

乙　啊。你看那大象的嘴就是特别的……噢，那是鼻子。哎，你说的这种动物动物园有吗？

甲　动物园没有。

乙　连动物园都没有，什么动物啊？

甲　这种动物，我自从认识了以后，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，

我感到非常惊奇，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认为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

乙 到底什么动物？

甲 猪。

乙 猪啊?!猪有什么可重视的！

甲 有什么可重视的？冲你这一说，你对猪就不认识。

乙 我这么大人连猪都不认识？不就是大耳朵，小眼睛，走道老哼哼吗？

甲 你说的这是猪的外形。

乙 里边我也知道呀！有肠子、肚子、心肝肺、腰子、大油、杂碎……

甲 这谁都知道，我是问你这些有什么用？

乙 吃啊！

甲 吃？

乙 什么全爆、爆三样、炒肝尖……

甲 那肉呢？

乙 吃啊！

甲 行啦。那皮呢？

乙 吃啊！

甲 那猪毛呢？

乙 吃……吃不了。

甲 你怎么老离不开吃啊？

乙 养猪不就是为了吃吗？

甲 要不怎么说你不认识猪呢，能吃这是一方面。

乙 那除了吃还能干什么用呢？

甲　用处可太广泛啦！无论是纺织、机械、化工、制革、医药、食品、文化、体育，哪个方面都需要它。

乙　那猪不光是能吃啊？

甲　当然啦，你没听说过吗，猪身藏百宝，重在利用好。

乙　怎么利用？

甲　搞综合利用。

乙　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？

甲　对。工人阶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，通过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认真总结经验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为猪的全面综合利用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。工人同志的发明创造真是举不胜举，数不胜数，说不胜说，赞不胜赞。

乙　哪有这么两句话啊？

甲　就是说搞出来的产品太多啦，这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生活，而且也支援了工农业生产。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谈，要具体地说，那连你的衣食住行都跟猪有密切的联系。

乙　我跟猪有什么联系？

甲　有啊。比方说，你早晨起来，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，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，系上猪皮带，登上猪皮鞋，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，用猪胰子洗完了脸，提着猪皮包，你到早点部来碗馄饨，排骨汤特别的肥，那馅儿是猪肉的。

乙　我掉到猪阵里了！

甲　你是不是跟猪有联系？

乙　是有联系。哎，下班以后我去看电影，有联系吗？

甲　有啊，你一进电影院就坐在猪……

乙　啊?!

甲　不，就坐在那猪皮面的椅子上了。

乙　你倒是说清楚了！我坐的那椅子没皮面儿，是木头的。

甲　木头的?

乙　还有联系吗?

甲　有啊！那电影胶片有的就是用猪皮做的。

乙　猪皮能做电影胶片?

甲　不单能做电影胶片，还可以用来照像，这是工人和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成果。

乙　好！我要是参加体育活动打打球呢?

甲　足球、篮球、排球，都有猪皮的。

乙　我打的是乒乓球。

甲　在哪儿打呀?

乙　在球案子上。

甲　球案子是什么做的?

乙　木头哇。

甲　那么大的案子，哪有这么預的树哇?

乙　那不是一块板，是一块一块粘上的。

甲　用什么粘的?

乙　猪鳔哇……

甲　这不联系上了吗?

乙　噢，我给说啦。哎，跟我的工作有联系吗?

甲　你搞什么工作?

乙　我种地。

甲　有联系。

乙　猪粪是吧？那是最好的有机肥料，上到地里能多打粮食，这谁都知道。我是问你综合利用方面的。

甲　是综合利用啊。用猪毛配合其他原料，做成了一种农药叫固体乳粉，这种农药杀虫除害效果特别好，为实现粮食高产做出了新贡献。

乙　我不是种地的。我在机床厂工作。

甲　那更有联系啦！机床离不开润滑油，那润滑油有的就是用猪的下脚料做的工业油提炼出来的；还有，刷机床的刷子是猪鬃做的。还甭说机床厂，哪个厂也离不开润滑油和猪鬃刷子。

乙　噢，我在养鸭场。

甲　那也离不开。

乙　我天天给鸭子灌点儿润滑油，没事拿猪鬃刷子刷鸭子？

甲　没听说过。

乙　你不说离不开吗？

甲　猪的碎骨头渣子磨成粉是最好的养鸭饲料。

乙　我不在养鸭场，我在百货店。

甲　“同志，来两块猪胰子。”

乙　我不在百货店，我在副食店。

甲　那猪肉？

乙　我不在副食店，我在……

甲　你呀，你再好好学习学习吧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你工作不安心，一会儿一变哪！

乙　不，我是想了解一下在猪身上大搞综合利用，都有哪些

发明创造。

甲　那可太多啦。工人和科技人员在实践当中总结了四句话。

乙　哪四句？

甲　综合利用就是好，废物也能变成宝，坚持实践闹革新，猪身样样都有用。

乙　样样都有用？

甲　嗯。

乙　这么一说，猪身上没有废的东西？

甲　对。

乙　那猪的苦胆能干什么？

甲　能吃。

乙　能吃？“哎，老李，今天吃什么？”“炒苦胆。”

甲　谁让你这么吃了！

乙　你不说苦胆能吃吗？

甲　我是说用苦胆做成药给病人吃。

乙　苦胆能做什么药？

甲　那可太多啦。合成人造牛黄就是用猪苦胆做的，已经试制成功。如果你要有内热，上火了，你就吃两副牛黄上清，牛黄解毒，牛黄解热，那火准能下去。

乙　我干嘛上那么大火呀？

甲　就说这意思。

乙　噢，能做人造牛黄，……哎，那猪犄角有什么用？

甲　猪犄角……猪哪有犄角啊？

乙　噢，那是牛。

甲　咱说猪，你提牛干嘛？

乙　刚才你不是提人造牛黄吗，我串到牛那去啦。其实我不是要说猪犄角，我是说猪脚……

甲　猪脚？

乙　不是猪脚，是猪蹄头里那个……脚趾头。

甲　噢。

乙　不，也不是猪蹄，是猪蹄外边那个……

甲　那叫猪蹄壳。

乙　对，那个玩艺儿有用吗？

甲　太有用啦。

乙　能干什么？

甲　救火。

乙　没听说过！拿猪蹄救火，着了火往里扔猪蹄？

甲　那不越着越大吗？

乙　你不说能救火吗？

甲　我是说用猪蹄壳配合其他原料，制成泡沫灭火剂，拿它来救火。

乙　嘿！看来工人和科技人员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，真是研究到家啦。

甲　不能这么认为。他们说得好：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，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。要不断地"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"，"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"。

乙　通过你这一介绍，我受到了很大教育。他们不断革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。

甲　就是。他们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，生产出来的产品太多

啦，刚才我介绍的那些只是一部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用猪内脏做出来的药，你就数不过来。

乙　数不过来？只要你能说上来，我就能数上来。

甲　我能说上来，你就能数上来？

乙　当然啦。

甲　我说一种？

乙　我记一个数。

甲　我说两种？

乙　我记两个数。

甲　我介绍完了？

乙　数字我也统计出来啦。

甲　好，那我说一说。工人阶级不断发明创造，在综合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，充分说明了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”的伟大真理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现在用猪的脏器制药，遍地开花，已经制造出来的药有——哎，你数着。

乙　准备好啦。

甲　有用猪胰脏做的胰岛素。

乙　一种。

甲　有用猪苦胆做的抗菌痢。

乙　两种。

甲　有肝精注射液、血管舒张素、复方动脉粉、糖衣胎盘片，……

乙　六种啦。

甲　健骨片、催乳片、多酶片、钙片、甲状腺片、……

乙　十一种啦。

甲　胸腺粉、乳腺粉、血清粉、脾脏粉、肺粉、肝浸膏粉、后叶止血粉，……

乙　十八种啦。

甲　别忙，还有哪！

乙　还有？

甲　加血压素、健益激素、甲状腺素、水解肝素、中叶素、生长素、胆红素、胆绿素、胆黄素、催产素、催乳素、促滤泡素、促皮质素，促黄体素、促胰液素、胃粘膜素，……

乙　三十多种啦。

甲　糜蛋白酶、胰蛋白酶、胃蛋白酶、胰酶、胃酶、弹性酶、透明质酸酶、中性蛋白酶、胆酸、核酸、肝素钠、胆膏、肝素后叶针、胆固醇、脑磷脂、血原质、组织胺、维他蛋白乙、细胞色素丙、肝B12、胖得生眼药水、胆浸膏、脾浸膏、透析胆盐、玻璃体、维蛋白、胆酸钠、人工胃液、代血浆、心舒平、咳喘宁、消炎灵、百咳灵、尿崩灵、通血灵、合成牛黄、蛋白胨、猪皮明胶、血压平，还有猪皮做的止血海绵，猪毛做的胱氨酸片，猪血做的水解蛋白，猪喉头骨做的硫酸软骨素，……多少种啦？

乙　我数不过来啦！

（朱学颖　常宝霆　王佩元）

万 无 一 失

甲　无论搞什么工作，都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

乙　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工作搞好。

甲　他呀？穿着一身绿，出门把车骑，报纸信件车上带，及时送到你手里，迅速又准确，安全又保密，到了门口喊一句："×××来信！您的信。"

乙　"好，谢谢。"（作看信状）"这封信来的太及时了。"

甲　可能信里有要紧的事。

乙　（继续看信）"这可真是个可喜的事。"

甲　嘿，相隔千里远，喜讯传到家。

乙　（仍看信）"噢，收到了我就放心了。"

甲　这信里边事还不少。信里写的什么呀？

乙　什么也没有。

甲　怎么没有啊？

乙　你什么也没给我呀！

甲　这不是告诉你，赵师傅是搞什么工作的吗。

乙　噢，我明白了，赵师傅是邮递员。

甲　对。你没见过赵师傅吧？

乙　没见过。

甲　赵师傅是共产党员，五十来岁，个头儿不算太高，红红的脸膛儿，每天他推着自行车，一进胡同，你看吧，大人、孩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："哟！赵师傅来啦。""老赵！累不累呀？这儿歇会儿吧！""赵大爷，有我们信吗？""赵爷爷！看您累得这身汗，给您这冰棍，小豆的。"

乙　和群众真是打成一片。

甲　你再看赵师傅："谢谢吧，不累不累。哎！老张，你们孩子又来信啦，刚才你没在家，我交给老王啦。"

乙　"好，我自己拿去吧。"

甲　"陈大娘，给您报，咱不是说好了，您这腿脚不方便，以后可别再下楼啦。"

乙　"没关系，你们也够辛苦的。"

甲　"李婶，昨天你交给我那个邮包，我给寄走了，你交给我一块钱，花了四角六，找你五角四。"

乙　真细致。

甲　"小红，这是你爸爸买的四角钱邮票，别丢了，快送家去吧。"

乙　……我赶不过来！

甲　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赵师傅的服务态度。

乙　赵师傅想的真周到，连邮票都管送。

甲　不光赵师傅给人家送，群众还给赵师傅送哪。

乙　给他送什么呀？

甲　送雨具。

乙　送雨具？

甲　有一天，赵师傅正在送信的时候，突然下起雨来了。赵师傅当时把自己的上衣脱了，把报纸、信件全裹好了，上边还盖上个草帽。

乙　自己就那么淋着？

甲　他是宁可自己挨淋，也不让报纸、信件受损失。别看雨下的那么大，信送到群众手里，连个雨点儿都没有。“哎呀！赵师傅，下这么大雨，也没穿雨衣，来来来，快把雨衣穿上。”“老赵啊！给你雨伞。”“赵大爷，给您这胶鞋。”“老赵！戴上草帽。”“赵大爷！这是我爸爸给您的棉袄。”

乙　全给送来啦！群众和邮递员的关系真是亲如一家。

甲　赵师傅多年来一直把投递一份报、一封信、一个邮包、一张汇单，提到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来认识。赵师傅经常说：“可不能小看一封信，你知道一封信有多大份量吗？”

乙　多大份量？最多二钱五。

甲　二钱五？全国人民的来往通信，你知道都是什么内容啊？这不是用重量和数字可以计算的。别小看一封信，你搬不动，扭不了。

乙　一封信我都搬不动？

甲　这封信是调拨钢材的，从天津运往广州，你把信给耽误了，到时候那钢锭子你给搬去？

乙　搬不动。

甲　这封信是写给未婚妻的，主动提出晚婚。你把信给失误了，这责任你担得了吗？

乙　担不了。真是搬不动，担不了。

甲　我说的是一般的信件，比这重要的有的是。每一封信都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赵师傅常说："一封信，一颗心，封封信，重千斤，邮递员和全国人民心连心。"

乙　赵师傅说得太好啦！

甲　由于赵师傅对投递工作有深刻的认识，所以二十多年来，不但没有错投过一封信，而且还通过他的手，投送过二百多封难信、错信、怪信、乱信，可以说是做到了万无一失。

乙　真是红色邮递员。哎，这信不就是平信、航空信、挂号信吗？怎么还有难信、错信、怪信、乱信？

甲　有啊。收信人写的不清，或者地址不明，比方说，姓万的写成姓方的，姓许的写成姓徐的，25号写成52号，华安街写成平安街，袜子胡同写成帽子胡同。

乙　下边跑上边去啦。

甲　这都属于难信、错信。

乙　那怪信呢？

甲　信皮上带画图的，

乙　在信皮上画图？

甲　举个例子吧，这封信上款就写了俩字：天津。底下画了两道，里边儿画一个阿拉伯的"3"字，中间还点了个点。

乙 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还带小数点儿的？

甲 后来一研究——

乙 哪儿？

甲 耳朵眼胡同。

乙 那上哪儿猜去。

甲 对这类信件，一般地说，在信皮上贴个纸条，写上“查无此人”或“地址不详”，退回原处，这在制度上是完全可以的。可我们赵师傅从来不这样做，遇到这类信件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投出去。

乙 那怎么投出去？

甲 赵师傅在长期实践中，摸出了投递工作的规律，积累了不少经验，象什么：地址不详找老户，人名不清问同乡，男人信件查户口，女人信件访大娘，号码数字易颠倒，同音字里有文章。

乙 真是富有经验的老邮递员。

甲 上回我碰到一封信，就把我难住了，上边写着“寄天津大李胡同8号吕唐收。”

乙 地点、人名，这不写得很清楚吗？

甲 可是字写得乱哪，又是竖着写的，大李的“李”，他把“木”“子”俩字给分家了，阿拉伯的“8”字给写离开了，双口的“吕”字写的特别长，“吕唐”这俩字你一瞧跟仨字一样。再一念可就满不对了。

乙 那成什么了？

甲 那就成了：“寄天津大木子胡同〇〇号口口唐收”。

乙 那没法送，查户口、找老户都没用，哪有叫口口唐的！

甲　赵师傅一看就明白了："噢，这个呀，这是8号老吕的信。"

乙　他怎么知道？

甲　对我们那一片投递区，赵师傅是特别的熟悉，哪家姓什么叫什么，哪家是双职工，哪家是军烈属，哪家经常不在家，哪家有几个孩子，孩子的小名叫什么，甚至铁蛋老舅的二大爷最近来没来都知道。

乙　了解的太详细了，要不什么疑难信件都能送到呢。

甲　这不新鲜，前些日子赵师傅还送了一封死信。

乙　死信？

甲　这封信是从东北哈尔滨来的，上边写着"天津南市王大柱收"，信皮后边还写着两行字："万恶的旧社会使我们兄妹失散二十多年，请邮递员同志帮助查找一下。敬礼。王小菊。"

乙　噢，这是妹妹找哥哥。南市地方大了，又没胡同，又没门牌，怎么送啊？

甲　我也是这么想。赵师傅说："咱要依靠领导，发动群众，召开诸葛亮会，只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，我想这王大柱一定能找到。"

乙　对。

甲　赵师傅的建议得到党支部的大力支持。通过开会动员，大家都行动起来了，分头去找线索，查户卡。赵师傅当天下班连家都没回，骑着自行车访问了十几个居民委员会，又跑了好几个派出所，很快就找着了王大柱。

乙　还真找着了？

甲　不光找着一个，找着十二个。

乙　都叫王大柱？那问问哪个是啊？

甲　十二个王大柱里头，有三个八十多岁的。

乙　那肯定不是，自幼失散二十多年，这人也就三十多岁。

甲　有四个六十多岁的。

乙　那也不是。还有五个呢？

甲　一了解那五个，最大的八岁，最小的刚会走。

乙　一个也不对呀！

甲　从那天开始，为了找王大柱，赵师傅是吃不好，睡不好，逢人就问，见人就打听。在赵师傅的影响下，那些日子，我连做梦都梦见找到了王大柱，我看谁都象王大柱，连你，我看都象王大柱。

乙　脑子里净想着大柱啦。

甲　不但我们邮局的同志，在赵师傅的投递区，连群众都发动起来了。

乙　大家都关心这个事，那就好办啦。

甲　还真是这样，在群众的支持下，还真找着了。

乙　找着王大柱了？

甲　找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。

乙　找老大爷干嘛？

甲　这位老大爷是南市的老住户。他介绍了一个重要情况，他说，解放前他们门口住着一家姓王的，有一个儿子，一个闺女，在旧社会全家受尽了剥削压迫，儿子在工厂当童工，闺女被资本家卖到东北，后来姓王的夫妻俩也

去世了。

乙　这也不好找啊。

甲　据说那个当童工的，解放后还在工厂工作。赵师傅根据这个线索，又跑了很多工厂去找王大柱，结果还是没找着。

乙　的确不好找。

甲　我说："赵师傅！咱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实在找不着，就把信退回去吧。"

乙　赵师傅是怎么说的？

甲　赵师傅说："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。这封信经过千山万水到了咱们手里，怎么能轻易退回去呢？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找到，但工作有了很大进展，怎么是大海捞针呢？"

乙　不是大海捞针，也是河里捞针。

甲　"南市这个地址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。"

乙　那也是井里捞针哪。

甲　"我们了解到：这个人还在工厂工作，找到他的希望不就更大了吗？"

乙　那……那就缸里捞针了。

甲　"在旧社会，他在工厂当童工，过去天津才有多少工厂，这范围不就更小了吗？"

乙　盆里捞针了！有希望。

甲　"希望是很大，但是还有很多困难。我们就是鞋磨穿，嘴问干，也要找到王大柱，使他们兄妹团圆，把党的温暖送到劳动人民的心坎里。"

乙　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！

甲　这番话对我的启发太大了，当时我的劲头又足了：找！

乙　对，找！

甲　可这王大柱在哪儿呢？

乙　是啊，王大柱在哪儿呢？

甲　王大柱……

乙　王大柱……哪位是王大柱？

甲　哎！有啦！

乙　在哪儿找着的？

甲　有一天，我听说化工厂有个王大柱，下班我就去了，一进厂就找他，不大的工夫王大柱就来了。当时我一看：这人二十多岁，梳俩小辫儿，穿件花衬衣……

乙　女同志啊！

甲　她一见面就问我："是找我吗？"我说："你是王大柱同志吗？""是啊，我叫王大珠。"

乙　王大珠啊！

甲　我说："是找你……不是找你，我是找王大柱，不找王大珠。"

乙　怎么这名字都差不多。

甲　这个女同志也乐啦："你是不是要找那个兄妹失散多年的王大柱啊？"

乙　她怎么知道啊？

甲　"刚才你们邮局的赵师傅已经找过我了。"

乙　噢，赵师傅早来过啦！

甲　"这不刚走嘛，他说上机械厂去。"

乙　上机械厂干嘛去？

甲　“我知道机械厂有个姓王的，跟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情况差不多，赵师傅又上那儿问去啦。”

乙　真是不辞辛苦。

甲　我一听：“我也上机械厂，找赵师傅去。再见吧，大柱同志，不，大珠同志。”

乙　净惦着王大柱啦。

甲　等我赶到机械厂，已经晚上八点多了，到那儿一打听，赵师傅还没走，在礼堂看工人排节目呢。

乙　噢，看节目去啦。

甲　那天是他们内部彩排。这个戏是那个姓王的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编自演的，目的是为了配合阶级教育。赵师傅去看戏，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戏跟王大柱有没有关系。

乙　赵师傅可真是下工夫了。

甲　我到礼堂一看，赵师傅正坐在第一排看戏呢，当时给我让了个座，我也坐下了。赵师傅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你看，这个戏的情节我越看越象王大柱同志他们家的事。”我说：“那也许演戏的这位同志就是王大柱。”

乙　在戏里找着可太巧了。

甲　“是。你听：他从小也在南市一个工厂当童工。”

乙　是他。

甲　“不是。他没提有个妹妹呀！”

乙　那不是。

甲　“是。这不解放前他父母也去世了吗。”

乙　是。

甲　“不是。……”

乙　到底是不是？

甲　这个戏，我和赵师傅是越看越激动，演到最后，就听王再生同志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进行今昔对比。

乙　他是怎么说的？

甲　他说，“我王再生永远忘不了党的恩情。旧社会我从小当童工，受尽了压迫，新社会我这个受苦的穷孩子当上了国家主人；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缺衣少吃，饥寒交迫，新社会我们劳动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，旧社会有多少阶级兄弟亲人离散，新社会有多少阶级弟兄骨肉团聚。……小菊妹妹！只要你在旧社会没有被折磨死，我相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一定会见到你大柱哥哥的！”

乙　是他！

甲　赵师傅一听就站起来啦，“大柱同志！你妹妹给你来信啦！”

乙　可找着了！

（朱学颖　常宝建）

商业新兵

甲　您在这儿啦！

乙　啊。哎？你是……

甲　怎么？您忘啦！前两天您不是还到我们店买过五斤带皮肉，要一淌儿肥的……

乙　噢！对对，想起来啦。你是红旗副食店大肉组的售货员小冯。

甲　对对。

乙　我记得你还给我解释了，说我这么胖，还是少吃点肥的好。

甲　对。象您这体格，最好少吃带脂肪的。如果喜欢吃肉，可以吃点儿瘦的。

乙　嗬！小伙子，你为顾客想的可太周到啦。

甲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差的远哪。

乙　太客气啦。哎！你干这行有多长时间啦？

甲　刚满二年。

乙　才两年哪！

甲　您别看时间不长，收获倒很大。两年来，党组织和老师傅为了培养我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，就象培育幼苗一样地关心我、爱护我呀。就拿我们店党支部书记赵师傅来说吧，我有了困难他就帮助我，有了缺点他批评我，有了病他照顾我，从各方面关心我的成长。

乙　这是阶级友爱。

甲　对。记得我刚进店的时候，赵师傅就跟我说："小伙子，你们可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代新人哪，我们一定要为人民站好柜台，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呀。"

乙　你是怎么表示的？

甲　我说："师傅！您就放心吧。我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！哪里艰苦哪里干！"

乙　好样的！

甲　您说，哪儿艰苦？

乙　哎，我哪知道哇！你问我干什么？

甲　我问赵师傅。

乙　结果分配在哪儿啦？

甲　让我在大肉柜上帮助售货。我扎好了围裙，带上了套袖，当时我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你想啊，我能在商业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您说，我能不高兴吗？

乙　是得高兴。

甲　营业开始了。我是一会儿收钱，一会儿裁纸，肉馅卖完

了，我马上从后边加工组端出一盘子肉馅，给柜台上货。

乙　还真够忙活的。

甲　“哎，小冯。你把这刀拿到后边用开水烫烫。”“噢。”这时赵师傅递给我一把刀，我一看两面都让油给糊住了。我赶紧拿到后边用水给烫干净啦。

乙　那就快给赵师傅吧。

甲　别忙。我看旁边这儿有块磨刀石。我心想，要是把刀再磨快点，准能提高售货的速度。

乙　嘿！这小伙子责任心还真强。

甲　我把刀磨好了，递给了赵师傅，这回再一切肉……

乙　快多啦！

甲　切不动了！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我都给磨卷刃啦！

乙　嗐！

甲　我是想把刀磨快了，提高售货的速度，可这一来——（冲乙）“赵师傅，您批评我吧！”

乙　赵师傅说什么啦？

甲　“怎么还批评你呀？你是想把刀磨快喽，可你还没掌握这方面的技术。今后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。来，你把刀交给我，我再给磨磨。”一会儿的工夫把刀磨好了。“小冯，你再试试。”我把刀接过来一切肉，嘿！就跟切凉粉似的。我说：“师傅，干脆，我也在这儿卖会儿吧！”

乙　卖肉你行吗？

甲　就凭我这热情劲，那顾客准保满意。

乙　是吗？

甲　我师傅在那边卖，我就在这边卖。嘿，就看我师傅手起刀落，一刀一准，一会儿的工夫卖了十好几份！

乙　你呢？

甲　我这儿一份还没卖完啦！

乙　好么。

甲　买肉的是位老大爷。他还直安慰我："小伙子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哎！留神手！"我是一边切，一边出汗。（做切肉状）怎么就切不准呢？再来点，还不够！再添点，还差点儿！再来点儿，嘿——

乙　够了。

甲　多了。

乙　又多了。

甲　再去点儿吧！我一边切、老大爷一边笑。等我把肉递给了老大爷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把我也逗乐了。

乙　他说什么来着？

甲　"小伙子，还真行。就知道我今儿吃炸酱面，都给我切成肉丁啦！"

乙　老大爷真有意思。

甲　当时我这脸"腾"的一下子就红了，就觉得浑身冰凉，脑袋发热！

乙　好么，这股子热劲全跑脑袋上来了。

甲　赵师傅说："小冯啊，你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，这是好

的。不过还要尽快地学好一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行啊！”

乙　这话有道理。

甲　看来光有热情是不行的。

乙　对，象你这样，一份肉卖那么长时间，影响了顾客的工作和学习，人家能满意吗?!

甲　你说的太对了。有一天，来了位顾客，一进店就挺急的，“同志，你给我切斤肉丝好不？”

乙　噢，这位顾客要买肉丝。

甲　我说：“您要买肉丝呀……那什么（喊）赵师傅——”

乙　你喊什么？

甲　这肉丝我没切过呀。

乙　你瞧，这多耽误事。

甲　当时顾客也挺着急，“哎呀！我家里来了个客人，等着上火车，我想买点肉丝，给他炒个菜也就省事了。”“哎哟，您要是有急事，我看您要不也吃炸酱面吧。”

乙　他就会切肉丁！

甲　可这位顾客他非要买肉丝不可。

乙　那就让他上别处买去吧。

甲　上别处买去？

乙　啊，你师傅不在、你又不会切，顾客还挺急的，让他上别处买去不就完了吗！

甲　不行啊。工农兵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，我们要急工农兵所急，想工农兵所想，不能把顾客支出去不管哪。我心想，“要不我楞切！”

乙 楞切？

甲 我这刚要下刀，哎！我师傅来了。

乙 喝，太寸啦！

甲 我说："师傅，这位同志要斤肉丝，我还没给人拿呢。"我师傅一听，赶紧抄起了刀，先片后切，当当当，一会儿的工夫，把肉丝给切出来了。这位顾客接过来肉丝，看了看我师傅，又看了看我。

乙 那是对你师傅表示满意。

甲 对我可能有点生气！

乙 我看也是。

甲 我说："对不起，同志，耽误您时间了。"

乙 这位顾客说什么了？

甲 "耽误点时间没关系。不过，我希望你能尽快地把这位老师傅的技术学到手哇。"

乙 这是工农兵对你的希望啊！

甲 就为这件事，晚上躺在床上，说什么也睡不着啦。我是一会儿头朝东，一会儿头朝西，一会儿头朝上，一会儿头朝下。

乙 嗐！有头朝下的吗！

甲 我想，那位顾客的客人，那顿饭一定没吃好，也不知上火车的时间耽误了没有？我……（大声）我真恨我自己！

乙 你嚷什么！

甲 自己本想在商业战线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可是由于没掌握好技术，我……

乙　你这不是刚开始吗。

甲　我翻来复去地想啊，嗬——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一桩桩往事，涌上了我的心头。

乙　他这是过电影了。

甲　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呀。五岁上的幼儿园，七岁上小学，十四岁上初中，二十岁高中毕业。

乙　跑这儿填履历表来啦！

甲　高中毕业后，我怀着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心，等待祖国的分配。

乙　嗯。

甲　分配到商业部门以后，老师同学们都嘱咐我，一定要全心全意干革命，完全彻底为人民，做一名又红又专的人民勤务员，可不能产生干商业工作"没前途，没奔头，没出息"的思想啊。

乙　这话太对啦！

甲　我说："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前途。我决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期望！"

乙　这话有劲！

甲　可是到工作岗位以后，由于技术上不熟练，顾客买肉丝我切不了，老大爷买肉都给切成肉丁啦，连磨刀都磨卷刃了。

乙　他全想起来啦。

甲　毛主席把我们青年比做早晨八、九点钟的太阳，他老人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青年人要为伟大的社会

主义祖国多贡献力量啊。对！我不能再躺着了，一掀被窝，“噌”的一下子我就起来了。

乙　你怎么起了？

甲　天都亮了。

乙　好么，他一宿没睡。

甲　一进店，师傅就问我：“小冯，昨天没睡好觉吧。看你，眼睛都熬红了。”

乙　你师傅看出来了。

甲　“来，有什么想法咱俩聊聊。”

乙　那就跟你师傅说说吧。

甲　我把昨天晚上所想到的，都跟我师傅说了。

乙　你师傅说什么了？

甲　“小冯啊，说实在的，我很喜欢你。你来店之后，工作上踏踏实实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积极肯干，有一股子为人民服务的热情，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。今后在学习技术上，还要再加把劲儿。学好了技术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哇。来，我包教，你保学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乙　说的好！

甲　我说：“师傅，您说得对。我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，为革命学好技术！”

乙　好！真是师徒双双为革命。

甲　打那儿起，我师傅是掰着手地教，挤时间教，下班后教，就连公休日都不休息。

乙　这是下多大的气力！

甲　通过实践，我才知道这卖肉的技术也不简单。就拿切肉

丝来说吧，我师傅要抄起那把刀来，看着就那么轻巧。
乙　你抄起刀来呢？
甲　我抄起那把刀来……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
乙　怎么呢？
甲　晃晃悠悠的。
乙　好么。
甲　再看我师傅切出的肉丝，有红有白的，都在二寸来长。
乙　你切的呢？
甲　都一骨节一骨节的。
乙　怎么这么短呢？
甲　全让我给剁烂了！
乙　是啊。
甲　我师傅说："切坏了，不要紧，从失败中找出经验来，一朝生两朝熟嘛！来，再试试。"
乙　鼓励你别泄气。
甲　第二次我抄起刀来，杠了杠，甩开了腕子，当当当，切完了我这么一看：嘿！这回长了——
乙　二寸多。
甲　一尺六！
乙　怎么这么长啊？
甲　连刀啦！
乙　这倒不错，拿竿一挑能当鞭放了。
甲　有放肉丝鞭的吗？
乙　就说这意思。
甲　我心说，我可是太笨了，看了这么些日子，怎么就看不

会呢？

乙　你打算看会了？

甲　我师傅说："一看就会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主要是靠实践哪。通过实践提高认识，认识了再实践，只要有不畏劳苦的精神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。"我一听，对！失败面前不能灰心，我要继续练！

乙　应该这样。

甲　从那儿起，我是白天练，晚上练，一有机会就实践，失败了我不怕，找出经验再实践。

乙　有股子钻劲儿。

甲　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我总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术。

乙　都学会什么啦？

甲　学会了剔骨落肉，舔皮片片儿，扒油落肘，切丝抹块。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，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商品知识。

乙　哦，你们卖肉还管当参谋？

甲　啊，替顾客出主意，想办法呀。当顾客到我们这儿买肉的时候，我们先问一声："同志，您打算怎么吃？"

乙　我打算炒着吃。

甲　给您切点"里脊"，又瘦又嫩。

乙　我炖着吃。

甲　切块"硬肋"，五花三层的，有肥有瘦。

乙　我扒着吃。

甲　趴着吃？

乙　我做扒肉吃。

甲　你倒说清楚喽！给您切块"后座"，不肥不瘦，吃着不

腻呀。

乙 行啊!

甲 总之，烹蒸烧烤炖，炒煸熏爆焖，各种菜的做法不同，用肉的部位也不能一样。

乙 嗳！还有这么多讲究啦!

甲 为了提高售货速度，节省顾客的等候时间，现在我切肉也比过去准啦。不管是三角的，五角的，一斤的，二斤的，我这一刀下去上下差不离儿。另外，我还掌握了观察顾客心理的本领。

乙 观察顾客心理?

甲 啊。当顾客走到我们柜台前，不等他说话，看他手里拿的东西，就能知道这位顾客需要什么。

乙 是啊？比如说这位顾客手里拿的是韭菜?

甲 八成是吃饺子，我就主动为他预备好绞馅。

乙 行！那位顾客拿着辣子——

甲 八成是辣子炒肉，不过是买肉片还是买肉丁得先问一声，这样顾客准保满意。

乙 噢。那要是拿着粉条、白菜哪?

甲 节日期间，这样的顾客很多，大多是炖肉烩菜。我们就搭配好肥瘦，然后再征求顾客的意见，"您是要肥点的，还是要瘦点儿的？"

乙 嘿！那我手里要是拿着辣子，又拿韭菜，提溜着粉条，抱着白菜，还拿着花椒、大料、香菜、芹菜、豆角、土豆、鸡蛋、海带、大葱、大蒜、鲜姜、菠菜……

甲 看这意思，您大概是食堂采购员吧?

乙 不是。

甲 那您干嘛买这么多东西？

乙 我打算请客。

甲 噢，那我们就帮助您挑选商品。

乙 行啊！小伙子！

甲 这主要是在老师傅们的帮助下，取得的一点成绩。

乙 你进步得还是真快！

甲 就这点进步，我还受到表扬呢！

乙 哟哟哟，还不好意思哪。谁表扬的？

甲 那天来位大娘，一进店我就看见她左手提个篮子，右手端着碗，走到柜台跟前："小伙子，给我切半斤肉。""好嘞！"我挑了块肉，一刀下去，往磅上一放——

乙 怎么样？

甲 正好半斤。

乙 技术熟练了么。

甲 没等大娘说话，当当当，我都给切成肉丁了。

乙 哎，你怎么切成肉丁啦？

甲 嘿，大娘可高兴啦！

乙 还高兴哪？

甲 "小伙子，你这技术练得好，脑子也快呀，就知道大娘买的面条，要吃炸酱面，瞧这肉丁切的多好哇。"

乙 嗯，还夸他哪。

甲 "大娘，您还夸呢，您是这两天来买肉，要是前些日子，我可不管您吃什么，都得给您切成肉丁呀。上次一位老大爷来买肉，由于技术不熟练，给人家切成肉丁，

我老觉着怪对不住人家的，总想找这位老大爷道道歉……”“道什么歉哪，你这大忙的。要道歉，回头我替你说声就行了！”

乙　怎么哪？

甲　“你提的那个老大爷呀——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“是我们老头子。”

乙　噢，一家子呀！

（冯玉春　马志存　王文玉）

新 风 尚

甲　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

乙　分工不同，目的一样。

甲　各行各业的同志，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工作。

乙　以自己的工作，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。

甲　我们走遍祖国，处处感到亲切，热情，温暖。出门在外就和在家里一样。

乙　是呀，新社会就是个温暖的大家庭。

甲　比如您出门坐在火车上，那叫旅客之家。

乙　那是旅行中临时的大家庭。

甲　下了火车住旅馆——

乙　那也是旅客之家。

甲　您出了旅馆上汽车——

乙　那是乘客之家。

甲　您想看看电影，进了影剧场——

乙　那是观众之家。

甲　出了影院上饭馆——

乙　那叫顾客之家。

甲　您出了饭馆进医院了。

乙　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干，坐车，看电影，吃完饭进医院了。

甲　就算您到医院办点事吧。人民的医院是患者之家。

乙　到处都是温暖的家。

甲　公安局、派出所、交通队是群众之家。

乙　对，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。

甲　民警就是人民的勤务员。

乙　对，人民警察。

甲　拿我们交通民警来说，是以维护交通安全畅通无阻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。

乙　当一个交通队员，责任可不小啊！

甲　手拿指挥棒，站岗要热情，不怕烈日晒，不怕雪和风，忙中不能乱，精神得集中，流量要紧记，瞪着仨眼睛。

乙　啊，瞪着仨眼睛？

甲　那红黄绿信号灯，不是仨眼睛吗？

乙　信号灯怎么叫眼睛呐？

甲　那是指挥交通的眼睛，再说不看着不能给信号儿。

乙　噢！那流量是？

甲　指的车辆多少。上下班的时间流量大，车多人多。还要记住附近的学校几点上课，放学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过马路，商店几点开门儿，街上行人几点开始增多，这一片副食店几点来大车卸菜，甚至连附近谁家的孩子爱在马路上跑都得注意。

乙　哦，我还以为光站在那一指挥就行了，敢情还有这么多事。

甲 还要扶老携幼，助人为乐。

乙 那你们的工作量就更大了。

甲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譬如您是老年人过马路买菜，我们把您搀过去。您拉着车上坡困难，我们帮您推过去。如果是盲人过马路我把您领过去。如果您临时闹病走不了，我们把您送到医院去。

乙 这么一会我进两回医院啦！

甲 您要是五、六岁的小朋友过马路，我把您抱过去。

乙 不行，我怕你摔着我。

甲 同时，我们对天津的一些大工厂、学校、机关团体、重点单位、影院、汽车路线都得了解。

乙 了解这个干什么？

甲 有问路的，我们能做到有问必答。

乙 那我就扮个问路的，看看你了解的怎么样？

甲 行。

乙 同志，我上……

甲 咱先说好了，你在哪问道，我好回答。

乙 那找个热闹地方，百货大楼，人多车也多，又是干线，又是中心区。

甲 好，我这就是百货大楼的岗亭。

乙 同志，我上十月影院怎么走？

甲 对过胜利公园上一路，十月影院下。

乙 我上黄河道电线厂坐什么车？

甲 往北走人民剧场对过上25路，电线厂下。

乙 我上三条石。

甲　新华书店门口上24路，北门下，倒5路坐一站，就是三条石。

乙　我上张家胡同。

甲　张家胡同？

乙　啊。

甲　全市一共有五十一个张家胡同，分布在六个区里，只要你说出那个区哪条街的张家胡同，我就能告诉你怎么走。

乙　哦……他把我给问住了。我上哈尔滨！

甲　那你到前边上8路汽车，东站下，倒81次北京直达哈尔滨快车。

乙　连火车都知道，可真是有问必答。

甲　因为我们的工作体现着党群关系，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具体工作，把党的温暖带给群众。

乙　你们可以说是完全彻底了。

甲　不行，从实际工作看光掌握了这些还不够。

乙　那还得会什么呢？

甲　要想服务的更好，必须掌握一些地方方言。

乙　学方言干什么？

甲　我们祖国地域辽阔，方言复杂，有困难的旅客多是外地人，我们首先得听懂他们的话，才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可有的地方话根本听不懂。

乙　那怎么办呢？

甲　就得拿笔写，才能明白。

乙　要遇上不会写字的，可就麻烦了。

甲　有啊，去年刚过春节，我在西站值班，有一位老大爷刚下火车，看样子挺着急的，天那么冷，他满头大汗地过来跟我说……

乙　说什么？

甲　“馁吼，偶浣眼，偶损封跌了（指衣袋），瞒紧记，馁偶浣眼。”

乙　这都说的什么？

甲　不懂。我说：“您别着急，慢慢的讲。”

乙　他又说什么？

甲　他一个劲的说：“浣眼。”

乙　“浣眼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甲　是不是找眼科医院？可是摸口袋干什么？

乙　也许口袋儿有个窟窿叫“浣眼”？掉东西了？

甲　我再问，他也不懂我的话，请他拿笔写，他直摇头，光说：“浣眼浣眼。”

乙　那是不会写。

甲　我想这位旅客一定有急事，自己解决不了，这才找我们民警，这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、希望和要求，做为一个人民的交通队员，决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，我得满足他的要求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可是压根儿听不懂他说的什么，怎么办呢？

乙　（焦急地搓手）

甲　首先得知道他是哪里人，然后找一位他们那地方的人来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可是找来的这位还得会说普通话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要不然，他们二位倒说上了，我还是不懂呀！

乙　那就找这人去吧。

甲　不知道哪儿的人怎么找？往哪找？

乙　哪……怎么办呢？

甲　有了，车站候车室里外地人多，我领他去一趟。

乙　也许有人能懂老大爷的话。

甲　我领着老大爷要往车站里走，他不去。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光喊“浣眼”。那意思是我刚从车站出来，你怎么还让我回去？我说话他也不懂。我就指了指帽徽，领章，拍拍他胸口，让他放心，我一指车站，学他一句话：“走，上车站浣眼去。”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跟我去了。

乙　有意思，你还往下说。

甲　往下我不会了。

乙　就会这一句呀。

甲　这还是刚学的，别看我说了，我都不懂得是什么意思。

乙　嗨，老大爷听得懂就行啊。

甲　进了候车室我说：“同志们，这位老大爷是外地人，不知道有什么急事，我不懂他的话，到这来请常出门的同志听听是哪的人，有懂的就请您给当‘翻译’”。我跟

老大爷比划让他说话，老大爷说的还是那几句。

乙　有懂的吗？

甲　没有。有一位说：“同志，这位老大爷的话听不懂，我呢，倒是常出门，看他的言谈话语穿着打扮外表模样不是北方人。”

乙　这么说是南方人？

甲　“对，最起码是长江以南，距离天津得有个两三千里地儿。”

乙　根据什么？

甲　“长江以北的人说话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。”

乙　这可值得研究一下。

甲　是呀！常出门的同志有经验，提出了线索。

乙　老大爷是江南人。

甲　根据这个线索去找“翻译”就好办了。想到这我领老大爷到了交通队。跟同志们一说，大家都非常关心。

乙　是呀，老大爷有急事。

甲　给老大爷弄吃的吧，同志们给买来饭，老大爷光发愁着急，不吃。

乙　那可得劝劝。

甲　我过去，我说……我要说什么来着？

乙　我哪知道？

甲　我说：“吃了吧，吃饱了浇眼”，他吃了。

乙　这句话还真灵。

甲　这句话是关键，他着急的原因就在这句话里。看他着急不安的情绪，我心里就跟起火一样。老大爷的困难就是

我们的困难！得马上去找“翻译”！趁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上了附近工厂。

乙　上工厂？

甲　这个厂有一千多人，南方人多。

乙　哎，到这个厂去找老大爷的同乡。

甲　我跟传达室的同志说明我的来意。这位同志说：“现在正开饭，到食堂一说就都知道了，省的一个个现找了。”

乙　太好了。

甲　到了食堂，工人同志们一听说找南方人当“翻译”，呼啦有二十多位争先恐后地说：“唔呢是上海人”，“我是汉口人”，“阿拉宁波人”，“我是扬州人”，“我是杭州人”，“我是四川人”，“我是山东济南府的”。

乙　真热闹！

甲　我一看真是新思想，新风尚，一人有困难，大家都帮助。我说：“大家的热情使我很受感动。”

乙　我也很受感动。

甲　那位济南的同志说：“同志别客气了，咱是为了解决老大爷的困难，你听我们谁的口音跟老大爷差不多，你就领走不完了吗？”

乙　这位还真直爽。

甲　“是呀，究竟哪位口音接近，我也说不准，我学了老大爷只两个字的一句话，在这说说，那位懂的是什么意思，就请哪位去。”

乙　这办法不错。

甲　“浣眼”。

乙 （向台下）哪位懂？

甲 就听："浣眼是啥事体？""知不道是什么话。"

乙 又没找到翻译。

甲 我想虽然没找到，可大家助人为乐的精神教育了我，更提高了我的信心。我相信由于我们的人民群众都富有这种精神，我一定能找到懂得"浣眼"的这位同志。那位济南府的同志看我发愣，说："同志，别着急，我回头问问中班工人谁懂，有了好消息马上通知你。"这时门一开，进来一位满头大汗的年轻人，问："谁浣眼？""哟，小陈，怎么才吃饭？""偶浣眼"。

乙 在这儿了！

甲 我跑过去拉住他的手，"可找到你了，浣眼同志！"

乙 什么叫"浣眼同志"？

甲 我一高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我说："同志，你会说普通话吗？""我讲不好。"

乙 能听懂就行。他怎么知道你找翻译？

甲 这位下夜班，在宿舍睡了一觉，现在到食堂来吃饭，在传达室听说的。我说："您贵姓？""姓陈。""陈同志，您快吃饭吧。""不，先解决老大爷的困难，我回来再吃。"

乙 嗯，那就快走吧。

甲 我们到队里，一进门，小陈就跟老大爷说："喽咽，偶也海岗东烟，偶捅馁范吔。"

乙 这说的什么？

甲 "老大爷，我也是广东人，我给你当翻译。"

乙　这回老大爷乐了吧？

甲　当然了，老大爷：“吼，吼……”

乙　吼？

甲　就是好。

乙　小陈又说什么？

甲　“馁掠唉听尊左卖西？”“浣眼，偶损封跌左了。”“浣冰高？”“偶崽。”

乙　崽？干脆你说普通话吧。

甲　他问老大爷来天津有什么事。

乙　回答“浣眼”呢？

甲　找人。

乙　噢，“浣眼”是找人哪！他找人指指口袋干什么？

甲　他把地址掉了。

乙　问“浣冰高？”是什么意思？

甲　“找谁？”浣是找，冰高是谁。

乙　冰糕是谁。冰棍呢？那回答“偶崽”又是什么意思？

甲　“找我儿子”。

乙　儿子叫“崽”呀！他儿子叫什么名字呢？

甲　“伊吼海”。

乙　“伊吼海”？怎么叫这名字？

甲　这是广东话，普通话叫于浩海。

乙　噢！

（刘文亨）

似曾相识的人

甲　啊！你看看，我一上场，尊敬的观众们对我这样捧场，这是对我的鼓励，对一个演员的爱戴。我谢谢各位观众。我有什么好的艺术表演哪，真是叫我惭愧无地。我再一次谢谢观众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

乙　（一把抓住甲）别忙，这就完了？

甲　谁说完了？

乙　我听说“再见”，这不是鞠躬下台了吗？

甲　不，这是谢谢观众的客气话：“完了，再见。”我不走，这就开始演节目了。

乙　呕，这还没开始哪？我以为说两句客气话就下台了呢。

甲　不，这就开始说了。我很少演出，因为我身体不太好。行，今个不错，今天我精神很好，嗓子也不错。今儿你们几位算赶上了。

乙　真算来着了。

甲　今天我说的这段叫《似曾相识的人》，也就是我们好象见过的人，似曾相识的人。

乙　好，这个段子得听听。

甲　我认为，做一个演员，每个节目，要有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，要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优美艺术技巧的结合，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。这就叫艺术上的"真优美"。

乙　呕，你就是"真优美"？

甲　对，你是横禄。改《追捕》了？就是说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，要讽刺、批判、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作风，要歌颂、表扬一些好人好事、先进人物。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，鼓舞人民劳动热情。

乙　能有这么大的作用？

甲　当然了。去年夏天，有个暖瓶厂，他们每月产量一万只暖瓶。可是那个月29号了才出八千只暖瓶，厂长和书记一看完不成计划了，把我请去了。

乙　你能有什么办法？

甲　我给大家演节目。

乙　呕，听你相声。

甲　全厂的职工、干部、技术员，听完我的节目，你猜怎么样？月底31号完成合格产品暖瓶一万五千零三十六只。

乙　嚯，两天超额百分之五十？！

甲　也不算太快，有个31号。

乙　那也太神了，就听你节目听的？

甲　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去年秋天，郊区农场园艺队苹果该摘了，一看不能摘。

乙　怎么不摘呀？

甲　树上的苹果都象海棠果那么大。

乙 好，变葡萄架了。

甲 农场把我请去了，说段儿相声。

乙 给苹果树说相声？

甲 苹果树和职工干部一块听。工人们哇哇地乐，再看树上的苹果“哇！哇！”跟着包袱儿长，一会工夫儿，苹果都象小西瓜一样。

乙 简直越说越玄了，你的艺术有这么大力量？

甲 这不新鲜。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，叫王长友。他有个越冬的蛐蛐，叫金头虎，下圈斗蛐蛐没有败过。有一天我说：“王老，我看你的金头虎怎么样？”打开蛐蛐罐一看，打蔫儿了。我来个小段儿，我刚说了俩包袱儿，蹭！蛐蛐蹦出来了，一乍膀儿，“嘟嘟嘟嘟”。可巧过来一个猫。这蛐蛐把两颗须子一立，噗！把猫的两眼扎瞎了！上前又一口，咔嚓，猫腿折了。

乙 啊!？蛐蛐咬猫？简直没听说过。

甲 有人称我是艺术大师。

乙 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。

甲 不，我不但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还是所有的植物、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。

乙 嗬，真是了不起，您的饭量怎么样？

甲 饭量?!

乙 你能吃几碗干饭？

甲 干饭?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。

乙 那可不是吗，都这样了嘛！

甲 就这样，我快了，我、我快了。

乙　快死了？

甲　你快死了，你才快死了哪。

乙　本来嘛，呆好好的自己说：我快了。不是快死了吗？

甲　我说我快了，是我快出国了。

乙　去外国干嘛？

甲　表演我的艺术。我要用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挪威、瑞典、意大利和世界语，演出我的节目。我来个环绕地球的旅行演出，用我精湛的艺术，达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效果。让那些外国人，相信我们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，人类苦难的拯救者。

乙　外国人信上帝，外国人不信疯子。

甲　你这是怎么说话？“苦辣”！

乙　嚯，日本话出来了。

甲　我既不是上帝，也不是疯子，我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使者。我现在要选拔一些人材，随我出国，跟着我坐上飞机，看看日本的东京、法国的巴黎、英国的伦敦、美国的纽约，连澳洲、非洲也转一转，开开眼。

乙　那可开眼了。噢，你带我去行不行？

甲　我带你去？带你上哪儿？

乙　日本。

甲　带你上日本，我又不是送熊猫，带你干嘛？

乙　我是熊猫啊？！

甲　你不如熊猫，熊猫人人爱，你是人人恨。相貌可憎，嘴有臭味儿。往下站！你又不是我们曲艺团的人，我带你？！我要在曲艺团里选拔，我看看带谁走合适。

乙 曲艺团里你说带谁走就带谁走？你主得了？

甲 当然了。曲艺团，我说谁来，谁就能来，我说谁走，谁就得走。曲艺团上几个人，下几个人，我掌握着。

乙 是啊，曲艺团上几个人，下几个人，你掌握着？哦，你在曲艺团开电梯？

甲 什么话?! “苦辣”！

乙 又来了。

甲 上几个人，下几个人，我说了算，什么事我都主得了。

乙 你是团长啊是书记？

甲 我又是团长、又是书记，演出队、艺术室都归我管，连政工组也得听我的。我带几个人出国，谁敢说不行？

乙 真是又有权、又有势，真了不起！您看我行不行？您给来来？

甲 你干嘛？出国？不行不行。

乙 不，我不出国，我打算进曲艺团。怎么样？行吗？

甲 你想参加曲艺团的工作？嗯……行，咱们谈谈，咱们找个饭馆坐下聊聊，我最喜欢喝啤酒，咱们边喝边谈。

乙 我不喝酒。

甲 要不到我家去谈。到我家去，别多买东西，我不喜欢人空手到我家去，也别多费钱。认识我家吗？

乙 不认识。您说说，咱们主要谈哪方面的问题？

甲 无非谈谈你参加曲艺团的问题嘛，这个工作你合适不合适？咱们这文艺工作是处于风口浪尖儿，阶级斗争的最前线。咱们要保持政治上的严肃性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。工作条件和政审，都需要考虑。

乙　对，应当审查严格。

甲　当然，对你老兄就谈不上审查了。无非也需要一般的了解一下儿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在我们单位，凡是历史上有点沾儿的，表现不好的，爱提意见的，背地里说我不好的，不服我的，只要我看他不顺眼，我是一个不留，转业的转业，退休的退休，下放的下放，工厂的工厂，全走！就算是新调来的人，我看他几天，不是随着我转的，不是跟着我走的，不是跟我一条心的，这种人，我是变法的鼓捣走。

乙　对，有权嘛。

甲　对你可不是不相信。咱们谈谈工作条件和手续吧。

乙　好，你问吧。

甲　你是什么出身？

乙　我，出身，算中农吧。

甲　说准喽，别含糊，是上中农是下中农？说实话。

乙　我们家，算富裕中农吧。

甲　嗯，富裕中农就是比中农富裕，有房子，有地，有车有马；没长工有短工，庄稼忙了雇散工；三十亩地一头牛，孩子、老婆热炕头；房前屋后，烟叶扁豆；田边地头，荆条满沟；白天下地，晚上编篓儿；河里鱼虾，吃个没够。冬天冷了，不能下地干活了，你挑着个风箱到市里爆米花，是不是？

乙　我呀！净是钱了！

甲　赶集上店卖死鸡，自由市场弄土豆儿糊上泥当松花卖。

乙　我呀，没干过那个。

甲　富裕中农，快接近富农了，再一蹦跶，就是地主。我们曲艺团清理阶级队伍作的很好，能要你这富农?！你太富裕了。

乙　我没那么富裕。

甲　没富裕？你要是不富裕，你能穿那么好的皮鞋吗？你看看多洋气！样子多好看！瞧我这双鞋，太难看了！这个身份，这么多的职务，经常去开会，大会，小会，座谈会，接待外宾见首长。这双鞋，实在不象样子，这还是去北京串联时候买的鞋，太难看了，我总想买一双这样的皮鞋，样子多好看！你在哪儿买的？哪买的？哪买的？你带我去买一双怎么样，行不行？

乙　行，明儿我给你捎一双来，你穿多大的？

甲　嗯……你穿多大的？

乙　我这是39号半的。

甲　嘿，咱俩脚一边儿大，我也是39号半。

乙　那我这双归你得了。

甲　归我？卖给我？

乙　不，我送给你了。我这就脱下来你穿上。

甲　嗐嗐，不忙不忙，一会儿再脱，一会儿再脱。这鞋样子是不错。我认为，关于这个出身成份问题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个你别顾虑。出身嘛，不是自己能选择的，重在思想表现嘛。我看富裕中农不是问题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曲艺团你来吧，把档案给你改一下儿，改贫农，改贫农，跟我一样，要过饭。

乙　那别价，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

甲　没关系，我改了好儿个了。你算曲艺团的人了，明早晨你到曲艺团报到，我给你填个表就算上班了。明儿你把皮鞋擦亮点儿，多打点儿油，换副鞋带儿，择着道儿走，别弄脏了。

乙　我明儿早就不穿这双，我把它包好了，到团里交给您。

甲　别交给我，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，那是我的。把皮鞋搁在那里就行了。填表你就甭管了，我就给填了，那好填。（学填表儿的样子）你叫什么名字？

乙　王凤山。

甲　王……凤……山，好了。年龄，多大岁数？

乙　六十一。

甲　呕，六十一。性别，男的女的？

乙　这还用问吗？

甲　这填表有“性别”这一栏儿。

乙　是啊，这看还看不出来吗？

甲　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您提一下，男的女的？

乙　这是什么眼神儿？！男女看不出来！男的。

甲　呕，男的。民族，什么民族？

乙　我是满族。

甲　满族？！清朝的满族？

乙　对。

甲　哎呀，你这个满族可不行，我们曲艺团得考虑考虑。满族有过皇上啊，封建。

乙　当皇上的是满族里的贵族，我们是劳动人民，满族有什么关系？

甲　有什么关系？清朝十个皇帝，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。镇压多少次革命，你先谈谈吧。

乙　这我谈的着吗！我不知道。

甲　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这问题很严重，不交代，过不去。

乙　这都哪儿的事啊！

甲　镇压农民起义谁干的？打太平天国谁干的？消灭白莲教，镇压小刀会，杀义和团，不是你？

乙　嗐，这……

甲　清朝一进关，张献忠是谁害死的？史可法谁逼死的？农民英雄李自成，在湖广被杀了，这都是谁干的？杀那么多人，完了？现在又说不知道，你问题不小。

乙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满族，我没杀过人。

甲　你没杀人？皇上屈膝投降，给外国人赔款，你能不知道吗？《马关条约》，《瑷珲条约》，《北京条约》，《南京条约》，《厦门条约》，出卖港口，出卖资源，还出卖什么了？你说说。

乙　这我说的着吗！

甲　皇上娘娘贝子贝勒西太后，都享福了，人民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想过？

乙　这跟我两码事，我是满族，可我不是黄带子，我没享过福。

甲　你没享过福?！皇上赐给你们家的黄马褂儿，有没有？

乙　黄马褂？我们家没有黄马褂儿。

甲　没有?！你这件上衣就是黄马褂改的，我看出来了。

乙　这?! 这是黄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色儿？

甲　嗐，你染的，改色儿了。

乙　黄马褂儿是八团龙绣花的，这料子跟那一样吗？你看看。

甲　这、这什么料子？（细摸细看上衣）这什么料子？

乙　这是进口大纹儿哔叽，这是黄马褂儿吗？

甲　这是进口的？（又摸看）大什么哔叽？

乙　大纹儿哔叽。

甲　大纹儿哔叽，我说看着这么好看哪，你哪弄来的？

乙　香港来的进口货。

甲　香港来的？你多会儿回香港？

乙　我回香港干嘛？我也不是打那来的。这就是本地买的。

甲　这料子是本地买的？好买吗？（摸）大什么哔叽？嘿！我要是来这么一身儿穿上，啊，多好看。我这大褂儿实在不象样子。

乙　你要爱，把这件给你，你穿试试。

甲　我甭试，我穿不了，你脖子太猜，你帮我买料子就行。

乙　料子我家有，我还有四米多大纹儿哔叽，我没用，送给你了。

甲　送给我？嗯……我看这民族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清朝的历史，是过去的问题嘛，现在我们不搞大汉族主义，也不搞地方民族主义，虽然说填表有这么一栏儿，那也就那么回事儿了。咱们是多民族的国家嘛，民族大团结。我提议，你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。

乙　那我哪儿行，那都是知名人士，机关干部。

甲　嗐，你就是干部。明儿你一上班，你就是曲艺团的副团长。家里的大纹儿哔叽跟这色儿一样？（又摸上衣）副团长，副团长。

乙　副团长我可干不了，我不行。

甲　没什么，分分工，你来个没责任的，用不着你写，用不着你算，没文化不要紧。

乙　我？有文化，写写算算都行。

甲　有文化？你是什么程度？

乙　我北京辅仁大学，大学毕业。

甲　你大学毕业？知识分子？高知？……哎呀……

乙　又来了！

甲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起来的，这可得考虑考虑。知识分子是墙头草儿，东来东倒，西来西倒，动摇不定。

乙　（摇摇头）

甲　我认为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

乙　呕？！

甲　知识分子总是目空一切，知识分子爱表现自己，知识分子又酸又臭架子大，当然现在不能管你叫臭老九了，可是你到曲艺团来合适嘛？你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吗？会种田吗？会做工吗？我看你这知识分子还是在郊区农村多呆些日子最好。

乙　是啊，我虽然不会种田做工，可我是大学毕业，我懂点儿科学呀。我在家，我自己给孩子做的遥控小汽船儿，我自己做的电冰箱，我自己装的彩色电视机，才花了四五百块钱。最近我又装了一台电视机。这不是科学知识

吗？

甲 你有几台彩色电视机？

乙 俩。

甲 两台都是彩色的？嗯……我认为，知识分子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材。

乙 好啦，又行啦！

甲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，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，革命能胜利吗？

乙 知识越多越反动啊！

甲 这谁说的？不对，他们那是胡说！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。很多的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数理化专家，六七十岁了，光荣入党嘛。我们曲艺团更需要你这知识分子参加工作。来，你到曲艺团，副团长，支部委员。

乙 我没入党，就当支部委员？

甲 入了、入了，现在就算入了。我是入党介绍人，填表儿，工资，档案，粮食关系，你就甭管了，我说了算，明儿你就上班。彩色电视是十四吋的？没问题，填表儿，上班。

乙 合算我这是又当干部又入党，又升级又做官儿，太快了。

甲 不算快，填表儿把关系转来完了。你现在，在什么单位？

乙 我在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。

甲 啊？市里，纪律检查委员会？你搞什么工作？

乙 搞调查，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整顿调查。

甲 嘿！我正想找你，向你揭发一些材料。有的人以造反起家，钻进党内，推行极左路线，大搞实用主义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把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。打人、批斗、疏散、下放，充当急先锋。一直是吹牛拍马、欺上压下，对上级阿谀奉承，虚报成绩，对下级专横跋扈，蛮不讲理，结党营私，营私舞弊，敲诈勒索，仗势欺人。这种人就是四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

乙 有这种人吗？

甲 有。

乙 谁？

甲 就是我。

乙 你呀！

（何 迟作 李 光记录 马三立整理）

新局长到来之后

乙　这回呀，我给您说段相声。

甲　哎！（突然大哭，顿足捶胸）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（抽泣）没想到，这么快，他会离开我……

乙　哟！谁呀？

甲　我的老局长。（抽泣）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他调走啦。（放声哭）

乙　行啦行啦，我当什么事啦。老局长调走啦，也不至于这么难受呀。

甲　我们老局长这一调走，谁还疼我呀？

乙　你这话，我全听不懂。

甲　你不知道哇？老局长最疼我啦。

乙　怎么疼法？

甲　哪次长钱都没把我落下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我入党、升级、结婚、住新房，全靠我的老局长啦。他胜

过我亲生父母，是我再造爹娘啊。跟您说实话，我爸爸死了，我都没掉过眼泪呀。老局长这一调走，我可是真动心啦！（放声哭）

乙 你跑我这吊孝来啦？有话好好说，你老哭什么呀！

甲 我难过。想起老局长对我的重用提拔，我是从内心里感激呀。您算，我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员，噌噌噌，连升九级，到现在，我都当上局秘啦！

乙 什么？

甲 局秘。

乙 那你跟我一样。

甲 你也是局秘？

乙 我是蜜桔。

甲 蜜桔干嘛！

乙 什么叫局秘？

甲 局里的秘书——局秘。

乙 噢，这么个局秘呀！

甲 你到我们局打听打听去，从上至下，没有不知道我的。

乙 噢！您贵姓？

甲 姓苏，人称苏大秘。

乙 噢！你是哪个局呀？

甲 胡弄局。

乙 什么局？

甲 胡弄局。

乙 胡弄局呀！有这么个局吗？

甲 我是说，我这工作是糊弄局。

乙 就知你的工作好不了！

甲 说起来，也真难为我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压在我身上的事太多，不糊弄不行！

乙 你都管什么事？

甲 嚯！管得可宽了。象什么，收发文件，报表统计，干部学习，组织会议，外宾参观，首长看戏，房屋分配，计划生育，诸如此类，我都参与。

乙 你这权力大啦！

甲 就是嘛，尤其是最近，我们老局长调走了，新局长还没来，我的担子就更重了。

乙 那是一定的了。

甲 那天，我一个人在局长室里正分析新局长的情况……

乙 怎么，这新局长的情况还用得着你分析？

甲 当然得分析啦！要来的这位新局长，姓甚名谁，生辰年月，家住那里，原籍何处，家庭状况，每月收入，他的脾气秉性，思想作风，有何嗜好，爱动爱静，身体好坏，有无疾病，他是爱吃酸的，爱吃甜的，爱吃辣的，还是爱吃咸的，以及他老婆是高个矮个，大脚小脚，穿多大号鞋，爱不爱跳舞，我都得一一掌握。

乙 他爱人脚大脚小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

甲 上海制鞋厂咱有人。我要是按照她脚的尺寸买两双鞋，送给她，她能不在局长面前替我说好话吗？现在，妇女在丈夫面前说话可占地方哪！

乙 他把心眼儿全用在这啦。那，你掌握局长身体好坏、有

病没病……

甲　咱给配药。我有祖传秘方"补心丸"，是采用人参、鹿茸、猴头、熊掌等珍贵药品自制的。

乙　嚯！这得多少钱哪！

甲　嗐！只要头头爱你，现在多花俩钱，早晚找的回来。

乙　你可太厉害了。

甲　嗐！马马虎虎。

乙　还马马虎虎哪！

甲　我把掌握的情况，都一一记在我那小本本上，这可是宝贵资料哇。

乙　嗯！宝贵。

甲　我这正写着哪，突然进来个人跟我开搅。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冯总工程师。

乙　干嘛？

甲　还是那老一套，落实政策，找我要房。

乙　噢，你管分房？

甲　我说，"冯总啊，你何必又跑一趟呢？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，成天总跑房子，成何体统啊……"

乙　你等等，你说话，怎么还拿腔作调？

甲　这你不懂。办公嘛，就得有办公腔。

乙　好么，这办公还得现装腔。

甲　"冯总啊，你的困难我是了解的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嘛，你放心。我一定把你列为重点照顾对象，早晚会有你的房子嘛！啊！实在不行，你就搬我家去住。"

乙　嚯，你这风格不低呀！

甲　你不这样说他能走吗！

乙　噢，骗人哪！

甲　这是工作方法。

乙　这叫什么工作方法？

甲　冯总刚走又进来一位。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伙房老刘。

乙　给你送饭来啦！

甲　哪有那好心人哪？也是要房子。嗐！这个人没心。去年刚分给他一间房，他不但不知足，还说不合理，怎么叫合理？

乙　老刘家里几口人？

甲　满共才六口。他们老俩口子带一个十八、九的闺女，还有他儿子、儿媳妇，加上一个小孙子，这人口多清净！

乙　啊！老少三辈住一间房，那怎么住哇！

甲　可以多挂几道布帘嘛！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我今儿格真是犯小人啦，刚把老刘打发走，一扭脸，见屋里还站着一个老头。

乙　谁？

甲　不认识。我说："哎，老头，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是局长室，不能随便进，懂吗？出去，出去。"我轰他，他不走，还冲我一个劲儿乐。我这气大啦，"我说你别嘻皮笑脸的行不行？出去，出去！"我用手一推

他……

乙　他急啦？

甲　又乐啦！

乙　这个人还够喜庆的。

甲　“你是苏大秘吧？我姓郑，叫郑坚白。”“啊！”

乙　你怎么啦？

甲　敢情他就是新局长。

乙　啊，你推的是局长啊？

甲　“哎哟，局长，欸！您来了，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呢？您要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派车接您去。来，您快请坐！您喝茶！这茶，我早就给您沏好了。这茶叶可太好了，这是两千四百块钱一斤的。”

乙　啊?!

甲　“不！两千四百块钱一百斤的。”

乙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

甲　“嗳！我怎么就会没看出是您呢？我真是太冒失了，太失礼了，太鲁莽了，太放肆了，太糊涂了，太野蛮了，太太太了！”

乙　什么叫太太太了！

甲　“我太该死了！您恕我眼拙，恕我眼瞎，恕我有眼无珠。您恕我这对瞎窟窿……”

乙　也不至于吓成这模样呀！

甲　“郑局长！我刚才那可决不是推您……”

乙　嗯。

甲　“我是想跟您握手。……”

乙 啊。

甲 "就是由于我这眼神不吃劲，把手握在您后腰上了！"

乙 这都不象话。

甲 我心说：这叫出师不利，头一次跟新局长见面，就来这么一手。唉！甭说让局长重用提拔了，连这回都完啦——

乙 那回？

甲 百分之四十啊！

乙 还惦着长级哪！

甲 我一想不行，得扭转这个局面。

乙 怎么扭转法？

甲 巧啦！党委通知第二天下午召开欢迎新局长座谈会，我一想，这可是让新局长重新认识我的好机会，我一定要施展一下我的才干。

乙 你有什么才干？

甲 我要把我所掌握的有关新局长的情况，经过艺术加工，在会上那么一讲。您想谁不爱听好的？就凭我这篇演讲，长个一级两级的没问题！

乙 他还老忘不了长级。

甲 会场由我精心布置。会议室挂上横幅大标："热烈欢迎新局长到来"。我陪着新局长，一前一后步入会场。当时我表现得是既严肃，又热情；既高兴，又激动。头抬得不高不矮，眼睛始终保持平衡，脸上露出一种十分郑重，又极其尊敬的表情……

乙 这是什么相貌？

甲　这时就听到会的人议论……

乙　议论什么？

甲　“你看苏大秘，又犯神经啦。”“今儿格，又是他拍马屁的好机会。”

乙　好么，人家都看透你啦！

甲　不管他们如何嘲笑讥讽，我自巍然不动。

乙　不要脸。

甲　我跟新局长脸对脸的坐下。

乙　干嘛还脸对脸呀？

甲　便于随时观察他脸上的表情。这时，新局长冲我一乐，我赶紧笑脸相迎，“局长，您请喝茶”。

乙　他这茶让的还够勤的。

甲　“局长，您大概是河南人吧！”

乙　你怎么知道的？

甲　那小本上记着哪，“我跟您是老乡。”

乙　你也是河南人？

甲　“我爷爷在河南扛过活。我爸爸在河南卖过胡辣汤。”

乙　我说他爱喝辣的呢！

甲　“咱们俩家离着不远。我小的时候，还在您家门口弹过球哪，这事您不记得了吧？”

乙　有这码事吗？

甲　嗐！不就是为了拉关系吗。

乙　噢，瞪眼说瞎话呀！

甲　这是根据掌握的情况，略做艺术加工。

乙　那局长说什么啦？

甲　局长没言语，光冲我一乐。我一看，局长又乐啦，赶紧把茶杯端起来……

甲　局长，您请喝茶。
乙

乙　这是什么规矩？一乐就让茶。

甲　这时宣布开会。等主持会议的讲完话，我抢先发言。

乙　这事可得往前抢。

甲　我说："同志们，男同志们，女同志们，男女同志们！"

乙　这罗嗦不罗嗦呀？

甲　为了让大家精神集中。"今天，我能够参加欢迎新局长到来的大会，我感到十二分的荣幸，我们这——啊——这个……"

乙　你这是干嘛哪？

甲　找不着词啦。

乙　好么，还现找词。

甲　"郑局长可是一位老革命喽。十一岁就参加了'一二·九'运动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南征北战，解放战争时期，他转战大江南北，立过五次大功、三次特等功，多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。"

乙　这小本记的还够全的。

甲　"进城后，一直担任地方领导工作。十年浩劫当中，郑坚白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。我想起来就难过，大家都知道我和郑局长是老乡。"

乙　谁知道哇？

甲　"我小的时候，还在郑局长家门口弹过球哪！"

乙　说瞎话都不带眨么眼儿的。

甲　“所以，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的遭遇，使我非常难过，非常痛心，我不哭出来，心里就憋的慌……”

乙　别哭啦！假的都出来了！

甲　对！我不能哭，我应该为欢迎郑局长的到来而高兴、愉快，我要放声大笑，哈哈哈……

乙　外国鸡呀！

甲　“郑局长来到我们局，是我们全局的骄傲、光荣。我们一定要在郑局长的率领下，朝着四化进军。我相信，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，百尺竿头，突飞猛进，更上一层楼。一定成为——”

乙　你这两眼踅摸什么啦？

甲　我得看看郑局长对我这讲话的反应。

乙　反应好不了。

甲　谁说的？郑局长听我这讲话，一边儿乐，一边儿点头。甭问，准是让我给刷美了。

乙　我看不一定。

甲　散会后，我和局长来到办公室，局长还直夸我哪。

乙　怎么夸你的？

甲　“苏大秘，刚才你这发言可够累的。”我说：“不累不累。”“你这同志还真有意思，看来你是真会刷色啊。”

乙　啊。

甲　我说：“您这是过奖，我也刷不好。今后有个刷到刷不到的地方，还得请您多多原谅。”

乙　别没羞没臊啦。

甲　局长这么一夸我，我还真怪不好意思的啦。

乙　那是夸你吗？

甲　反正我听着，觉着那么个劲儿似地。我心说：局长喜欢什么哪？他究竟需要什么哪？怎么才能对症下药哪？我这正想着哪，局长一叫我，吓我一跳。"苏大秘。""哦！""你嘴里叨唠什么哪？""我是想，您需要什么哪。您需要喝茶吧？"

乙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
甲　局长说："咱们先谈谈工作吧。苏大秘，听说咱们局为职工盖的这批新房，在分配上还存在很多问题，是吗？"

乙　你是怎么回答的哪？

甲　我说："郑局长，咱们单位的分房工作，我看基本上是合理的。象办公室赵主任，财务处钱处长，工会的孙主席，经理室的李经理……"

乙　嘿，赵钱孙李四大位。

甲　"这些人的房子基本上没用他们费劲儿，我都给解决了。"

乙　对！这四大位全是上头人物，你是得给解决。

甲　下边的也有，象伙房老刘，解决得很好嘛。

乙　老少三辈才住一间房子。

甲　郑局长说："分房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不能粗心。我们不但要解决好一般职工的问题，还要特别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，但还能坚持工作的那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——"（乐）

乙　你什么毛病？

甲　听见了没有？

乙 什么？

甲 郑局长已经把底都交给我了。

乙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？

甲 你哪有那个学问！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明白了："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、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的住房问题。"这是说谁哪？

乙 不知道。

甲 就是他自己啊。我心说："郑坚白呀，我要是把房子给你办好喽，这两级可就找你要了。"

乙 这位想长级，都想疯了。

甲 我说："郑局长啊，我早就知道您的房子很成问题。房子破旧，年久失修，夏天存水，冬天透风，院子窄小，环境不行，屋里潮湿，光线不明，刮风一层土，下雨满屋泥，外边大下，屋里小下，外边不下啦，屋里还滴达。那天我看见汽车从您门口一过，吓我一跳！"

乙 怎么？

甲 "您的房子直晃荡。"

乙 这也太玄了！

甲 "郑局长，您为四化建设操劳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可是，您做为一个老干部，居住条件怎么也不能低于我吧？咱们分管这个，总还有个优越条件吧。当然啦，那就不用说啦！"

乙 差点露馅。

甲 "我早已为您准备好一套房子了。我想陪您看看去，您看如何？"

乙　局长去了吗？

甲　能不去吗？你甭听那个！谁都愿意住所好房子。我陪着郑局长来到新房一看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这幢楼别提多漂亮啦。外檐是朱红色水刷石磨面，白水泥勾边儿，看起来白中有红，红外有白，格外爽眼。四六尺的阳台，砌成流线型。栏杆上雕有莲花图案。往里走，见楼道有三尺多宽阶梯，跨度合理。楼梯扶手，漆得是锃光瓦亮，色调雅淡大方。我说："郑局长，我扶您上楼，您的新房在二楼。"上得楼来，往右拐，只见一个豆绿色的小门上镶有玻璃砖一块，写着三个红色的阿拉伯数字"203"……

乙　这就是局长的新房？

甲　对，我打开房门，单元内有住房三间，厨房两间，厕所一间，浴室一间，储藏室一间。厨房有全套煤气设备，住房有暖气装置，各房间还有壁橱、壁柜，墙上粉刷得四白落地，一尘不染。纱窗玻璃窗门油漆一新。住房的天花板上，吊着天女散花的新式吊灯，门口有二龙戏珠的门灯，走廊内有龙凤呈祥的壁灯。

乙　真够讲究的。

甲　我说："局长，您看这房子能凑合着住吗？"

乙　啊，凑合着住哇，真会拍马屁。

甲　拍不好，让您见笑。

乙　你把这劲头拿出百分之0.1来，为群众的困难想想，也算你办点德行事。

甲　那且不提。

乙　这也不提啦？

甲　我一看，郑局长满意地冲我一笑。我心说，这回连升三级都没问题啦！

乙　这么一会儿又连升三级啦。

甲　局长说：“这个房子我很满意，不过，我看着好不能算数，还得让他来看看。”

乙　他？他是谁呀？

甲　这还不懂吗？我说：“对！局长高见，是得让夫人来看看！”“不！让冯总来看看。”“啊?!”“我代表局党委，决定把这房子分配给冯总工程师！”

乙　好！

甲　我说：“局长，我可为您……”“啊！你为我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，我得为群众啊！”

乙　嘿！局长原则性太强啦！“去！马上通知冯总，让他来看房，然后办理住房手续。苏大秘！你同意吗？”

甲　“我……同意！”

乙　你咬牙干什么呀？

甲　我马上回到局里给冯总道喜。

乙　你还给人道喜哪？

甲　我说：“冯总，房子我给你办下来啦！”

乙　你给办下来的？

甲　“那什么……我批准的，局长同意。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“不是……局长批准的，我同意。”

乙　这牙还咬着哪！

甲　当时冯总感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最后说了五个大字。

乙　哪五个字？

甲　感谢新局长！

乙　太激动啦！

甲　这时全局干部正做广播操哪！听说这个事，都围过来向冯总祝贺！

乙　真是值得祝贺！

甲　我告诉您，到什么时候也有趁火打劫的人。就借这个机会，伙房老刘又找我来了。

乙　得！这回可热闹啦！

甲　（学天津话）“我说，‘唆啰蜜’呀”！

乙　唉！这是叫谁哪？

甲　叫我哪。

乙　你怎么又改“唆啰蜜”啦？

甲　咳！这老刘六十多了，说话嘴不兜风，苏大秘他给叫成“唆啰蜜”啦！这咱能谅解他。

乙　这么会他风格又高啦！

甲　“我说‘唆啰蜜’！”这词儿听着是刺耳！

乙　你凑合点儿吧！

甲　“人家冯总的房子可解决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一年多啦！你是狗掀帘子，总拿嘴儿对付我。”

乙　好俏皮话儿！

甲　“你说说！你办的这叫吗事儿？我们六口人，你分我一间房子。还是五楼！我说，我都那么大岁数啦，爬楼费

劲。你说叫我们锻炼锻炼，好活的长远！”

乙　这象话吗！

甲　“可你年轻轻的，为嘛住二楼呢？你怎么不锻炼锻炼？你怎么就不怕死呢？”

乙　这话问的好！

甲　“我说，我们老少三辈住一块不方便。你给出主意，让我们多挡点布帘，我有那么些布吗？你又出主意，让我们拉铁丝儿挂纸。挂完一看，我没敢进屋。”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“想起文化大革命给我糊大字报来啦。”

乙　是呀。你出的这都叫吗主意！

甲　“啊！你老说国家还有暂时困难，房子少，这我们懂。我们体谅国家困难。可你为吗不体谅呢？你说说，你才几口人？你住多少房？”

乙　你住多少房子？

甲　（伸一手指）

乙　一间？

甲　一个单元。跟冯总那一样！

乙　几间？

甲　三间。

乙　几口？

甲　三口。

乙　啊？三口人住三间房子？

甲　不富裕！

乙　还不富裕哪！

甲 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。

乙 那一间哪？

甲 准备给孩子结婚。

乙 孩子多大了？

甲 十二。

乙 十二岁就准备结婚？

甲 那不是一晃就到吗！

乙 他还得晃十多年哪！

甲 我告诉您，从发展眼光来看，将来我的房子不够用的。

乙 怎么？

甲 我的儿子大了，得结婚吧？结婚就得有孙子吧？孙子大了，还得结婚吧？结婚还得有重孙子吧？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

乙 好嘛，他把《愚公移山》用到这儿来啦！

甲 我说："老刘哇，关于我住多少房子，这不用你管！告诉你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嘛！别忘了，我是苏大秘，你是做饭的！"

乙 你这是明目张胆地搞特权！

甲 我这么一说老刘可火了。

乙 那能不火吗？

甲 "嘛玩艺儿？做饭的怎么的啦！那点儿比你低贱哪？你别觉着你怎么样，你一个'嗖啰蜜'有吗了不起呀?!"

乙 就是，顶多二分一块。

甲 "你不就仗着弄虚作假，欺上压下，溜须拍马吗？你这些年也太难啦，在我们身上，你是'大德祥改祥记'

呀……”

乙　怎么讲？

甲　“你呀！你缺了‘大德’啦！”

乙　老刘的俏皮话还真不少。

甲　我说：“不许你胡说！太放肆了！野蛮、粗鲁！什么叫缺德？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！”

乙　行了，你也别生气啦。这老刘说话是粗鲁一些，可能他文化不高。要我这有学问人，绝对不能这么说您。

甲　就是嘛！

乙　要按我说呀，只能说是你在“德”这方面，是够“缺”的！

甲　还是一样啊？

乙　老刘怎么样？完了吧！

甲　没有哪！“我告诉你‘唆啰蜜’！”

乙　又来了。

甲　“你别来这套！你这套哇！不灵啦。新局长来了，有主持正义的人啦！今个不给我房子，我不走啦！”

乙　好吗，跟你泡上了。

甲　我们俩正打的不可开交哪，我一看，乐啦。

乙　你乐什么。

甲　郑局长来啦，这就好解围啦！我说：“郑局长，您看他三天两头到这里无理取闹，要挟领导，搅乱办公。这是成心影响四化建设，搅乱社会治安，无视党的权威。这可是地地道道的、一点儿不掺假的、现阶段的动乱因素。这可是‘四人帮’的阴魂未散。”我这镗镗镗一通揭发，

把过去大批判那套本事全拿出来啦！

乙 恶人先告状。

甲 你猜怎么着，我这一揭发，还真起作用啦。局长听完以后，马上做出了正确处理。

乙 怎么处理的？

甲 把老刘的房子归公，另行分配。让他停职三天，立即搬家。

乙 那老刘干吗？

甲 他太同意啦。

乙 不是让他停职三天吗？

甲 那是给他三天公假。

乙 立即搬家？

甲 让他搬我那去。

乙 那你呢？

甲 我搬老刘那去啦。

乙 哟！这间房子可小啦！

甲 我地位可高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 给我连升三级。

乙 是呀！那你得长多少钱哪？

甲 钱？不长，保持原薪。

乙 怎么个连升三级？

甲 让我从二楼搬到五楼，这不连升三级吗！

乙 噢，这么连升三级呀！

（何迟作 李光 苏文茂 马志存整理）

不正之风

甲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?

乙 相声演员。

甲 怎么? 你是个演员?

乙 啊。

甲 谁给你办的?

乙 什么叫谁给我办的? 我从小热爱文艺，以后就考上了剧团。

甲 别来这套，哄弄谁呀? 说实话，哪的路子?

乙 没路子。

甲 没路子能当演员? 噢，我想起来了，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。

乙 是你舅舅! 你给我找个舅舅干什么?

甲 没路子你当不上演员呐。我们街坊那个小孩儿，那是多好的条件! 你说基本功，翻跟头、拿大顶，都行，嗓音好，高音、中音、低音都行。

乙 好条件呐。

甲 就是到了审美这关没过去。

乙　小孩长得不好？

甲　好。小孩长得别提多好看了，细皮白肉，黑眉毛，大眼睛，双眼皮。

乙　那为什么呢？

甲　就是因为这儿长个痦子。（指脸）

乙　那碍什么事？

甲　不行啊！没考上。这么俊的小孩都没考上，就凭你这模样能考上？你让大家看看，这模样还没有暖瓶塞好看呢！

乙　有你这么比的吗？

甲　我纳闷啊，没有路子你怎么当的演员，就是你当了演员，你的工作也不顺心。调调工作吧？我给你办办，我有路子。

乙　我调工作干什么？不调。

甲　看你够朋友，咱们交往交往，有事言语，我这个人路子宽。房子怎么样？住着合适吗？换换房吧，我有路子。

乙　我就知道他有路子。我换房干什么？不换！

甲　别不好意思的。

乙　干什么不好意思的。

甲　房子够住的吗？

乙　够！

甲　够什么？！别来这套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谁不知道你儿子结婚没房子，把你们房子占了，你们老两口子住下水道里。

乙　噢！我们住地沟里呀！

甲　不是，就是那一人多高的、圆的、大洋灰管子，两头用砖垒上，安个窗户来个门，你们老两口子就住那里头啦，还说了，这是现代化的防震棚。

乙　嗐！

甲　那天来了四个小孩一起哄给推马路那边去了。转天你们孩子起来找不着你啦："哎，咱爸爸呢？昨天晚上还在这啦！哎，怎么跑马路那边去了？"

乙　我住洋灰管子怎么着？寒碜难看？你应该同情我。原来我住两间房，地震时震坏了一间。"四人帮"破坏抗震救灾，现在拨乱反正，领导关心群众生活，正在加紧修建，很快就有几百万平方米了。

甲　几百万也没你的事，你还得找我，我给你办办，房管局我有路子，我给你办个单元。

乙　不要。你那房子不是好来的。打上来就是你有路子，给我办办。这叫不正之风，甭问，你是后门大将，专走后门。

甲　你喊！给你安个高音喇叭，在这喊，让百货公司都听见。

乙　怎么还怕人家听见？

甲　真笨，走后门有嚷嚷的吗？外行，这么一说你就没走过后门。

乙　会走后门管什么用？

甲　用处太多了！别人买东西排队，咱不用排；别人买不着的东西，咱能买；别人办不到的事，我能办。就说早晨吃早点吧，买果子你排队不排队？

乙　谁都应遵守秩序排队，再说就是排队也很快就能买上。

甲　很快能买上？你买那果子得搭烤饼，你买那果子都是头天晚上炸出来的，搁一宿都皮条了，吃的时候得用牙往下拽！“嗬，怎么这么费劲，劳您驾借剪子使使。”

乙　你也太夸张了。

甲　咱就不用排队。

乙　你怎么……？

甲　我有路子。吃果子我得要现炸的，甭管排多少人，大模大样的往里走。“徐姐，嗯嗯”。（伸两个手指头）

乙　这是干什么？（学甲动作）

甲　来俩。

乙　徐姐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炸果子的是位女同志，姓徐，徐姐。

乙　比你岁数大？

甲　不，刚上班，也就二十多岁。

乙　你今年十几？

甲　怎么十几，我五十一啦。

乙　你五十一怎么管那二十来岁的叫姐姐？

甲　这个你不懂，这是走后门的规矩，走后门就得当小辈，嘴甜着点儿，尽吃香东西，嘿嘿嘿。

乙　你别没羞没臊来啦！为了口吃的，把辈儿都矬下来了。

甲　徐姐一看我来了，拿眼一瞟：“来了，今儿来晚了，等会儿。”说着话，腾腾，揪下两块面来，嘿，跟小馒头这么大个！擀出来跟小锅盖似的，扔在锅里翻四个过儿，挑出来这么大个，金黄色，又酥又脆。

乙　就这么拿走？

甲　怎么着？

乙　别的顾客就没意见吗？

甲　有啊，一开始有人反映，长了，就行了，他们也习惯了，我也自然了。

乙　人家不跟你怄这个气。

甲　也有怄气的。那天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姑娘排队，小姑娘管老太太叫奶奶："奶奶，您看这个大胖子，天天来，进门就叫徐姐，伸两个手指头，把大果头就拿走了，也不排队。奶奶，明天您也叫回徐姐试试，咱也甭排队啦。"老太太说："嘛玩艺？宝贝，咱别说叫徐姐，咱叫老舅妈也得排队！你不懂，他们都认识。孩子，咱可不学这个，这叫不正之风，叫他们拿走塞去吧，塞完了打脖子后边下去，吃完了叫他长噎嗝。"

乙　骂上了，怎么办？打后门走吧！

甲　啊！每天打后门走，今天非走前门不可！成心打老太太跟前过："借光，老太太，留神别蹭身油，吃完长噎嗝啊？这玩艺专门治胃病！"

乙　你这不成心气人吗？老太太能饶你吗？

甲　老太太没言语，旁边过来个楞小伙子，一手把我拽住啦："哎，你先别走！姓徐的，照他这样给我炸俩，你不给炸我给你贴大字报。"

乙　这手厉害。

甲　厉害呀？比徐姐差远了！人家那话碴子多硬啊："给你炸俩，瞧你那模样，我认识你是谁呀？你跟他比，他是

我们关系户。”嘿！对了，我们是关系户。

乙　走后门都走出关系户来了。

甲　我一想徐姐说的真对，我们真是关系户。

乙　什么关系户？

甲　她穿的那条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，连工带料才六块钱，多便宜！

乙　噢，我明白了，说了半天，你是卖布的。

甲　卖布干什么？我不卖布。

乙　那，那个针织涤纶……？

甲　咱有路子，布铺子小赵跟我是关系户，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，甩块料头当等外品，处理给我啦。

乙　你拿它就换果头了。

甲　哎，小赵那料头能白给我吗？他那大油是我给办的，四斤多连肉票都没要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甩的，当肉头处理的。我拿肉头换料头，拿料头换果头。

乙　嗬！

甲　认识我吗？交个朋友，有事言语。在天津市你打听我，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，我有个外号……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万能胶。

乙　噢，你就是万能胶，拉拉手吧，咱俩一样。

甲　你也是万能胶？

乙　不，化学鳔。

甲　化学螺干什么？

乙　咱俩都够粘糊的。

甲　你常听人说，这个人能办事，什么都行，万能胶就是我，我不但万能，还好交朋友：万能胶。

乙　你是哪儿流窜来的？

甲　什么叫流窜啊？

乙　你有正式职业吗？

甲　有哇，怎么没有？

乙　你什么工种？

甲　后勤。

乙　抓生活？

甲　那是工会的事。

乙　管采购？

甲　那是供销，我是后勤。

乙　怎么个后勤？

甲　后门走得勤。

乙　你上了班不干活，就忙活这个？你们领导也不批评你？

甲　谁说不批评，批评的可尖锐啦。

乙　我就知道你得挨批。怎么批评的？

甲　“万能胶，照这么搞，你要犯错误。你怎么回事？上回你给我买的那排骨，怎么一点也不肥！？”

乙　啊，这叫批评你？这叫支持你走后门。

甲　是啊，我们领导批评的太尖锐了，真是一针见血，我那份就挺肥，我们主任那份不肥。我说：“记住这次教训，下次我给您买肥的。”“什么肥不肥的，过来，过

来。”我们主任把我叫那屋里去了，要跟我个别谈话：“万能胶，你给我办个事吧。我小姨子，上山下乡七年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得想个办法给办回来。”我说：“行，主任。我一定尽力，您这是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”

乙　什么立功赎罪呀！

甲　你不懂，我要把主任小姨子办回来，以后我在这个厂里什么事都好办了，脚面的水——平趟。

乙　这个你有路子办吗？

甲　没有。

乙　找徐姐去！

甲　不行，徐姐光能办果头儿。

乙　拿果头换呀！

甲　不行，十个果头也换不回来。

乙　那你怎么办呢？

甲　打听，问呐，摸摸路子，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。嘿，果然打听出来了。我们厂小李他表大爷，就是主任小姨子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的公社党委书记。我跟小李一说，小李满口答应没问题，他保证能给办回来，就是现在没时间，他正忙着结婚，让我先帮助他办喜事，做为交换条件。喜事办完了，主任小姨子准能回来。

乙　喜事你能办吗？

甲　太能办了！小李这场喜事都是我给办的。咱有路子，大立柜我给买的，沙发我给办的，连结婚那天的酒席都是我给办的，一共十六桌。

乙　干嘛预备这么多？

甲　小李亲戚、朋友多呀，都办完了，新娘子提出个条件来。

乙　什么条件？

甲　非要辆汽车，没有汽车不过门。

乙　这个想法也不对，干什么这么铺张浪费。

甲　小李没办法，找我来了。我说：“不要紧，小李！别犯愁，不就要辆汽车吗？我有路子，回头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。”

乙　啊！让新娘子坐倒土的大汽车？

甲　咱给扫干净了，铺领席！

乙　别对付啦！不行。

甲　不行，叫建设局来辆推土车行吗？

乙　噢，把新娘子铲了去。

甲　小李说：“别开玩笑好不好！”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街坊刘治在汽车队开车。

乙　刘治跟你是什么关系？

甲　关系户。

乙　又是关系户，这是怎么个关系户？

甲　刘治的假条我给的，一本儿。

乙　怎么这些个？

甲　我有路子，给你一本，有什么病自己填去吧，都盖好章了。

乙　你支持他泡病号。

甲　你说那个，我用车还方便了。

乙　互相利用。

甲　“刘治吗？我是万能胶啊！有个事，星期日下午两点，我得用辆车，最好来个“面包”，接趟新娘。什么？准时到？好了，见面再谢。”放下电话。“李儿，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礼拜日两点车准到，你都甭管了，我替你接去。小李刚走，“叮……”电话铃又响了。“找谁？万能胶，我就是。”

乙　还够忙的！

甲　你说什么？啊！（哭）

乙　你怎么啦？

甲　我嫂子娘家的四姨奶奶的外甥女的大表嫂的二姨老爷死了。

乙　这叫什么辈儿！

甲　那老头多好！二姨老爷是我的关系户。

乙　这又是什么关系户？

甲　二姨老爷在医院看门，我给刘治那假条都是二姨老爷给偷的。

乙　嗬！怎么什么事都干！

甲　老头多不易呀，半夜起来给我打戳，外边有人走路，吓得老头直哆嗦。

乙　活该！谁让他偷假条的。

甲　我二姨老爷死了，又是孤老户，家里没人，我得跟着忙活忙活。赶紧给殡仪馆打电话叫火葬车。

乙　殡仪馆你也行？

甲　我有路子，殡仪馆、火葬场，我熟极了，您有事言语。

乙　没事！谁老跟火葬场打交道。

甲　一个电话车就定了，星期日一点来车，烧我二姨老爷。我计算好了，打发走火葬车，两点跟刘治接新娘子去。这档子事办完了，主任小姨子就回来了。

乙　你还够忙的。

甲　礼拜天十二点啦，刘治给我来个电话，说车来不了啦，车队紧急通知，私人借车得经过车队批准。刘治也死心眼，你不许说送病人看病吗？他实话实说，调度一听结婚用车，说什么也不批准。

乙　你再想别的主意吧。

甲　我再打电话联系车吧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不是找不着人，就是车不在家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小李的新娘子接不去，主任的小姨子也回不来了。嘿嘿嘿！

乙　你怎么又乐了？

甲　我有办法了。不是一点来车烧我二姨老爷吗，我跟火葬车说说，接趟新娘子不得了吗！

乙　不行，火化车上有字。

甲　我叫辆新的，还没喷字的那个。

乙　那也不行，把新娘子跟死人搁一块。

甲　新式火化车，死人在车后头，盖盖儿，谁也看不出来。

乙　他还真能对付。

甲　这趟路线好啊！我二姨老爷在金钢桥那住，新娘在小王庄安定桥，新郎小李在北洋桥，这三桥多顺脚！

乙　噢，我明白了。你打算在金钢桥装你二姨老爷，然后小王庄接新娘，到北洋桥让新娘下来，再上火化场。

甲　先跟司机商量商量，司机认识我："万能胶，又是你的事，这个月你够忙的。好家伙，烧十五个啦！平均两天一个。今儿烧的这是谁？""这是我二姨老爷。""前天那个呢？""四姑妈。""呕，满是亲戚。""不，您呐，今儿是关系户。今天您还得帮个忙。""没说的，没说的。""咱这车在小王庄那停一下。""噢，那有亲属？""不，接趟新娘。"司机一听："你吃错药了，我拉死人，带着新娘子？""我说，您多帮忙多……"我回头一看，我二姨老爷桌子上放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，我说："您多帮忙，多帮忙。""别弄这个！"（学装烟动作）

乙　装起来了。

甲　怎么样？一下子叫我给粘住了。

乙　是万能胶。

甲　我二姨老爷厂里有个工会主任，大胖子，耳朵还挺聋，非要跟着。

乙　那是人家的工作。

甲　忙活着把我二姨老爷搁在车尾巴里头，我们就上车了。到小王庄接新娘去，进门我就嚷嚷："道喜、道喜……。"新娘家里有个嫂子，我认识，是我们门口的姑娘，外号叫"折列"。她说："万能胶啊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干嘛来了？""我是接亲的，走吧！"还真清静，一共仨人。一出门，嫂子看见这汽车就"折列"上了："我说万能胶，这是嘛车？怎么还蓝白道的！""高级轿车，快上去吧。"让我给推上去了。她上车看见那大胖子

啦，“万能胶，车上怎么还有人？这胖子是谁？”“这是新郎小李他们厂里的工会主任。”

乙　不是你二姨老爷的工会主任吗？

甲　二姨老爷不能提，那是私货。我说：“对吧，主任？”胖子聋着个耳朵听不清：“对对对。”

乙　什么都对。

甲　这“折列”还真爱说话，跟胖子两人答摘上了：“这位领导，这么胖的身子，还让您受累。”“你说的嘛？”

乙　听不见。

甲　“让您受累！”“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我们跟死者这么些年了！”

乙　啊！要露馅。

甲　“折列”一听，“我说，万能胶呀，这里怎么还有个死者？”“他说我了，我小名不叫四锁吗？”

乙　真能对付。

甲　胖子还接着嘟囔：“对于他，我们领导可是没疼钱。”我说：“嫂子您听见了吧，小李这喜事，领导上都不疼钱，大办。”“天津市都走遍了，他实在是没治了。”“怎么还没治了？”我说：“嫂子，小李这喜事，用我们天津话来说，那是没治了。”

乙　真有说的。

甲　司机打坐那就想乐，心说：“万能胶、万能胶，你缺德去吧！开这么些年车，我没遇上过这个事。我这车上多热闹，有哭、有乐、真是娶媳妇打幡儿，热闹的都出尖啦！”北洋桥你倒停啊，他净顾乐啦，直接开火化场去

啦。

乙　这回我看你怎么办？

甲　一进火化场，新娘子就明白了，又害怕又委屈，哭上了："嫂子，我倒霉倒你身上了！我说不要车吧，你非出主意要个车，你还说一辈子就这么一回，还不讲究点！这回好，讲究大发啦，人家都大闺女坐轿——头一回。我们可好，大闺女进火化场——头一回。"这新娘子有个毛病，一生气爱抽羊角疯，"我们这……"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昏那儿了。

乙　休克了。

甲　大胖子吓坏了："万能胶呀，又死一个，咱先烧那个？"我说："这可不能烧，主任小姨子还没办回来呢！"

乙　还惦着走后门啦！

（王鸣录）

教　训

甲　老没看见您啦。

乙　有些日子啦。

甲　家里都好吗？

乙　都不错。

甲　您有几个小孩啦？

乙　就一个姑娘。

甲　多巧哇，我就一个儿子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您那姑娘今年多大了？

乙　十六。

甲　好岁数，我儿子今年十八。

乙　谁问你啦！

甲　您那姑娘多高的个？

乙　一米六。

甲　我那儿子一米七。

乙　还够般配的。

甲　我也这么说。

乙　你外边遛遛吧。

甲　你怎么往外轰我呀？

乙　我听你这话都别扭！

甲　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？

乙　我说你怎么老惦记着我那姑娘？

甲　您也不能攥着不放呀。俗话说得好：闺女大了不可留，留来留去结怨仇。

乙　我这姑娘要归他们家。

甲　您同意啦。

乙　多咱！我同意什么啦？

甲　您这个人怎么封建啊？孩子们的事儿别管，只要他们同意，就让他们自己搞去。

乙　这都哪儿的事？你别神经病吧？我们那姑娘才多大，正在上学。

甲　鞝鞋不要紧，我们不挑工作。

乙　谁告诉你鞝鞋啦！上学。

甲　上学也不要紧，先搞着，毕了业再结婚。

乙　他算赖上我了。跟你说，我们姑娘还小，正在努力学习，将来还要上大学，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。现在哪能考虑这些问题。做家长的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考虑这些问题。

甲　我跟您说，亲家。

乙　哪呀！就亲家啦！

甲　您是没见过咱那儿子。

乙　别套近乎。

甲　您要是一看见，准能主动地把您那姑娘嫁给我们。

乙　不至于。

甲　整个天津市您打听打听，一提“和平老三”没有不知道的。

乙　叫什么，和平老三？你们那孩子行三？

甲　不，就这么一个。我们是千顷地一棵苗儿，昆仑山上一棵草，老爷庙旗杆——独一根儿。用我爱人的话说，“我们那是独生子儿”。

乙　那怎么叫老三呢？

甲　小名叫“三帮子”。

乙　“和平”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我不是在和平区住吗？后来长大了再叫“三帮子”多不好意思啊，就叫“和平老三”。跟那“海河老大”、“河东老五”、“白楼老七”意思都差不多。

乙　有这么个称呼可不是好兆。

甲　咱们那孩子可是从来不惹祸。他聪明啊，跟形势跟得特别紧，社会上刚一兴喇叭裤，自己就做一条。

乙　就这么跟形势啊！

甲　从这上也可以看出我们那儿子聪明来了，没人教，一看就会。自己会裁会缝。商店里卖的那个，不买，自己做。在百货商场量一丈布。

乙　一丈布做一条裤，用得了这么多吗？

甲　我们那孩子的喇叭腿比别人的都肥啊，那才真是大喇叭口啦！比我这裤腰都肥。

乙　来俩面口袋罩上不得了吗。

甲 面口袋短，这裤腿得长，拖拉到地上，由打我们孩子穿上这条裤，我们街道的保洁员都不用扫地啦，让我们孩子都给拖拉干净啦。

乙 这还美啦。

甲 再看我儿子那头发，比他妈的头发都长。有一回我都差点认错喽。

乙 男不男女不女的，象什么样子！

甲 打后头一看，真跟人民公园那儿的黑猩猩一样。

乙 人都变成动物啦。

甲 我儿子跟我说："爸爸您看我，喇叭裤、花衬衫儿、蛤光眼镜、黑领带，多派儿。"

乙 这不成外国人啦？

甲 不过外国人是蓝眼珠儿，我那儿子是黑眼珠。

乙 这点儿不够水平。

甲 也不谁给出了个主意，让他拿紫药水洗。

乙 这叫什么主意？

甲 我那孩子还真听话，到药房买了两瓶紫药水，倒在脸盆里就洗，洗完了一照镜子，不敢出门了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变花狸豹了。

乙 胡刀尺。

甲 这不现代化吗？

乙 现代化就学这个呀？要学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，不是模仿人家的穿装打扮。头发再长，就是长到能梳小辫儿的程度也现代化不了。学这个没用。

甲 没用？这句话您可说错了，就我儿子这个打扮，多威风啊！甭多喽，有三位马路边一站，你敢打那儿走吗？

乙 都成祸害了，你还以为光采呢。看起来你这个教育方法有问题。

甲 我有问题？好，咱不抬杠，我教育不好，你教育的好，行吗？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你，你替我教育教育怎么样？

乙 不，我不要！

甲 你要我还舍不得给呢。要给，只能给你一半。

乙 一半？

甲 一个姑爷半个儿。

乙 你再凿补这个碴儿我揍你。

甲 说实在的，孩子用不着我管，这些家务事我爱人都包了，我爱人对孩子那是耐心教导、循循善诱，要说她是模范母亲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乙 教育方法好？

甲 当然喽，我爱人疼孩子。小时候是牛奶、桔子汁喂大的。我爱人说，孩子吃这个长大了聪明。我们孩子在他母亲的精心培养教育下，刚满一周岁就会骂街了。

乙 啊！刚会说话就骂街。

甲 干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又没骂别人。

乙 骂谁？

甲 骂我，嘿嘿嘿嘿。

乙 骂你你还乐啦？

甲 小孩骂的哏儿啊。刚刚一周岁，我们两口子谁都想抱。我刚抱一会儿，我爱人接过来了，教给这孩子：“哎，

骂你爸爸。”我们那孩子真聪明，反应多快呀：“是是，爸爸是老帮子。”嘿，多有意思，我成老帮子了，爸爸给买巧克力。

乙 你们孩子叫三帮子，你可不得叫老帮子吗？

甲 由于我爱人良好的启发教育，所以到现在我儿子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不管和什么人谈话，总忘不了他妈，总得把他妈妈摆在头里：“我他妈的！你他妈的！他他妈的！咱他妈的！都他妈的！”

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 孝子啊。

乙 这是孝子啊？这是给他妈妈惹祸。

甲 到现在我们那孩子骂街总算骂出了高水平。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是有骂街比赛这个项目，我们孩子稳拿世界冠军。

乙 没这项目。

甲 太遗憾了。

乙 还遗憾呢。

甲 现在他正在继续深造，努力提高，准备用那优美的骂声获得诺贝尔奖金。

乙 诺贝尔奖金没这项目。

甲 您给推荐推荐。

乙 你别没羞没臊来了。骂街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，是野蛮的表现，张嘴骂街，闭嘴妈的，是一种民族耻辱，你应该好好帮助他改掉这种坏习气。

甲 不是不帮助啊，不瞒你说，咱他妈的一说，他他妈的不

服，我他妈的就生气……

乙　得啦，得啦，根儿就在你这儿啦，这叫上行下效，要改，得先从你这儿改。

甲　您也别这么认真，现在的小孩有几个不骂街的？您别忙，等他长大喽……

乙　就不骂了。

甲　骂得更厉害了。

乙　这都是从小教育的结果。

甲　您总提教育，我们要是都教育了，还要学校干什么？

乙　家长也应该跟学校配合呀。

甲　我们一天累累巴巴的还管这些个？再说我们不靠他长大了挣钱养活我们，有这玩艺解腻歪就完了。

乙　瞧这路家长能教育好孩子吗？

甲　可不是吗，俗语说得好，娶媳妇是好事，养活孩子是玩艺儿。

乙　拿他们孩子当玩艺儿啦。

甲　要说我们孩子上学还算不错，从小学开始，老师就特别喜欢我们那孩子，经常是别的同学都放学了，把我们那孩子一个人留下了。

乙　布置工作。

甲　老师跟我们孩子谈谈。

乙　甭问，准是你们孩子犯错误了。

甲　没犯错误，就是给老师起了个外号。

乙　这可不好，这是不尊敬老师。

甲　老师也是，这么大人跟孩子一般见识。起个外号那是看

得起你嘛，至于吗？气得嗷嗷哭。我就知道是没好了。怎么样，从打那次以后，老师就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。

乙 不及格是老师判的？

甲 不是他判的，还是我判的？

乙 那是你们孩子功课不好。

甲 谁说的？一样上学怎么有得八、九十分的？

乙 人家学习好。

甲 怎么还有得一百的呢？

乙 那是孩子自己争取的。

甲 我们那宝贝儿怎么净得大鸡蛋呢？

乙 门门得零分？

甲 那次老师也不知怎么啦，画个大圈，比鸭蛋还大了，我想甭管鸡蛋、鸭蛋，有营养就行。

乙 这叫什么家长！

甲 其实咱倒不在乎那个，那时候甭管及格不及格，反正到时候也升学。

乙 看你们孩子，小时候骂街，上学给老师起外号，考试交白卷。甭问，你们孩子够捣蛋的。

甲 您说什么？

乙 捣蛋。

甲 导弹？您说那是核武器，我们孩子研究不了那个。

乙 我说你们孩子是捣蛋分子。

甲 不，我们孩子光会捣玻璃。

乙 把学校玻璃都给砸了。

甲 不光我们孩子砸，那时候哪个学生不砸？学校里一块整

玻璃也没有哇。

乙 学校怎么不管呢？

甲 先前还管，后来不管了。老师光忙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哪。

乙 你说这是什么时候？

甲 就那时候，那四个执政那时候。

乙 我看你们那孩子也是受了“四人帮”的影响了。

甲 那个时期，我们那孩子造反劲头可足啦，那天几个同学一造反，把一车西瓜圆了。我们那宝贝一胳膊夹一个，抱俩西瓜回来了。

乙 那叫抢，这你可得管，不然会惹大祸。

甲 咱能不管吗？我说：“宝贝儿，咱不要这个，快给人家送回去。”

乙 这就对啦。

甲 我爱人说话了：“得啦，得啦，你觉悟还够高的！你可真是大义灭亲，你看那点小细胳膊抱俩西瓜容易吗？往后你别管呐。”我一听，好，不让咱管咱不管。

乙 不管，那西瓜怎么办呢，送回去吧！

甲 不行，送回去就犯案了。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我爱人真有办法，切巴切巴就给吃了。

乙 给吃啦！

甲 嗯。

乙 你吃了吗？

甲 够甜的。

乙 他也吃了！

甲　一个西瓜算什么大事，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！

乙　别看这是小事，你要这么放纵他，将来可就把孩子害了。你得管管。

甲　你说管，该管的还能不管吗？

乙　什么事你管了？

甲　刚上中学那年，我们孩子跟门口那二狗子打起来了。

乙　跟谁？

甲　二狗子。

乙　瞧这名字！三帮子跟二狗子打起来了。

甲　孩子让人家打了，还得说说咱自己的孩子。

乙　应该这样做。

甲　“我说三帮子，你怎么这么窝囊呢？你这么大个子让人家打了，我都替你寒碜。你在家里那能耐呢？往后在这门口怎么住？我都替你栽面儿。男子汉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有能耐跟他拚去！”

乙　这叫火上浇油。

甲　就这几句，说得我那儿子脑袋也红了，嘴唇也青了，脖子上的筋都崩起来了：“呸！这回我跟二狗子拚了！”

乙　你看要惹祸。

甲　惹不了祸。我爱人一看孩子急了，她又把话拉回来了：“回来，回来，你这个缺德鬼要倒霉啊，你看人家二狗子身大力不亏的，你这么瘦小枯干的打得过人家吗？你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，回来吧！”

乙　别去了。

甲　“咱们三口一块去！”

乙　一块去？

甲　还是我老婆有韬略，我们那三帮子在头里走，我在后边跟着，我老婆叉腰这么一站，二狗子马上就改嘴了，“哥们，我服了，行吗？”

乙　孩子打架，妈妈撑腰。

甲　我老婆那人可称是智勇双全，在我们那片您打听打听，提起我老婆没不知道的。

乙　叫什么名字？

甲　别提名字，提名字没人知道。一提外号没有不知道的。

乙　叫什么外号？

甲　“坐地泡”。

乙　怎么叫坐地泡？

甲　我们孩子一在那边打架，我老婆就去了，往人家地上一坐就泡上了。一泡四个钟点。

乙　噢，这么个“坐地泡”。母老虎啊！

甲　您夸奖了！

乙　还夸奖哩。

甲　有工夫您上我们那串门去。

乙　不敢，我怕老虎把我吃了！

甲　好意思吗？亲戚里道的。

乙　别提这碴儿了。

甲　别看他爱打架，咱那孩子有人缘，您想，要是人缘不好，能跟民警交上朋友吗？派出所民警老把我们孩子叫去谈谈。公安局一去就半个月。

乙　拘留了！

甲　我害怕呀。我老婆直安慰我："别害怕，没关系，这不跟住趟姥姥家一样吗？去个十天半个月就回来啦。"

乙　那叫住姥姥家?!

甲　那天宝贝儿回来了，正赶上我老婆不在家，我可急了："我说宝贝儿，你又让公安局拘留了，我叫你出去惹祸，我叫你出去惹祸！"（打孩子状）

乙　你怎么打呀，应该说服教育。

甲　你不懂，棒槌底下出孝子。"我叫你出去惹祸！"（动作）

乙　这干什么？

甲　我给他来个背口袋。

乙　摔跤呀！

甲　宝贝儿直挣扭，我说："怎么着，宝贝儿，还要玩拳儿！"

乙　打不是办法。

甲　怎么不是办法。叫我给打跑了，一个月没回来。

乙　你也不找找？

甲　甭找，公安局来信了。

乙　又进去了。

甲　判了十年。

乙　又创造奇迹了！

甲　持刀行凶，拦路抢劫。

乙　就这两条就够了。

甲　我跟您说，要是摊不上好邻居，干什么都别扭。我们孩子进去了，我们心里够烦的了，我们那胡同，家家吃捞面。

乙　可除了祸害了。

甲　对门那赵大爷快八十啦，也跟着起哄。出来进去咧着大嘴乐。那天碰见我，见面给我道喜："××呀，给你道喜，宝贝儿可进去啦，判十年太好了，我得给公安局写封感谢信。真是呀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不到。你们那小宝贝儿在这门口作得够呛了！你说我都快八十的人啦，惹谁了？那天小哥儿俩打对面来，你们那小宝贝一伸手端我俩'斗'。"我说："赵大爷您误会了，他那是给您捋捋胡子。""废话！捋胡子是往下，端斗是往上，这我还不懂？光端斗吗？还拧下好几根去了。你没老的时候？就这么对待老头？都是你那老婆宠的！"

乙　把老人家都气急了。

甲　赵大爷这么说我不难过，我们那孩子也这么说。那天我们两口子去探望，一看我们宝贝儿那模样……。

乙　还穿喇叭裤吗？

甲　换了。

乙　花衬衣呢？

甲　脱了。

乙　墨光眼镜？

甲　摘了。

乙　长头发呢？

甲　剃了。

乙　这回可干净利落啦。

甲　孩子见了我们老两口子就哭了："爸爸，妈妈，这回我

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。我在外胡作非为，害了人家，坑了自己。大伙恨我，我恨你们俩。你们老两口子一点正文儿也没有，尤其是我妈妈，特别护犊子。上学时我成心捣乱，老师留我做检查，我妈就到老师那儿坐地泡去。”

乙 多大能耐！

甲 “我小时候刚会说话，就教给我们骂街。我们刚三岁，您喝酒就拿筷子沾酒往我嘴里捌，呛得我们流眼泪。你们抽烟往我们脸上喷，到现在我们什么都会了。也抽上瘾了，喝上瘾了，你们也不管了。没钱就满地方拆兑去。”

乙 啊，哪有拆兑着玩的？

甲 “钱不够花的就偷，偷不过瘾就抢。犯了罪了，政府教育我，我也想改，刚回到家，还没说话哪，您先给我背口袋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实在没撤了，还得跟小哥几个啫啫去，啫啫成这样，你们想管也管不了啦。”我听完了，特别痛心。我说：“孩子，咱都接受这次教训吧，你还需要什么？下次我给你捎来。”“我什么都不需要，爸爸，您走的时候，把您戴的那顶帽子留下来吧！”

乙 留帽子有什么用？

甲 “那是我抢来的。我得交喽。”

乙 好！儿子抢了爸爸戴。戴着合适吗？

甲 紧点。

乙 还紧点，怎么不把你勒死呢！

甲 我哪知道啊，我看家里有一摞军帽，我还以为是废品店

买来的。“还有，咱铺底下那些自行车零件，您都交派出所吧，那都是我偷的。厨房门后有一筐铃铛盖儿，您也交了。那都是我拧来的。”

乙　嚯！铃铛盖儿都一筐一筐的！

甲　“立柜后头有两把匕首，您也交了吧，我要痛改前非，争取提前释放，重新做人。”我听完后，心里这个难过呀，本来为了疼孩子，没想到疼来疼去给疼到监狱去了。把孩子给害了。哎！您说我对得起谁？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我对不起孩子！哎，我也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社会，对不起我们的街坊邻居，更对不起受害的群众，我连您都对不起……

乙　有我什么事？

甲　让您那姑娘还得等十年。

乙　去你的吧。

（王鸣录）

大家研究

甲　你们这些做演员工作的，可真不容易：不但要具有艺术才能，还得勇敢、胆大。

乙　胆大？要打砸抢是怎么着？

甲　我就不行，当不了演员：胆小，站在台上就害怕。

乙　怕忘词。

甲　怕观众。

乙　你是当不了演员。

甲　观众少了还可以，台底下坐俩仨人儿还凑合，多了就不行了，脑子就乱了。站在台上不敢往下看，闭着眼睛说还可以。

乙　有闭着眼睛说相声的吗？

甲　睁开眼睛一看就坏了，台底下黑乎乎的一片，光脑袋没大腿。

乙　大腿呢？

甲　都在椅子底下了。仔细一看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大伙再冲我哈哈一乐，我心里一紧张，非死您这儿不可。

乙　别价，我还得打人命官司。

甲　您要打算让我在这说，您得先给我开一张因公死亡证明。

乙　别说了，不管怎么着是条性命儿。别糟践在这儿。

甲　要不然您请观众先退席，就咱俩说。

乙　那说给谁听呀？

甲　要不说我做不了您这个工作吗。我这个人喜静，就怕人多。天天早晨起来上班去我就犯愁。也不哪那么些人，自行车都蹬不起来，骑两步就得下来推一会儿。我天天拿自行车当拐棍儿使。

乙　上下班时间正是交通拥挤的时候。

甲　你说人们也是，非得凑热闹，一块上下班儿。

乙　就是那个时间嘛。

甲　你不许晚出来一会儿？

乙　你怎么不晚出来一会儿？

甲　我怕迟到。

乙　你怕迟到，人家就不怕迟到了？

甲　我一想啊，不骑自行车了，坐回公共汽车试试。

乙　也可以。

甲　哎哟，敢情这坐汽车的人更多。黑鸦鸦的一片，都是等车的，您说也不哪这么些人，这汽车一来，就跟一窝蜂似的愣往里挤。说悬了能把汽车挤翻个儿。

乙　你也得挤呀？

甲　不挤不行，挤吧。人太多了，我得拽着点什么，要不上不去啊。我欠着身子往上够，好容易摸着那门拉手了，使劲儿一拽，刚要迈腿儿，就听里边那位喊上了："嘿，

上汽车你揪我耳朵干什么？”

乙 拿人家耳朵当门拉手了。

甲 我说这么软乎呢。

乙 这位什么眼神儿！

甲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呢，车开走了。

乙 等下辆吧。

甲 没办法，等吧。这回我接受经验教训了，别乱伸手。

乙 别再揪人家耳朵了。

甲 可是不揪着点什么我上不去啊。有了，我揪着点儿头里那位的衣服，一借劲儿就能上去了。这可得看准，揪男同志，别揪女同志。

乙 留点神好。

甲 正好，堵着门儿站着一位，我揪住他的衣服，俩腿一使劲——

乙 你上去了。

甲 把他拽下来了。

乙 车呢？

甲 开走了。

乙 有你这么笨的吗？

甲 那位下来直不愿意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拽我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怕上不去车迟到。”“啊，你怕迟到，把我也拽下来跟你一块迟到。”我说：“您……认便宜吧，这还没揪您耳朵了。”“啊，揪衣服不行，还带揪耳朵的？”“它……这不刚揪一个啦。最好的办法是咱俩合作，再来车您先把我推上去，然后您再上。要是您先上，

我还得把您拽下来。”

乙　人家干吗？

甲　那位也没办法：“哼，碰见你真没辙。幸亏我练过拳重！”车来的还真快。这小伙子也有劲儿，拿腿一拱，用手一推，我就上来了。上来可是上来了，这都岔气儿了。

乙　挤的。

甲　我说：“受累吧，小伙子，这边再推一下得了，让它岔过来。”小伙子还真听话，照着这边，崩，来了一拳头。“哎，好了。”

乙　瞧这寸劲儿！

甲　车里头也挤的受不了哇，我说：“嘿，慢着点，别愣挤，我受不了。”旁边那女的说话多可气呀：“嫌挤呀，坐救护车去，那里头清静。”

乙　有上下班坐救护车的吗？

甲　“嗐，这车上人也太多了。”“嫌多，你下去不就少一个吗？”合算就多我一个。

乙　上班的时候哪能不挤啊，你就忍着点吧。

甲　车开到半截停住了。

乙　怎么了？

甲　交通堵塞。

乙　嗬，全赶一块啦！

甲　这趟车坐的，还不如骑车方便了。

乙　你不是想试试吗？

甲　下了车赶紧跑，跑到门市部，迟到半个小时。

乙　明儿早出来一会儿。

甲　出来的不晚，上车尽捣乱了。

乙　也没象你这么笨的。

甲　也没象这么多人的。您说也怪，哪都这么些人，唯独我们这买卖清静，甭说买主少，连进来闲逛的人都少。

乙　您什么买卖？

甲　卖花圈的。

乙　是清静。

甲　你进来逛逛，问问价，其实买不买的没关系。

乙　谁没事凑那个热闹。

甲　也难说，现在死人的越来越少。难怪买卖不兴旺。

乙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提高了，人们的寿命就延长了。

甲　要不看出人多来了吗。

乙　这句话倒对。

甲　刚上班，"铃——"电话铃响了。我一想可能是来订货的啦。

乙　你可问准了。

甲　不要紧，到什么时候咱主动接待顾客也没有错误。

乙　你怎么接待？

甲　我早就想好了一套推销产品的广告，您听听这词怎么样？

乙　可以。

甲　"对，花圈门市部。本门市部专门供应花圈、挽联。造型优美、款式新颖，坚固耐用、价格便宜，用途广泛、便于储存，服务周到、热情诚恳。欢迎各机关企业、工

矿、学校踊跃选购。批量生产，折价八扣。来料加工，优先照顾。电话订货，方便顾客。预约订货，提前送到。”

乙 提前送到？人还没死，花圈到了。

甲 这可是最时兴的广告词儿。

乙 不怎么样。对方非提意见不可。

甲 不但没提意见，人家倒乐了：“我说老×呀，你犯什么神经病了？”

乙 谁来的电话？

甲 总店劳资科老赵，要是别人我也不敢这么说。

乙 他找你有什么事？

甲 给我们店儿分配两名新职工，明天上午就来报到。

乙 增加新生力量，好哇。

甲 好什么呀？我们这本来人就够多的啦，再来两位往哪安排？

乙 现在就业是困难。国家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解决，单位再困难也得安排呀。

甲 一个三间门面的小门市部，现在就十六个人了。要是都上齐了，就挤得没地方呆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这卖花圈的比买花圈的还多了。再来俩怎么办？

乙 看大门不行吗？

甲 我们那小门市部用不着看大门的，最多晚上留下个守夜儿的就得了。再说花圈这东西又不怕丢。

乙 谁偷俩花圈干什么用？

甲 那怎么安排呢？

乙　叫他们搞技术革新。

甲　卖花圈的有什么技术革新？

乙　自动售货不行吗？

甲　喂，你怎么出这个主意？现在人都没活干，再自动售货？我们这八班倒差不多了。

乙　那你打算怎么安排？

甲　实在不行，出售货车。

乙　啊，卖花圈的出车售货？

甲　怎么那卖蒸饼儿的能出车售货呢？这不都是圆的吗？

乙　不一样，人家那是吃的。

甲　要不叫他们去搞搞社会调查，摸摸商品销路，看看有预先订货的没有。

乙　弄不好非挨揍不可。

甲　不行，再想别的办法，要不……扩大经营范围，代卖儿童玩具。

乙　别把孩子吓着吧。

甲　一天也没想出好办法来。

乙　人口多了各方面都有困难。

甲　下班了，先回家吧，到汽车站我一看哪，比上班的时候人还多了。

乙　有办事的，看电影的，买东西的。

甲　你看那个卖糖炒栗子的排大队，我们小时候不排队呀！看电影的买电影票也排队。买不着的那个，举着钱还在门口喊哪：“哪位有富余的？”

乙　现在城市人口多了。

甲　也不得什么时候我们那门市部排队。买不着在门口那等着："哪位有富余的？"

乙　没那时候。

甲　想别的都没用，现实问题是还得挤汽车。

乙　别再揪人家耳朵了。

甲　推我的那个小伙子也不见了，忘了跟他约定一下了，再搭个伴儿。

乙　还让人家推呀！

甲　干脆走着回家吧！这一道儿，人挨人，人踏人，人挤人，也不哪这么些人。到家快八点了，把我累的，恨不能进屋先躺会儿。家里开着灯，挂着帘儿。

乙　睡这么早？

甲　不能呀。我刚要拉门儿，我老伴在屋里说话了："你先到别的屋里呆会儿吧，小四洗澡了。"

乙　小四是谁？

甲　我们那四姑娘。孩子这么大了，我得回避回避。

乙　那你上哪呆着去？

甲　我们家房子多，自己独门独院儿，四间房子。比你们家条件好，不象你们家那么挤，来俩客人没地方呆。

乙　要说条件是不错，四间房、一个小独院，又宽敞又清静。

甲　我父亲自己住着一间，老爷子好清静。

乙　应该。

甲　老大跟老二一年儿结的婚。老大是单位给的宿舍，搬走了。老二占了一间。小三儿正准备结婚，给他腾了一

间。

乙　房子还多呢，就剩一间啦。

甲　是啊，还是那个独门独院，现在就觉着有点挤。我们那老伴也够笨的，光会生孩子，不会生房子，要生一个孩子带俩单元多好。

乙　别胡思乱想的了，先到别的屋里躺会儿吧。

甲　上哪个屋儿呀？

乙　你们家房子多。

甲　我父亲休息得早，不好意思惊动他老人家。老二两口子上中班还没回来，再说人家那是新房，我这个做长辈的能上那躺着去？小三儿就要结婚，弄了一屋子新家具，自己老锁着门，上回我在他屋里站了一会儿，人家宝贝儿擦了四遍地板，我能讨那个厌去？！

乙　院里坐会儿。

甲　不愿意坐。您不知道，我们那二宝贝儿，结了婚非要单过。其实这倒没什么。弄院里盖了个小厨房。小三儿一看气了，也不知道是成心还是真生气，他盖了俩。这好，再发生战争我都不怕了，这么点儿小院安了仨碉堡。

乙　你上哪歇会儿去？

甲　上厕所。

乙　厕所躺会去。

甲　去你的吧，我喝醉了怎么着，厕所里躺着去？上趟厕所，回来小四也洗完澡了，正好。

乙　噢，这个意思。

甲　到厕所一看，厕所也排队。你说，这个钟点儿，刚吃完饭，怎么新陈代谢这么快？

乙　你还什么都管了。

甲　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家吧。屋里还挂着帘儿，刚要拉门儿我那老伴又说话了：“你再出去溜溜吧，小五洗澡了。”

乙　小五是谁呀？

甲　我们那五姑娘。

乙　四的洗完了五的洗。

甲　等洗完了再热饭、吃饭得几点了？我呀，先吃饭去。

乙　哪吃去？

甲　上饭馆儿。

乙　对，这样可以省点儿时间。

甲　我们门口有好几家饭馆了。到饭馆我这么一看哪，哪家都这么些人。人家那吃饭，旁边还有好些看嘴的。

乙　那是等座的。

甲　等座儿你也得会等。那位正喝着酒了，你别等，准慢；带着小孩儿你别等，更慢，大人得一口一口地喂他，孩子吃完了还得背背风儿再走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我一看哪，那边有一对青年，可能是搞对象的。我一想这儿准快。一般地说女同志不喝酒。在搞对象期间，男同志就是好喝，也不敢多喝。再说俩人出来不是看电影，就是买东西，还得赶时间哪。

乙　分析得有道理。

甲　看意思俩人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往这二位身后头一站。等饭座儿这滋味可真不好受，肚子里饿嘴里馋，看什么都想吃，真恨不能下手抓两把。

乙　也不至于馋得那样儿。

甲　我心说，这女的都吃完了，快走不得了吗？你又不喝酒，又没带孩子。女的坐那，玩她那皮包。一伸手把包拉开了，打里头拿出一个小娃娃来。我心里这气啊！这人还不够多的，又弄个塑料的来。

乙　人家等男同志吃完了一块走。

甲　这男的你倒快吃呀，他挺稳当。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他夹起块肉来还让那女的啦："给你这个。"女的又给夹回来了："你吃吧。"人家不吃不就完了吗？这男的还非给不可："别让了，你吃吧。"女的说："你吃得了，我不吃肥的。"我实在沉不住气了，我说："我吃肥的。"

乙　啊！你怎么答碴了？

甲　饿急了。这男的还误会了："服务员同志，怎么回事？这要饭的上这要来了。"

乙　拿你当要饭的了。

甲　服务员过来了："你可真有办法，上饭馆儿要来了。这么大人找点儿活干好不好？"我说："不是，您哪，我饿了……""我知道你饿，不饿你还不要来了，去吧，去吧。"把我给轰出来了。

乙　谁让你要吃那块肥的了呢？

甲　你说吃饭也那么些人！饭没吃成还生了一肚子气，回家

吧！到家我一看哪，气更大了，还挂着帘儿。我刚要撞门儿，我老伴打屋里出来了："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把这盆洗澡水给倒了去。""嗬，饭没吃成，我先来盆汤！"

乙　别发牢骚了，你就倒了去吧。

甲　我爱人又说了："回来的时候捎盆热的，小六还得洗了。"我说："我们家要开澡塘子怎么着？"

乙　是让人着急。

甲　您说就这一天。

乙　小六是谁呀？

甲　我们那六姑娘。

乙　您有几个姑娘？

甲　五个。

乙　五个姑娘怎么出来小六了。

甲　大排行，上边还有仨小子了。

乙　一共八个。

甲　这还糟践四个了。

乙　整一打。

甲　您说也不哪这么些人。

乙　别纳闷了，你算算你就多少孩子了？

甲　是啊，您说我也不哪这么些孩子。

乙　这你问谁呀？

甲　我爱人回答得好："咱们那时候不懂计划生育啊。"我说："对，你还争着当模范妈妈呢，跟人家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！"

乙　造成多大灾难。人口问题解决不了，四化怎么实现啊？

甲　我跟我爱人说："你看不光咱们自己困难，给国家造成多大麻烦，看来咱们也得计划生育。"

乙　别生了，你们也用不着计划了，你们应当宣传计划生育。

甲　我爱人早就做这工作了，动员我们老大老二只生一胎。

乙　就是这样控制也得多少年以后才见效果。

甲　就是我父亲盼着老大、老二早生孩子，天天见人咧着大嘴乐："哈哈哈哈，我一个人出来的，现在这么一大家子，好命的。老大老二家里的一生孩子，我就是四世同堂。小三儿结婚再生几个，我就是子孙满堂。"我说："老爷子，现在我们家就变澡塘子了，如果您要子孙满堂，我们家非改游泳池不可。"

乙　人更多了。

（王鸣录）

多情与薄情

甲　（唱评戏《茶瓶计》）

“听说是来了单相公，

不由得乐坏了我小春红。

慌里慌张北楼来奔……”

乙　好。这是花淑兰唱的评戏《茶瓶计》。

甲　（扔手绢）看，这叫“亮相”。

乙　有相机的快照。

甲　（接唱）“给小姐送信儿啊走一程。”嘚里格龙、嘚里格龙、里格里格龙冬龙……

乙　这是干嘛？

甲　走“搓步”。

乙　噢，这是“搓步”？我还当你踩电门上了呢！

甲　你才踩电门上了呢。这是为了表现丫环春红的天真活泼。你看，我象不象那春红？

乙　不象，我看你象山里红。

甲　怎么呢？

乙　都胖圆了，象球似的，人家春红就你这腰条哇！

甲　嗯，就这差点！

乙　你说，春红为什么要走“挫步”？

甲　她高兴啊，急着去告诉小姐龚秀英。

乙　告诉她什么？

甲　“小姐，接喜吧，喜到啦！”

乙　姑爷来啦，那就去看看吧！

甲　不行，那年月没过门的小两口不许见面呀！所以春红给出主意：“小姐啊！”

乙　（白）“干啥？”

甲　你这是小姐吗？这是傻小子！

乙　噢，得学小姐的腔调。行！

甲　（唱）“花厅摆酒把姑老爷款待，咱俩偷偷看看再回来！”

乙　（白）“我们可不去，多不好意思啊！”

甲　（唱）“人不知鬼不觉有什么妨碍，”（夹白）“小姐，快走吧！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啦！”（接唱）“何必磨不开！”（拉乙走“挫步”）“嘚里格龙、嘚里格龙……”

乙　行啦，行啦！您自己过电吧！

甲　我问您《茶瓶计》是一出什么戏？

乙　评戏。

甲　嗐！谁问你这个！我问你它是一出反映什么内容的戏？

乙　噢，它是一出反映爱情生活的戏。

甲　对。它提倡的是美满的婚姻，真诚的信义，反对嫌贫爱富，说了不算。原先单家、龚家门当户对，两家相好作的亲，后来单家穷了，老丈人就有意悔婚。（唱）“保童千里把亲投，倒叫老夫犯忧愁，单家男龚家女婚姻当

配就——”

乙　对啊！

甲　（唱）“千金女怎能嫁给穷骨头，若不然要回合同将他赶走——”

乙　这就要悔婚。那龚秀英是什么态度呢？

甲　有这么两句唱：（京剧花面）“单家穷不能（咚呛）穷到底！”

乙　这是龚小姐？

甲　窦尔墩。

乙　嗐！

甲　小姐倒有个主心骨儿：“就是晒萝卜干我也嫁给他。”

乙　夏子啊！好！有骨气！

甲　在我国传统戏曲里有不少是歌颂爱情坚贞，情操高尚的青年女子的。象什么《西厢记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牧羊圈》、《梁祝姻缘》和《情探》、《王宝钏算粮》带《登殿》……

乙　这是一批文化遗产。

甲　演出这些戏，对今天的青年如何处理好婚姻、恋爱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乙　有什么现实意义呀？

甲　祝英台爱梁山伯，并没问他家里有多少房子，银行有多少存款。

乙　对，也没问他父母是不是高干。

甲　莺莺爱张生，白蛇爱许仙都没向男方要进口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。

乙　那年头有自行车吗？还没听说梁山伯骑着自行车十八里相送的呢！

甲　王宝钏爱薛平贵有附加条件吗？

乙　什么附加条件？

甲　（学）“等你入了党咱就订婚。”

乙　“我一定努力争取，可是三年五年入不了呢？”

甲　那就等……

乙　十年八年？

甲　等，等你长一级工资。

乙　我要长不上呢？

甲　那就等你当上科长再结婚。

乙　嚯，条件越来越高。

甲　“哼！要没人看孩子、做饭，我可不跟你登记。”

乙　嘿！想得多周到。

甲　“干脆，等你凑齐三千块钱再结婚！”

乙　“我哪弄三千块钱去！”

甲　没有真正的爱情基础，就是追求什么门当户对，互利互惠。你爸爸高工资，我妈妈有退休费；你家吃山珍，我家吃海味；你有羊毛毯，我有鸭绒被；你有电视机，我有箱子柜；你会唱《流浪者》，我会唱《宝贝》。

乙　这也比呀！

甲　其实，真正的爱情完全不受社会地位、经济条件的限制，朱春登作了侯爷还不忘当年的爱人赵锦棠。

乙　这是《牧羊圈》。

甲　《玉堂春》里王金龙作了高官还是爱着当年的情人苏三。

乙　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

甲　《会审》里王金龙上场一念引子，就说明了他对苏三的思念和同情。

乙　是啊。您给学学。

甲　好。（学京剧小生）“嗯吞！”

乙　（打小锣）台，台，搭，搭，台！

甲　（念“引子”）“为访姣容，亲到洪洞。恩情一旦抛，何日得相逢？”

乙　有味儿，没听明白。

甲　“为访姣容，亲到洪洞”，这就是说王金龙听说自己的爱人流落在洪洞县，所以借着巡察民情来找她。

乙　“为访姣容”就是找苏三。

甲　对啦！“恩情一旦抛，何日得相逢？”

乙　就是说，被迫割断了恩爱，时刻盼望重圆。

甲　对。你再想想王金龙当时是什么地位？

乙　“八府巡按”，大官儿啊！

甲　苏三呢？

乙　一个吃了官司的妓女。

甲　王金龙做了官，掌了权，有了钱，可对苏三的爱情一点也没变。你行吗？

乙　我怎么了？

甲　刚调回城工作，就把在农村的对象给甩啦！

乙　是我吗？我是刚从农村抽回来的知识青年哪！

甲　不是，你刚考上大学就把人家给……

乙　得得得，别提我啦！

甲　人家王金龙一片痴情地爱着苏三。那真是(唱评戏)“天天想的、心里盼的、口里念的,泗水县的那位单公子……”

乙　嗯?怎么又串到《茶瓶计》上去了!

甲　我是借用那几句词儿。

乙　我当王金龙变成单公子了呢!

甲　那能变吗!

乙　要说苏三对王金龙那可真是一往情深,背着鸨娘一而再地周济王金龙。

甲　王金龙也不含糊,为苏三他不顾个人功名富贵,豁出丢官罢职也要为苏三平反昭雪。

乙　对,是昭雪了她的冤案。

甲　到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,终身相爱。

乙　多好!

甲　这事要搁你身上就坏了。

乙　怎么坏了?

甲　地位变了,心也变了。你认为自己是小闷葫芦——抖起来了,当时就热面汤——端上了,小戏法——变上了,甭管过去怎么海誓山盟,到头来还是伤风的鼻涕——甩了,陈喜的袜子——扔了,口字边加个欠字——吹了,水铺的锅盖——两开了。

乙　我是那种人?

甲　这不是打比方吗!

乙　你少拿我打比方。

甲　王金龙作为一个艺术形象,对这种人是有教育的。

乙　哎,你是得说王金龙好。

甲　怎么呢？

乙　王金龙是你表哥。

甲　这么说我比你强，我表哥是多情的典型，你表哥可是个薄情的典型。

乙　谁？

甲　陈士美。

乙　你表哥才陈士美呢！

甲　各种薄情郎在戏曲里都有所揭露和批判。

乙　还有各种薄情郎？

甲　有的是见利忘义，背弃前盟；有的是道德败坏，喜新厌旧；有的是耳软心活，意志薄弱，损人利己……

乙　都有谁呀？

甲　那可多了，象《琵琶记》里的蔡伯喈，《情探》里的王魁，《临江驿》里的崔通，《霍小玉》里的李十郎，《棒打薄情郎》里的莫稽，《杜十娘》里的李甲……

乙　李甲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李甲是《怒沉百宝箱》里的男主角，是薄情郎的典型。

乙　那杜十娘怎么看上他了呢？

甲　杜十娘是个有见识的妓女。她不甘心过那种受侮辱、受欺压的日子，很想找一个年貌相当的男子从良。李甲当时赶考落榜了，一结交杜十娘看十娘有钱，他就对十娘虚情假意，骗取了对方有限度的信任。

乙　杜十娘怎么偏偏遇见这号人呢！

甲　要遇见你就好了。你不嫌她出身微贱？

乙　不嫌。

甲　那年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姑娘那么追求你，你都不干，还骂人家是黑五类！

乙　那不是“四人帮”横行那阵儿嘛！

甲　不能象李甲那样鼠目寸光，财迷心窍，见利忘义。

乙　李甲怎么见利忘义呀？

甲　李甲没钱接十娘出火坑，杜十娘就自赎自身，携带百宝箱跟李甲回南方。不想船至瓜洲，碰上盐商孙富。这小子贪图十娘美貌，把李甲邀到酒楼，花言巧语地一说，李甲就把十娘卖给了孙富。杜十娘知道以后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怀抱百宝箱投江一死，薄情郎李甲闹了个人财两空。

乙　活该！

甲　你说这事怨谁？

乙　怨孙富。他挑拨离间、阴毒损坏，用金钱拆散了人家的美满婚姻。

甲　那李甲要是不理他呢？你有千言万语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不能卖媳妇。

乙　这么说怨李甲，他不该贪图那千两纹银哪！

甲　噢，怨李甲？李甲要知道十娘趁钱，有个百宝箱，能那么便宜就卖给孙富吗？

乙　这么说怨十娘，没早点把百宝箱交给李甲。

甲　十娘即使把百宝箱给了李甲，你能担保以后不产生悲剧吗？

乙　这么说，怨当时的社会制度。

甲　那么现在就没有薄情郎了吗？

乙　这……

甲　到底怨谁？

乙　怨我，怨我不该答理你。你这儿考试来啦！

甲　这个悲剧的产生有很多因素，可关键在李甲身上。

乙　对！这种人见异思迁，品德败坏，应该狠狠地批一批。

甲　这个戏就是批这号人的。这个戏当年李金顺唱得最好。

乙　小白玉霜、鲜灵霞唱得都好！

甲　比她们再好一点的那就是我啦！

乙　您可真够“谦虚”的。

甲　过奖，过奖。

乙　好赖话听不出来。

甲　通过我唱这个戏，可以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户，揭示隐蔽着的私欲和邪恶，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，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共鸣。它能引人入胜，发人深省，感人肺腑，催人下泪。快把手绢掏出来吧！

乙　你就唱吧！

甲　（由惊转悲）……

乙　这是干嘛？

甲　看，这感情变化得多有层次。

乙　我们得听唱。

甲　（唱）“一闻此言大吃一惊，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。木雕泥塑说也说不出话，云朦遮住我的眼哪我的那个两耳鸣。心如刀扎混身得得地战，扑簌簌两眼落下泪痕哎咳咳……

乙　别唱了……我越听越勾起我的心事。

甲　不唱？就是唱给你听的。“我跟你没完，你欺骗了我，又抛弃了我，我非告你去不可！薄情郎！”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“狠心贼，你刚考上大学就嫌我了，说我空有个美人胎子，没文化、没风度，不懂得鲁迅、不懂巴金、不懂果戈里和莎士比亚，就你懂？可你又是怎么懂的呢？你忘了我用糊纸盒的钱给你买书看啦……你还嫌我没见过高尔基，你见过？问急了你一口咬定说见过。”

乙　在哪儿？

甲　“电影上”。

乙　那谁没见过呀！

甲　“你最让我伤心的是——”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“你把我当作商品一样出卖。”

乙　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“你为了当官儿，把我当作梯子往上爬，硬把我介绍给一个老头子——胡处长。还给我三百两纹银作聘礼……”

乙　嗯？银子？

甲　“我能要吗？”（唱评戏《秦香莲》）“相爷的银两我不要，至死我也不喊冤，儿啊，儿啊，跟随为娘回家转……”

乙　这是？

甲　秦香莲。

乙　嗐！

（陈笑暇）

啼笑姻缘

甲　您说，人们为什么爱听相声？

乙　相声是喜剧形式，听着可乐。

甲　对！除去听相声，还有一种事也是一说就乐，一听就高兴。

乙　什么事？

甲　搞对象的。

乙　多新鲜，我没见过搞对象的时候俩人哭。

甲　搞对象没哭的？你少见多怪。

乙　我少见多怪？你说，谁家搞对象哭？

甲　我们家。

乙　你们家？

甲　啊！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小孩儿没娘，提起来话长呀！

乙　慢慢儿说。

甲　这件事发生在我们那小子身上。

乙　噢，小二呀？

甲　嗐！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还叫他小名儿？

乙　他学名叫什么？

甲　叫小齐。

乙　小齐？

甲　他上边是姐姐，到生他的时候，我一看是小子——齐了。

乙　这么叫的小齐！今年多大了？

甲　二十六了。

乙　搞什么工作？

甲　大学毕业，技术员，最近搞了个对象。

乙　对方是——

甲　女的！

乙　这不废话嘛！我问她搞什么工作？

甲　也是技术员。跟小齐同过学。

乙　人品怎么样？

甲　思想先进，通情达理，学习用功，工作积极，在厂里搞实验，攻尖端，好极了。

乙　好姑娘。

甲　是啊！小齐跟我一说，我说："好！我同意，跟你妈说说。"

乙　你爱人听了说什么？

甲　我老爱人听说儿子有了对象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乙　那是自然。

甲　可她乐着乐着，就又长叹一声："唉！"

乙　怎么又难过了？

甲　"思想起当年的事来呀——倒叫我一言难尽……"

乙　唱上了？

甲　"想当年……"

乙 （伴奏）"咯格里格龙……"

甲 "忽啦啦……"

乙 （继续伴奏）

甲 "好一似……"

乙 （继续伴奏）

甲 "不料想……"

乙 这全不挨着？！光唱四个上半句？

甲 这四个上半句包含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。

乙 你说这"想当年"是什么意思？

甲 那是十年浩劫的初期，在我们的家门口上贴着一张令人心惊、叫人害怕、能置人于死地的大字报。

乙 那是给谁写的？

甲 给我们两口子。

乙 你们都是演员呀！

甲 对。我是相声演员，我爱人是评剧演员。

乙 大字报内容是——

甲 说我们是"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急先锋、黑干将"。

乙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

甲 这就是"想当年"嘛！

乙 噢！这"忽啦啦"呢？

甲 突然有一天，我们家房门被打开，进来一帮人，穿着军便装，带着红臂章，扎皮带、扛木枪，进来以后翻箱倒柜，一场大搜查，把书籍、资料、录音机、磁带、唱片全都拿走。

乙　凭什么拿走？

甲　说是“四旧”，得“扫”。

乙　极左思潮泛滥！

甲　这帮人叫我们两口子跪下，把我们两口子的头发“喊嚓咔嚓”就铰了。又让我们孩子也跪下了，我们一家子“忽啦啦”跪了一地。

乙　这是“忽啦啦”，那“好一似”呢？

甲　我爱人看着孩子，心想，这孩子要生在“红五类”家多好。

乙　那也不保险。

甲　单生在我们家，从小就挨斗，将来连对象都搞不上呀！

乙　这节骨眼儿还想给孩子搞对象？

甲　当时我爱人心里“好一似”钢刀扎呀！

乙　“不料想”呢？

甲　（唱）“不料想呀……”

乙　你光说别唱了。

甲　不料想还有个打倒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，我们重返舞台，孩子又搞了对象，想得到吗？

乙　真没料到。

甲　我说：老爱人呀！别提这事儿了，想当年事多了，咱俩是文艺黑线的急先锋、黑干将。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黑线在哪儿哪。你身体不好，一想这事再把老病勾起来，倒苦。干脆，研究一下哪天叫姑娘来家见一面吧！

乙　哪天来？

甲　星期天，全放假。

乙　这可得好好招待招待。

甲　当然。这天我们老爱人天不亮就起床了，到菜市场买的鸡鸭鱼肉，回来又洗又做，忙了半天。

乙　够累的吧？

甲　累也是高兴呀！饭菜做得了，我这儿刚要沏茶，就听外边有人敲门。

乙　来啦？

甲　我们老爱人说："我沏茶，你瞧瞧外面什么门叫人……"

乙　啊？！什么门叫人呀！应当是什么人叫门。

甲　我出来一瞧，真来了。把他们让到屋里，姑娘经小齐一介绍，冲着我爱人："伯母！"

乙　很懂礼貌。

甲　我爱人一瞧："哟！是你呀？！"

乙　认得？

甲　这孩子上我们家来过。

乙　什么时候？

甲　六六年，一进门就把我们头发铰了！

乙　啊？！

甲　当时我爱人就心律过速，两眼发直，嘴冒白沫，浑身哆嗦……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犯病了。

乙　什么病？

甲　就从那年剪完头发，得的这种"金属性神经官能症"。

乙　金……我只知道有因为植物神经紊乱引起的神经官能症；可没听说有"金属性神经官能症"。

甲　我问你，剪子是什么做的？

乙　铁呀！

甲　铁算什么？

乙　那是一种金属。

甲　我老伴一看见剪子就犯病！

乙　这么个“金属性神经官能症”。

甲　甭说看见，听见都不行。那会儿八个样板戏，只能听七个，有一个就不敢听。

乙　哪个？

甲　《红灯记》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磨刀人一吆喝磨剪子，再看她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犯病了。

乙　受的刺激太深了。

甲　我说：“小齐，快给你妈拿药。”

乙　吃完药呢？

甲　缓过来了。她看了看小齐：“孩子！你搞对象妈支持，妈在挨斗的时候都想着你的事，可是搞什么样的不行，怎么单搞个铰头发的呢?！”

乙　这话当着姑娘说可不太合适。

甲　是啊！我一看姑娘挺难为情，刚要用话岔一岔，就看姑娘一拉小齐衣袖，出去了。

乙　要走？

甲　我也以为要走了。隔着窗子一看，俩孩子在当院说上了。

乙　说什么呢？

甲　“小齐，我估计会出现这种局面。叫你事先做好伯母的思想工作，你不听；你看叫伯母受了刺激，这样下去，将来结了婚怎么能跟老人在一起哪？”

乙　那就分开？

甲　“什么？刚结婚就分开？别人该说你‘大公鸡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’了！”

乙　也是。

甲　“我考虑半天，为了伯母的身体，为了伯父的工作，为了你学习得更好，我看，咱们就此结束吧！”

乙　唉！小齐说什么了？

甲　小齐说：“吴姑……”

乙　“无辜”是什么意思？

甲　这姑娘姓吴叫姑。

乙　名字叫吴姑？

甲　对！小齐说：“吴姑，我母亲是直性子，但是她通情达理，当她了解你的情况后，一定会更爱你。我希望你坚定信心，知难而进。要知道，困难不是从天降，生铁也能炼成钢，只要努力向前进，哪怕高山把路挡，啷哩格啷……”

乙　《十字街头》呀！

甲　我一听：“来！俩人屋里啷哩格啷来吧！”

乙　这事怎么办呢？

甲　关键在我爱人身上呀！我说：“喂，这事对你早说早犯病，晚说晚犯病，不说不犯病。”

乙　那就不说。

甲　“不说还不行，一说准犯病。”

乙　这病还非犯不可。

甲　“这事总得说开了。反正不能有活儿不干——”

乙　这怎么讲？

甲　“愣着；湿被窝——晾着；沏茶不喝——闷着！”

乙　你哪这么些俏皮话？

甲　应当怎么说？

乙　应当是死疙瘩鞋扣——解开了算；小肚子上弦——弹弹（谈谈）心……我也受传染了。

甲　“反正得说开了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，有矛盾不能回避。”

乙　正确。

甲　“再说句文词。”

乙　什么文词？

甲　“是疖子就得出脓！”

乙　这叫什么文词！

甲　“咱先说，你今天为什么犯病？”

乙　看见铰头发的了。

甲　“那是表面现象。”

乙　本质问题呢？

甲　“是十年浩劫引起的！”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“要没有这场‘运动’，咱门口能贴大字报吗？”

乙　不能。

甲　“要没有大字报，能把红卫兵勾来吗？”

乙　也不能。

甲　“没有红卫兵，能铰你头发吗？”

乙　更不能！

甲　“你要没头发，不就省事了吗！”

乙　啊？！女同志没头发？多难看。

甲　“就因为咱们家门口有大字报，才把红卫兵勾来。”

乙　这大字报害人不浅！

甲　“就是嘛！当时吴姑是红卫兵，她出身好，成份好、政治表现好，爸爸又是党委书记。她要‘经风雨，见世面’，她要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’！哪儿有坏人她往哪儿去，你这儿有一对‘黑干将’、‘急先锋’，她能不铰你的头发吗？”

乙　准铰。

甲　“她在这儿铰完你的头发了，回家一看，她爸爸挂着牌子也回来了。”

乙　什么牌子？

甲　“走资派！”

乙　她爸爸是党委书记呀！

甲　“早晨上班那会儿还是书记呢！”

乙　下班儿呢？

甲　“变走资派了。”

乙　变得太快了。

甲　“这孩子进门一看就愣了。当时那帮人把她也一块儿斗了。后来把她爸爸揪到‘牛棚’活活斗死。把吴姑母女遣送回乡。打倒林彪、‘四人帮’之后，落实了政策，

这母女才回来，吴姑分配了工作。”

乙　这么一说都是受害者呀！

甲　“就是。她铰了你头发，你恨她，她恨谁？”

乙　她就恨斗她们家那帮人吧！

甲　“那帮人中的绝大部分群众也是跟着跑的。再说要全这么罗圈恨，这事还有个完吗？这安定团结怎么实现，四化怎么进行呀？”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“你犯病，这是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煽动极左思潮给你留下的精神创伤！再说你不就是掉了几根头发吗？你掉了头发还能长啊！退一步想，这也是合理损耗呀！”

乙　他这儿搞成本核算了。

甲　“人家吴姑她爸爸还能活吗？”

乙　人死岂能复生？

甲　“再说，我们还有多少老干部、老专家、老教授、老作家、老演员、老英雄、老模范，他们跟着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，兢兢业业干革命，可是到了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横行的时候，却落得受批判、进牛棚，遭毒打、被遣送。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、祖国的英才。现在他们的亲人都不计较个人恩怨，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，在新的征途中，争当解放思想、安定团结、大搞四化的促进派。面对着他们的高风亮节，磊落胸怀，我们也应当扬鞭策马，奋起直追才对。你怎么就在这几根儿头发上绕着扣儿呢！我的老爱人哟！”

乙　你这话起作用了吗？

甲　真起作用了。我说完之后，我们老爱人把吴姑搂在怀里……

乙　不哭了！

甲　哭得更厉害了。吴姑偎在她怀里也哭。

乙　小齐呢？

甲　也哭了。您瞧，这不是搞对象哭嘛？

乙　真新鲜。

甲　我一看屋里四个人，哭了仨了，……

乙　你呢？

甲　别客气了，也哭吧。再说我要不哭显着也不团结呀！

乙　有这么团结的吗？

甲　嗐！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咱一块儿哭，今儿非得哭"足"了。

乙　哭"足"了？！

甲　喝酒不都说喝"足"了吗？

乙　那是喝酒，哭得说哭痛快了。

甲　一痛快不就"足"了吗？

乙　没这么说的。

甲　甭管怎么说，我得哭出来，我……

乙　别哭了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快吃饭吧！

甲　您这话对。我爱人也说我："别哭了，既然事情说明白了，快吃饭吧！"

乙　这是谁说的？

甲　我爱人。

乙　跟我说的一样。吃饭了没有？

甲　我一看矛盾解决了，那就吃吧："小齐，把饭菜拿来，吃！"

乙　饭菜都凉了，怎么吃？不得热热吗？

甲　对！我爱人也直提醒儿："饭菜都凉了，怎么吃？不得热热吗？"

乙　又跟我说的一样。

甲　您别误会，巧合。

乙　太巧了。

甲　我当时一听，"嗜！都这个钟点儿了，甭热了，快吃吧！"

乙　你呀！吴姑头一次来叫人家吃凉饭，不对头呀！

甲　就是。我爱人也直埋怨我："你呀！吴姑头一次来，叫人家吃凉饭，不对头呀！"

乙　这……我也没记性，老掺合他们家的事干什么？

甲　我一想，还是我爱人说得对。要不咱热热？

乙　我呀，不掺合。

甲　要不光热菜？

乙　……

甲　要不热主食？

乙　……

甲　要不再炒点儿菜？

乙　……

甲　要不我……您瞧，就算我说的不对，你也不能不理我呀！

乙　还是叫我说呀！

（刘文亨　王文玉）

身后大事

甲　我就爱听你的相声。

乙　我可说不好。

甲　不管你说的好坏，能把我逗乐了就行呀。说句不怕你过意的话，我就拿你们当我的开心丸，欢喜虫。

乙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

甲　现在，我听相声，就跟我每天吃鹿茸精、蜂王精、人参补丸一样，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乙　这位拿我们当高级补品了。

甲　这也是为了使我的革命余年，能在四化当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所采取的措施。

乙　你在哪工作？

甲　县里。

乙　哪个县？

甲　腈纶县。

乙　噢，你是腈纶线？咱俩还差不多。

甲　你也是在腈纶县？

乙　我是开斯米。

甲　这挨的上吗！

乙　你在县里搞什么工作？

甲　这怎么说呢？反正县里的大事、小事，都得我点头。

乙　噢，你是……。

甲　嗜，公仆，人民的公仆。一个人，这一生要多为人民办好事，要想留下个千秋不朽的美名，不搞出点名堂来怎么行呢？

乙　那你的工作一定错不了。

甲　这可不敢说。反正同志们经常鼓励我，县里的人都管我叫不朽。

乙　不朽？

甲　不朽就是不死的意思。他们都管我叫老不朽。

乙　老不朽，噢，就是老不死的。

甲　有这么解释的吗？

乙　你能不能介绍介绍你的工作经验？

甲　我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要做好革命工作，首先要治身有道。

乙　就这经验啊！我说你尽吃补药呢。

甲　我吃补药那不是有条件吗？写个条子，到时候就有人给送来了。我那儿什么高级补药都有。反正一般的小白药片我是不吃的，那玩艺儿吃个三斤二斤的也不管用。

乙　有论斤吃药的吗？

甲　我是专门吃滋补、营养价值高的药。

乙　那人参补丸？

甲　那是我每天不可缺少的。

乙　多种维他命？

甲　我天天都吃。

乙　补肾养心？

甲　那我离不了哇。

乙　保胎丸？

甲　那我是总吃的……我没事吃保胎丸干嘛？

乙　你天天吃这么多补药，也不怕上火呀？

甲　没关系，到时候，吃几片果导片泻泻肚，那火不就没了吗？

乙　这不折腾吗？老不朽，看来你是老死不了的！

甲　可别这么说，就我这么小心谨慎的活着还不行呢。前年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没死。

乙　你得的是什么病呀？

甲　脚气。

乙　脚气也不至于死人哪。

甲　脚气感染，发高烧呀！

乙　多少度？

甲　38°2。

乙　38°2还算高烧？

甲　38°2不算高烧？那依你呢，65°？

乙　那是二锅头。

甲　发烧到38°2，这可不能小看，如果病情一恶化，得了肺炎、肝硬化、心肌梗塞、血栓塞、脑溢血，再一转癌症，那我不就完了吗？

乙　至于吗？

甲　一烧到38°2，可把我吓坏了。当时我想了很多，人死如灯灭，这灯一灭可着不了啦！

乙　怎么点也不着了。

甲　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我罢休了。

乙　休吧！

甲　死了死了，人一死就什么全完了。

乙　这不废话吗！

甲　当时我想：象我这样的人死了，后事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趁着我还活着，我得安排安排。

乙　把后事都想了。

甲　在我病情恶化当中，我把我的秘书找来了。

乙　你找秘书干嘛？

甲　我们俩，就跟一个人一样，我信的过他。我死后的丧事该怎么办，得跟他交待好了，叫他一手承办。当时把他叫到床前，我说："老秘。"

乙　什么叫"老秘"呀？

甲　老不朽的秘书，不是老秘吗？

乙　这么个老秘呀！

甲　我说："老秘呀！看来我不行了……"

乙　什么不行了？

甲　"我要过去。"

乙　上哪儿去？红灯，过不去！

甲　"我要入土。"

乙　要种上啊！

甲　"我要下世。"

乙 对，趁着欢蹦乱跳还鲜活，赶紧下市，一块钱一斤。

甲 我黄花鱼呀！你老跟着起什么哄？

乙 至于这么嘱咐吗？

甲 “老秘呀！我已经烧到38°2了，我们要永别了。”

乙 什么，就永别了？

甲 “老秘呀！我死了，身后大事就交给你办了。我是人民的公仆，通过我死后的丧事，要给人民留个好影响，好印象。”

乙 这话说的对。

甲 “等我死了，这追悼会呀……”

乙 就别开了。

甲 “开的越大越好！”

乙 噢，还惦着追悼会呢！

甲 一个人死了，开个追悼会，寄托我们的哀思，这应该不应该？

乙 一个人为人民做了好事，死了开个追悼会，悼念亡人，纪念死者，这是应该的。那会不在大小，什么叫越大越好哇？

甲 嗳，人的贡献不一样，地位不一样，死后开追悼会的规模也不能一样。过去天子、诸侯的葬礼，能跟老百姓一样吗？象你这说相声的死了，最多来俩花圈，给你放个二寸半的像片……

乙 二寸半那看的见吗？

甲 再有几个说相声的一起哄就完了。

乙 什么叫起哄呀！

甲　我死后能那么简单吗？

乙　你打算怎么着？

甲　我告诉老秘：“首先到最好的照像馆给我放一张一丈八的遗像。”

乙　有那么大张像纸吗？

甲　“悼词要请专人精心编纂。”

乙　瞎编乱纂。

甲　“花圈越多越好。根据需要，公家可以花几个钱，买它四百个、五百个的。”

乙　买那么些个干嘛？

甲　干嘛？这说明我的声望和权势。用我的名义，把全县的汽车都调来用，什么大轿车、“小面包”、“上海”、“丰田”、“奔司”、“吉普”，全来。

乙　要那么些车干嘛？

甲　接人哪！我死了以后都请谁，这早就造好花名册了！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，公社、生产队各级干部，什么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战友、老部下、各行各业的代表，以及学者、专家、知名人士、演员明星，农村社队，省会县城，街坊邻居，至爱亲朋，全来呀！

乙　对！《至爱亲朋》、《古堡幽灵》、《流浪者》、《斯特凡大公》，全来！

甲　干嘛？要演电影是怎么着？

乙　请这么些人干什么呀？

甲　人越多越好！通过这个追悼会，叫他们看看我这个老不朽，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。

乙　老不朽呀？我看你早就烂了半拉啦！

甲　“还有，我死后全县停止娱乐活动三天。”

乙　什么事就停止娱乐活动呀！

甲　“至于降半旗……”

乙　啊?！

甲　“我看就先不考虑了。”

乙　你还想降半旗呀?！

甲　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没想到我这38°2的高烧，吃了两片APC，出了身汗，打了俩嚏喷，好了。

乙　白折腾啦。

甲　谁说白折腾了？后来，我这套设想完全实现了。

乙　你还真死了？

甲　你才死了呢！

乙　你没死怎么实现了？

甲　这不，头年我岳母死了吗。

乙　你岳母死了，有你什么事？

甲　有我什么事？我岳母一死，我这个乐呀！

乙　怎么，你岳母死了，你倒乐了？

甲　当时，我告诉老秘：“我岳母的丧事，一切都按照我死后的规格办。这就等于给我先来一个预演大彩排。”

乙　这办丧事，有先彩排的吗？

甲　反正我岳母死了也不能跟一般人一样。首先印发几百份请帖。

乙　请帖呀？那叫讣告。

甲　对，讣告，“凡是我原来花名册上有的人，都请。”

乙　你岳母死了，能来那么些人吗？

甲　"告诉他们：所有参加追悼会的，一律算公假。"那讣告写的清楚。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上写："今有老不朽之岳母，因病于×年×月×日逝世。现定于×月×日×地下午二时，召开追悼大会。请届时出席。"下边有一行备注："凡出席者，一律算公假；个人所送花圈，均由公家报销；身体不便、年老体弱者，备有小汽车接送；骑自行车者，另有途中补助八角，门口设有免费存车处。望各位踊跃参加，赏脸捧场。此致敬礼！老不朽岳母治丧委员会。"

乙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这象话吗？

甲　怎么不象话？那不我说了算吗！

乙　那也不一定有人去。

甲　谁说的？到开追悼会那天，定的是下午两点开，上午才十点多钟，我就叫他们把一些重要负责人、各级领导，连同他们的家属用小汽车接来了。

乙　去那么早干嘛？

甲　到那先吃饭。

乙　参加追悼会还管饭？

甲　我从饭馆叫来四十桌酒席。

乙　还摆酒席？

甲　老喜丧嘛，再说各级领导、高亲贵友、汽车司机、乐队、照像的都来了，你不管饭行吗？反正公家报销呗。

乙　啊？！

甲　他们那边吃饭，这里老秘带着人布置会场。老秘还真行，布置的甭提多好了。会场上一个大横幅，上边写着“老不朽岳母追悼大会”。四外，又是挽联，又是花圈。这花圈太多了，从会场一直摆到大街上。中间是我岳母一个大像片，下边都是万年青、鲜花。我这正看着哪，就听那屋里“二好！”“八匹马！”“六六顺！”划上拳了！

乙　这是办丧事，还是办喜事？

甲　划拳就划拳吧，这样显着更热闹。你要一拦，人家不高兴，走了。到时候没人，多难看！

乙　那就划吧。

甲　到下午，眼看追悼会要开了，还没多少人来。

乙　来多少人了？

甲　才四、五百人。

乙　那还少啊?!

甲　门口看热闹的倒不少。我告诉老秘，叫乐队先在门口奏几个曲子，引引人。

乙　马戏团是怎么着？

甲　我叫老秘赶紧派汽车接人去。一会儿的工夫，门口车水马龙，看热闹的人山人海，大街上连交通都断绝了，好几十个警察维持秩序，这威风可大了。

乙　这还威风哪？

甲　我一看，行了。叫乐队奏哀乐，马上开会。就听司仪一喊：“全体脱帽，奏哀乐。”“嗒嗒嗒嗒……”（转歌曲）

乙　怎么改歌曲了？

甲　有个人带着录音机来的，正放歌曲呢！

乙　瞧这热闹劲儿！

甲　你听吧……（歌曲声、叫卖声、哭声……）

乙　可太乱了。

甲　“全体肃立！默哀仨钟头……”

乙　啊？！

甲　“不，……三分钟。”

乙　吓我一跳！

甲　“默哀毕！现在由老不朽同志的亲密战友老秘同志致悼词。”

乙　这是老秘的差事。

甲　你看老秘，这时候又严肃、又悲痛，迈着沉重的步子，走到台前：“首长们！同志们！”

乙　他还挺难过。

甲　“今天，我参加这个追悼大会，心情特别难过……”（哭）

乙　就跟他们家死人一样。快念悼词吧！

甲　“花圈七百五十个，共一千八百七十四元，由行政费开支；路途补助费连同饭费共两千一百五十四元六角，由福利费提取，车费……”

乙　这是？

甲　拿错了，这是开支帐单。

乙　把帐单拿出来了？合算你们开追悼会用的全是公款啊！

甲　你喊什么？

乙　什么作风！

甲　老秘一看，错了。赶紧把悼词拿出来："同志们！首先让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来悼念我们最尊敬的、人民公仆老不朽同志……"

乙　嗯？

甲　"……他老人家的岳母……"

乙　岳母啊？我以为活着先给你开追悼会呢。

甲　"老不朽同志的岳母不是一般的岳母，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太太，慈祥的老岳母，最可爱的丈母娘！他岳母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。她是《红灯记》里李奶奶的再现，是《杨门女将》里佘太君的重生；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！在日常生活中，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买东西从来不夹个儿！"

乙　不夹个儿也算事迹呀？

甲　"由于她密切联系群众，无论有什么货，别人都主动往她家里送。"

乙　净走后门啊！

甲　"岳母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我们还是纪念她。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去完成她没有完成的遗愿。"

乙　继续走后门。

甲　"岳母同志一生中最大的功绩，就在于她有一个卓越的好姑爷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。老不朽同志有着非凡的革命经历，使我们活着的人永远难忘他。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甘当人民的公仆，他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虽然和我们永别了，但是……"

乙　等会儿吧！是你死了还是你岳母死了？我怎么听着总象

给你开追悼会似的？

甲　我的悼词跟我岳母的悼词，他全给写混了。

乙　瞧这乱劲儿！我看趁这机会，你们娘儿俩的追悼会一块开就完了。

甲　有这么开的吗？这悼词正念半截儿，从外边又来几个人："同志们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"我一看："哟！怎么连你们也惊动了？感谢领导光临。"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省里的领导。

乙　连省里都来人了？

甲　当时我这高兴呀："老秘！先等会儿，悼词一会儿从头再念。是不是先请领导同志讲几句话？"

乙　省里领导讲了吗？

甲　讲了。"同志们！老不朽借岳母之死，显示自己的威风，大办丧事，挥霍公款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极坏。我代表省委正式宣布：撤消老不朽职务，赔偿公款，并叫他向群众做出深刻检查，听候处理。"完喽！我的岳母啊！（哭）

乙　怎么这时候哭上了？

甲　我不是哭她。

乙　哭谁呀？

甲　我这职务一撤，赶明儿我死了，这追悼会可怎么开呀？

乙　还惦着开追悼会哪？！

（常宝霆　朱学颖）

红　娘

乙　相声这门艺术，擅长于讽刺，今天……

甲　（唱）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，

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。

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，

这件事倒叫我心乱如麻。

这也算是一段风流佳话，

听号令且莫要惊动了她。

（白）小姐——

乙　哎……我说丫头。

甲　嗜！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戏吗？

乙　你唱的这是京剧《红娘》。

甲　行啊，你听出来了？

乙　我最喜欢《红娘》这出戏了。

甲　那我问问你，你对戏中的主人公“红娘”这个人物怎么看？

乙　红娘是广大人民所深深喜爱的一个人物。

甲　为什么呢？

乙　红娘具有被压迫者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。她为了成全莺莺和张生的爱情，敢冒风险跟封建阶级的卫道士——老夫人展开斗争。红娘这个人物不但我喜欢，广大人民都喜爱她……哎，她有对象没有？

甲　……什么？

乙　她光给别人忙乎了，自己的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呀！

甲　你倒挺关心的。

乙　我就喜欢这样的姑娘。

甲　我给你介绍介绍。

乙　我可不敢要。

甲　为什么？

乙　比我大好几百岁呢！

甲　嗐，实际上红娘岁数并不大。

乙　多大呀？

甲　今年也就二十五岁。

乙　……你说的这是红娘？

甲　这是我们团支部书记。

乙　提你们团书记干嘛？

甲　我们团书记，她就叫红娘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因为她在做团的工作中，注意适合青年的特点，敢于解放思想，用她的满腔热忱解决青年人在新长征路上的实际问题，把全厂青年紧紧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。她不但抓好了思想教育工作、科学知识的学习，还注意从生活问题入手，为适龄青年穿针引线，撮合搭桥，使青年

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，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“红娘”。

乙 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可得跟红娘认识认识。

甲 干什么呀？

乙 有合适的也给我对付一个。

甲 嗐！实际上，红娘做这项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。

乙 什么阻力？

甲 老夫人。

乙 老夫人？

甲 我们厂的王副书记——王老太太。

乙 怎么叫老夫人呢？

甲 因为在儿女的婚姻恋爱问题上，她干涉女儿内政，充当了“老夫人”的角色。

乙 是啊。

甲 莺莺已经二十六岁了，

乙 莺莺是谁呀？

甲 王副书记的女儿。

乙 也叫莺莺？

甲 她在厂里搞了个对象，是个技术员。小伙子忠厚、老实、肯钻研。

乙 叫什么名字？

甲 张生啊！

乙 ……怎么都叫这名字呢？

甲 两个人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，在工作中互相帮助，感情越来越深。他们俩岁数也差不多了……

乙　趁热乎劲儿，赶紧办事儿。

甲　你倒挺有经验的。

乙　我那个就没抓紧，结果出溜跑了。

甲　嗐！

乙　赶紧办！

甲　办不了，老夫人不同意。

乙　她为什么不同意？

甲　因为张生的祖父是个资本家。

乙　资本家经过这些年的改造，大部分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再说，已经是第三代人了，更要看本人的表现。没关系。

甲　老夫人可不这么看。

乙　她怎么看？

甲　她说了：“张生的祖父我了解。”

乙　了解就好。

甲　“他在‘三五反运动’中，是个大老虎。”

乙　那阵儿是这么叫过。

甲　“他祖父既然是大老虎，那么，他父亲就是小老虎。”

乙　啊?!

甲　“他呢，就是虎崽子。”

乙　人家里成动物园了。

甲　“我不能把我女儿往虎窝里送！”

乙　这叫什么话呀！

甲　结果害得莺莺和张生两人欲罢不忍，欲合不能，悲悲切切，痛苦万分。你听莺莺说的那话：“生，这都怪我的

不是，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，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我的妈……是这么个妈呢！我恳求你带我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你要是不答应……我，我就喝敌敌畏！”

乙 啊？可别喝，快让张生劝劝她吧！

甲 张生说了：“哎哟，你可千万别自寻短见哪！这事怎么能怪你呢，这都怪我爷爷是个大老虎……你让我带你走，往哪走哇？依我看，咱俩一块喝得了。”

乙 嗐！结果怎么样呢？

甲 幸亏红娘及时发现，反复劝说开导，鼓励他们同封建思想作斗争，才使他们看到了希望，免除了一场灾祸。

乙 老夫人的作风真是坑害儿女呀！

甲 不仅坑害儿女，连我们厂这些小青年都让她坑害过。

乙 是啊！

甲 前些日子，在团里组织的“争当新长征突击手”活动中，我们科技小组的青年们试制成功了一条生产自动流水线。厂里颁发了奖金、奖状。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，红娘就组织我们利用假日游一次东陵，并利用这次活动，让青年男女广泛接触，增进了解。

乙 对，这是正确的引导，很好的活动。

甲 那天一大早，青年们来到厂里，一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心情舒畅，非常高兴。

（唱）“幸福的花儿，心中开放……”

乙 （接唱）“爱情的歌儿，随风飘荡……”（动作）

甲 你这是干嘛呢？

乙 我追搭茬儿呢。

甲　别追了，老夫人来了。

乙　她来了？

甲　“红娘，你们这是到哪去呀？”

乙　我们到东陵去游览游览。

甲　“游览游览——越游越懒！”

乙　嗯？

甲　“你们知道东陵是谁的陵墓吗？”

乙　是清代封建帝王的陵墓。

甲　“你们到那去干什么？”

乙　东陵现在是劳动人民的游览区，通过游览参观，对青年进行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。同时，也是一种休息的方式，在游览中焕发精神，给人以美的享受……

甲　“好啦，好啦！越说越不象话。团支部应该带领青年一心一意奔四化，你灌输的却是美的享受。你看看，他穿的那衬衣——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“跟非洲斑马似的；

乙　嗐！

甲　“你看她烫的那头——

乙　挺好哇！

甲　“跟美洲狮似的；

乙　看不惯。

甲　“你再看看那双皮鞋——

乙　那是新产品。

甲　“象南海金枪鱼；

乙　这也不行。

甲　“再看那位一笑——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“云南金丝猴。”

乙　这都是什么形容啊？

甲　“就这份打扮儿，还广泛接触哇，接触出问题谁负责？”

乙　我们也没谁穿奇装异服啊，青年人穿漂亮点是可以理解的，那依你的意思，一人一身道袍，我们就甭谈恋爱了。

甲　“谁说不谈？我是让你们端正思想，晚婚晚恋。”

乙　那晚到什么时候？

甲　“把心思用到四化上来，等四化实现了，再谈也不晚嘛！”

乙　……啊！那时候我们都成老头老太太了。

甲　“那时候谈，才更有意义！”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“你们可倒好，满脑子生活啊，爱情啊！上半年的生产任务为什么没完成？”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“就是让你们刚才唱的：‘幸福的花儿’（学动作）你们吃抻条面啦，就这种劲儿，能搞生产吗？”

乙　把生产跟爱情对立起来了。

甲　“那有气魄的歌曲为什么不唱？”

乙　哪首歌有气魄呀？

甲　“就是那首：（唱）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嘿！举红

旗嘿，向前走！嘿，东风吹，嘿，战鼓擂嘿！大刀向嘿！呀呼嘿嘿，伊个呀嘿，嘿，嘿，嘿！’这歌就很有气魄嘛！”

乙　是不错，跟砸夯似的！

甲　“那个东陵就不要去了。”

乙　那去哪啊？

甲　“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馆，搞搞忆苦思甜。

乙　对青年一代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，不过，您最好换个地方。

甲　“为什么？”

乙　三条石我们都去过十八回了。

甲　“去十八回？”

乙　打穿开裆裤那年我们就去。

甲　“现在还穿吗？”

乙　现在……改穿背带裤了。

甲　“是啊，你们都穿上背带裤了，过去三条石工人都不穿裤子。”

乙　光屁股干活？

甲　没听说过！

乙　你不是说不穿裤子吗？

甲　“穿麻袋片！这都不知道，还去了十八回呢。冲这个今后一星期去一回！立正！目标，三条石，（唱）大刀向——齐步走！”你再看大伙儿——

乙　奔三条石了。

甲　都跑回家了。

乙　把个阶级教育搞庸俗化了。

甲　这下可把老太人气坏了。第二天吃午饭她带着食堂王老头往食堂门口一站——

乙　干什么呀？

甲　发菜团子。

乙　菜团子？

甲　就是捂糠面子包点烂菜帮子，这么大一个。

乙　吃忆苦饭。

甲　对那些没去三条石的，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惩罚性的阶级教育。

乙　一人一个。

甲　一人四个！

乙　吃得了吗？

甲　“吃不吃，是个原则问题，吃多吃少，是个感情问题，吃得越多，感情越深！你们应该向王老头学习，人家这么大岁数，上次一顿就吃了八个——

乙　菜团子！

甲　肉包子！

乙　……那我还能吃好几十个呢——

甲　菜团子？

乙　小饺子！这都是废话。

甲　结果，大伙真都听话了，四个菜团子一下子都报销了。

乙　吃下去了？

甲　扔泔水桶里了。

乙　用这种办法进行阶级教育行不通！

甲　为了这件事，红娘的团书记差点被撤了职。

乙　看来这红娘真不好当。

甲　可是红娘说，只要新长征需要我当红娘，青年同志喜欢我当红娘，那我就要坚定信念，当好这个红娘。

乙　对，我坚决支持她当红娘。

甲　你也支持？

乙　那当然，她要是不当红娘，我那对象就没着落了。

甲　不让我们去东陵，我们不去。红娘组织我们开展了其他丰富多采的活动。

乙　你们都开展了哪些活动？

甲　我们也进行了忆苦思甜的教育。

乙　也吃菜团子？

甲　菜团子倒没吃，可是比吃菜团子受的教育还深。

乙　你们怎么进行的？

甲　红娘针对不同青年的不同情况，分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，让青年们广开眼界，认真思考。把新旧社会做了对比；把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；把今天同十年浩劫时做了对比。使青年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；更懂得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带来灾难的深重，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经济落后，明确了青年一代在四化建设中的责任重大。

乙　这个活动开展得好。你们还开展了什么活动？

甲　还有读书活动。

乙　对，开阔青年人的视野。

甲　各种球类、棋类比赛；……

乙　能够强壮体魄。

甲　跳起了欢快的青年舞……

乙　陶冶情操。

甲　编排了文艺节目……

乙　丰富文化生活。

甲　打了一次架……

乙　培养瓦尔特精神……

甲　瓦尔特精神？

乙　咱俩比划比划。

甲　动手啊？！

乙　你不说打架吗？

甲　打嘴架。

乙　跟谁打？

甲　老夫人呗！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因为排练了一出小歌剧。

乙　老夫人不爱看歌剧，爱看评戏？

甲　不是，这个歌剧是根据我们厂一件真人真事编排的。厂里有个李大哥，是新顶替来厂的老知青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因为说了一句真话，被极左路线投入了监狱，造成了他爱情上的悲剧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决心一辈子不再谈恋爱。

乙　好，有志气！现在的小青年要都象李大哥这样，那让家大人省多大心哪！

甲　这是省心的事吗？

乙 还省钱呢！

甲 那行，回头我跟红娘说一声，你那对象就甭介绍了。

乙 干嘛？

甲 既省心又省钱哪！

乙 可别！你跟红娘砸瓷实喽，只要能给我找个对眼的，多花点钱我认了。

甲 还是啊，年轻人谁不希望得到幸福的爱情啊！

乙 这么说，李大哥的问题还得解决。

甲 红娘多次找他谈心，帮他认识造成心灵创伤的根源，指出现实的生活道路，憧憬了美好的未来。并帮他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女青年。从而，李大哥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。

乙 要说年青人找上个好对象，那劲头是不一样。

甲 我们就根据这一故事编排了一出小歌剧，演出后，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乙 是吗？

甲 其中，有这么一段唱，我给你学学：

（唱）忘却我吧，亲爱的姑娘，

请不要为我忧伤；

爱情的花朵曾在我们心中盛开，

严酷的现实却不让她生长。

镣铐锁住了爱情的花朵，

但锁不住真理的光芒。

我愿将爱情换真理，

去迎接伟大的理想。

忘却我吧，亲爱的姑娘……

乙　（接唱）忘不了你呀——我心中的儿郎……

甲　有你什么事啊?!

乙　我也受感动了。

甲　那天，正演到这，噌——从台下蹦上个人去，"别唱了!别唱了!"

乙　老夫人上来了。

甲　"红娘，你们演的是什么情调哇？嗯?!那大小伙子干嘛老想人家姑娘呢？嗯!?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剧呀？嗯?!你们……嗯?!"

乙　什么毛病啊？我们演的是歌剧。

甲　"歌剧？你们懂得什么叫歌剧吗？嗯?!"

乙　又来了！那你说什么叫歌剧呢？嗯?!我也受传染了!

甲　"歌剧，歌剧，就是歌颂之剧！你们演的这是揭剧。"

乙　揭剧？

甲　"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。那真正的歌剧，为什么不演?"

乙　怎么演？

甲　"歌颂祖国的大好形势吗！当前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！不是小好！我厂也跟全国一样形势大好！"

乙　还好呢?!上半年都没完成任务!

甲　"除去这点，剩下都好！"

乙　剩下也没什么了!

甲　大伙一听这个气呀，"王书记，林彪、'四人帮'推行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揭露批判呢！"

乙　对呀！我们……

甲　“王书记，文艺就是要反映生活，我们揭露过去的黑暗，正是为了珍惜今天的光明，团结一致向前看！”

乙　对呀！我们……

甲　“王书记，你思想僵化，极左路线流毒太深了，你可得好好肃肃毒哇！”

乙　对呀，你可……

甲　“王书记……”

乙　你还让我说话吗？

甲　我们不是跟王老太太讲理吗。

乙　噎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甲　问得老夫人说不出话来：“红娘……你……王老头……快，快把菜团子端来，他们都忘本了！”

乙　又吃菜团子呀？

甲　这时候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了，老夫人被调到公司参加学习。

乙　她尤其得换换脑子。

甲　红娘带领我们继续开展“争当新长征突击手”活动，大家憋足了劲，一下子搞成了十几个革新项目，在生产上应用之后，不仅月月完成任务，还补上了上半年的亏损。

乙　收获真大。

甲　还有收获呢！我们厂有六对青年男女订下终身，莺莺和张生终于结合，并准备举行集体婚礼。你听听，多让人高兴啊！

乙　高兴是高兴，就是有点眼馋。哎，你回去跟红娘说说，

你们那个集体婚礼等两天行不行？

甲　干嘛呀？

乙　让红娘快给我张罗一个，好跟他们一块举行典礼呀！

甲　看这位急的。

（冯巩　刘伟）

执迷不悟

甲　好久没见啦。

乙　可不是吗！

甲　家里人都好？

乙　都好，您家里好？

甲　好，全家都工作了。

乙　大侄女不小啦？

甲　你问爱兰吧？

乙　啊。

甲　二十四啦。

乙　不小啦，搞对象了吗？

甲　搞了六个。

乙　啊？搞六个？

甲　那五个没成。

乙　全不合适？

甲　怎么不合适？她太年轻，不懂事。头一个是我给介绍的，我还能害她？

乙　这个人是哪里的？

甲　我们单位的。

乙　青年干部？

甲　我们科长。一个月赚九十多块，您说多好！她楞不同意。

乙　为什么呢？

甲　岁数比她大点，其实也大不多。

乙　大多少？

甲　跟我同岁。

乙　那是不行。

甲　嘴上还有点毛病。

乙　什么毛病？

甲　嘴不太严。

乙　嗽，什么都爱说。

甲　不，是豁子。

乙　豁拉嘴呀！

甲　她不同意。

乙　她没法同意！

甲　那多可惜呀，人家是人事科长，要是和他结了婚，将来我们三舅、四姨不是都能安排吗？

乙　那条件也得合适呀！

甲　她看着合适的都是小青年，连买支挂面都办不了。

乙　好嘛，他给女儿找对象是为了买挂面！

甲　不同意就算了。后来我又给她找了一个。

乙　这个多大岁数？

甲　这个年轻，跟我们爱兰同岁。

乙　干什么的？

甲　我们书记的儿子。

乙　人怎么样？

甲　人倒是满好，举止文明，动作大方，就是不爱说话。

乙　话少点。

甲　不是，一句也说不了。

乙　噢，哑巴！

甲　手倒是总比划。

乙　哑巴可不是总打手势吗！

甲　这位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他们要结了婚，我们就是儿女亲家，将来能没好处吗？再晋级他能不提拔我吗？

乙　瞧他这如意算盘！

甲　连着搞了几个都不满意。嗐，你别说，她自己还真搞上了一个，是在汽车上认识的。

乙　在公共汽车上交朋友？

甲　那天她上汽车，一个小伙子不留神踩了她的脚，说了声："对不起。"她说："没关系。"俩人就认识了。

乙　啊？踩一下脚就认识了？

甲　是啊，哪位在汽车上要有人踩你脚，可别错过机会。

乙　干嘛？

甲　那可能是想和你搞对象。

乙　这太不慎重了！

甲　怎么不慎重？

乙　这脾气合得来合不来呢？

甲　可以慢慢了解啊。

乙　这人是干什么的？

甲　他爸爸是个炮兵司令。

乙　他本人怎么样呢？

甲　他也不简单。

乙　他是干什么的？

甲　说是驻联合国的秘书。

乙　啊？驻联合国秘书就这么轻率呀！

甲　人家回国可能就为搞对象来的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您想呀，驻联合国接触的都是外国人，一说话嘀啦嘟噜，搞那么个对象多麻烦呀？

乙　真新鲜！

甲　那天爱兰把他领我们家里来了。

乙　干什么来啦？

甲　就为见见我这未来的岳父呀！

乙　登门拜访！

甲　我一看，还真错不了，是联合国秘书……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带着许多外国资料啦……

乙　都有什么？

甲　全是外国字，我不认识啊。

乙　外国字把你唬住了！

甲　也别说，还真有几份中文资料。

乙　是什么？

甲　《联合国工作计划》、《中国代表团发言记录》、《联

合国奖金制度》、《关于联合国代表巧克力分配方案》……

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 联合国代表们工作紧张，每人要发巧克力啊，他要不是联合国秘书能知道这些内部机密吗？

乙 联合国的机密就是发巧克力啊?!

甲 他不但有发巧克力的计划，而且皮包里装的都是巧克力，进门就给我放下两盒，说："这是咱们国家专门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制的，给您留下两盒尝尝……"

乙 你尝了吗？

甲 尝了，这巧克力和咱们买的还真不一样……

乙 怎么呢？

甲 真甜啊。

乙 多新鲜！

甲 他在我们屋里看了看，说："伯父，您这房子可够挤的……"

乙 是啊，住的不太松快。

甲 他说："我想在联合国给您解决几间，可是楼下的全没了，剩下的都是二十六楼以上的了，您上下不方便啊！……"

乙 那有电梯呀！

甲 "开电梯的都是外国人，您说话他听不懂呀。"

乙 又拿外国话来唬你了！

甲 "万一开电梯的把您给搁半道上，不认识家了，怎么办？"

乙　他想得还挺周到！

甲　“要不……过几天，我跟我爸爸说说，给您解决两个单元吧！”

乙　满嘴胡吹啊！

甲　他爸爸是炮兵司令，解决两个单元房子还成问题吗？

乙　也不见得！

甲　我说：“爱兰啊，你快沏茶。爱兰他妈，你快把鸡宰了！”

乙　宰鸡干嘛？

甲　招待姑爷啊。

乙　这就成姑爷啦？！

甲　不是姑爷能把给联合国的巧克力给我留下吗？

乙　就凭巧克力认人啊？

甲　他说：“不吃饭了，还要去市委书记处，看一个姓李的书记去……”

乙　他全认识！

甲　我们爱兰也要跟他去。

乙　那也好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我强留他吃了饭，他们一块走了。我从后边一看，吓！太般配了。爱兰没走几步，又回来啦！

乙　怎么回来啦？

甲　她说：“他好几年没见这位伯父啦，现在空着手去觉着不合适……”

乙　他不有巧克力吗？

甲　不行，那巧克力是给联合国工作人员预备的，哪能随便

给人啊！

乙　怎么能给你呢？

甲　这证明对我，比对市委书记还近一层。

乙　那买点别的吧。

甲　可是没带钱！

乙　那就别买！

甲　太不好意思了，我说：“不要紧，咱们这有二百块钱，你们带着。”

乙　你倒够大方的。

甲　没关系，有我们爱兰跟着呢。

乙　这倒对。

甲　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心里这份高兴啊。

乙　你高兴什么？

甲　我有这么一个驻联合国的姑爷，将来有机会带我们爱兰，还有我这岳父，出国到各处走走，多美啊！

乙　他想得满好！

甲　就是出不了国，我也可以找我们亲家，到炮兵司令部坐趟飞机去全国转转啊！

乙　净做美梦啦！

甲　当天晚上爱兰很晚才回来，说他还真见到了那位书记处的李书记……

乙　他们认识吗？

甲　李书记不认识他，可是认识他爸爸。

乙　那位炮兵司令。

甲　对，李书记听说他在联合国工作，很喜欢他，送给他一

个痒痒挠。说这是托他爸爸送给农村一位五保户的，他做主把这把痒痒挠就送给我了。

乙 你要那个有什么用？

甲 这是姑爷送给我的见面礼呀！

乙 二百块钱买个痒痒挠啊！？

甲 你嚷什么？

乙 我嫌上当。

甲 看起来是上当，实际可便宜了。

乙 怎么呢？

甲 这门亲事就算成了，将来人家能亏待咱吗？

乙 等着瞧吧。

甲 那天他还真拿着房屋调配单来了，说是他爸爸烦老战友给我解决了两个单元，不但房间宽绰，还有厨房、厕所、洗澡间……。

乙 那快搬吧！

甲 “不行，先别搬了……”

乙 怎么呢？

甲 “这房屋调配单已经作废了……”

乙 啊，怎么还没搬就作废了？！

甲 “是啊，您看这日子是上星期开出来的，这写着一周有效，这个星期我没去拿，结果让别人先搬进去了……”

乙 那你呢？

甲 “等下批吧！”

乙 得等多少日子？

甲 “时间不一定！”

乙　这不是废话吗！

甲　这就能证明他爸爸还真有路子，这回咱没赶上，等下批吧。

乙　等着吧！

甲　我说：“爱兰呀，你眼光真不错，这回可别三心二意了……”

乙　爱兰说什么？

甲　她说：“我可有点怀疑……”

乙　还有什么怀疑？

甲　“您看他拿来的房屋调配单是过期的，我听人说这种房屋调配单一办完手续，什么用也没有，房管站土筐里有的是……”

乙　对呀，就许在那捡的。

甲　“您再看他带的那些文件，和外文书店卖的外文报刊一样……”

乙　谁到那都能买！

甲　我说：“你可太多虑了，外文书店卖的那报纸那么大张，他带的才这么大张，一看就不一样。”

乙　外国杂志可净是小本的！

甲　我说：“这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婿，你别怀疑了，你不同意我同意！”

乙　你同意你嫁给他呀？

甲　最后她说想跟他到他们家去一趟。

乙　这也好。

甲　我说：“不用了，市委李书记都认识他，那还错的了

吗？”

乙 也不敢说！

甲 “人家是联合国的秘书，他爸爸是炮兵司令，你就这么去？不得给你公公带点什么？再说你带什么人家没见过啊，我看别费那事……要不，你们赶紧结婚吧！”

乙 这就结婚啊！

甲 “你看人家把结婚纪念品都给了。”

乙 什么呀？

甲 一把痒痒挠呀！

乙 嘿，那值几个钱呀？

甲 爱兰还是不同意。结果那天他来了，爱兰也没征得我同意，就跟他说了：要跟他回家一趟。

乙 那干什么？

甲 去看看这炮兵司令是真还是假。

乙 他说什么啦？

甲 他说："这几天市委小汽车不方便，过几天有车来接你。"

乙 等几天也行。

甲 过了几天他还真开着小车到我们家里来了。

乙 市委小卧车？

甲 不是，公安局小吉普。

乙 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 可能他跟公安局也很熟吧！

乙 我看可不象。

甲 还跟着俩警察。

乙　对呀，押着来的！

甲　你怎么老往坏处想呢？

乙　要不跟着警察干嘛？

甲　给他开车呀。

乙　那有一个司机不就行了吗？

甲　那个可能是保卫。

乙　我看这事都玄。

甲　警察把车开到我们家门口，把车门打开，请他下来。

乙　那下来吧！

甲　车门打开半天，他还坐那纹丝不动。

乙　这为什么？

甲　有派头啊，人家在国外惯了，不请不能下来。

乙　是啊，那就请吧！

甲　这时警察冲他一喊："下来！"

乙　怎么这么横呀？

甲　这证明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跟警卫员不分彼此，说话不讲分寸。

乙　没听说过！

甲　你别少见多怪啊，最后还是一个警察把他从车上给拉下来啦。

乙　这是干嘛？

甲　你看他们是多熟悉呀，不但动口，而且动手。

乙　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吧！

甲　我就听警察对他说："你要好好向人家交待！"

乙　啊？向你们交待来了！

甲　我说："甭交待了，他打那天就跟我交待完了！"

乙　什么事向你交待完了？

甲　不是说等市委小车有空接爱兰去他们家吗？

乙　还惦着去他们家啦！

甲　我当时就喊："爱兰！爱兰！快来呀，接你来了！"

乙　还喊呢！

甲　这时我们爱兰从屋里跑出来，可是那警察不叫她上车。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可能是因为还没请他们吃喜糖啦！

乙　咳！

甲　那警察说："你不用上车啦，就在这说吧！"

乙　对，什么事这说吧！

甲　我说："那多不好意思，咱们一块到屋里再说……"

乙　这全是哪的事啊？！

甲　警察说："同志，你们都受骗了！"

乙　对，明白了吧！

甲　我说："不可能！"

乙　还不可能啊！

甲　"市委李书记都认识他啊，这还错的了吗？"

乙　真是执迷不悟呀！

甲　这时警察过来很严肃地问我："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"我说："那还不知道，这是我姑爷！"

乙　还姑爷啦！

甲　"他正和我们爱兰搞对象啊！"警察说："你知道他搞了多少对象啦？"

乙　听这意思还真不少。

甲　我说："您甭管他搞过几个对象吧，那些个都没成，和我们爱兰搞成了！"

乙　他还非认不可！

甲　警察一看，门口围了很多看热闹的，很不方便，说："要不，你们也跟着走一趟吧！"

乙　对，找地方说去。

甲　我说："那好，打早就想去一趟，爱兰，快上车吧！"

乙　你呢？

甲　我就不去啦。

乙　你怎么不去了？

甲　爱兰是去见公公，我去干嘛？

乙　你去会亲家啊！

甲　有这种必要吗？

乙　（讽刺地）有！

甲　警察也一定要我上车，我坐在车里想："等会儿我见着这位亲家，人家是炮兵司令，我跟他说什么好？人家要说给我房子我要不要呢？"

乙　你要啊！叫爱兰搞这对象不就为这个吗？

甲　我正琢磨着汽车打住了。

乙　到他们家啦？

甲　到公安局啦。警察把我们领进一间会客室，从里边走出位四十多岁的老警察，看样子是负责人。我过去感谢人家。我说："辛苦啦，还麻烦您派车接一趟……"

乙　什么话呀！

甲　那位同志说："老×啊，听说你闺女搞了一个对象？"

乙　那错不了。

甲　"今天，他父亲从北京郊区赶来，要见见你！"

乙　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人家炮兵司令来会亲家。

乙　怎么从北京郊区来呢？

甲　司令部全在郊区。

乙　还真有这么回事？

甲　那老警察一摆手，开车的那个警察领进一位老者，看年纪有六十开外，两鬓花白，身体健壮，一看就是军人作风，可是没穿军装。

乙　怎么没穿军装呢？

甲　人家会亲家穿军装干嘛？

乙　司令到哪都穿军装。

甲　那可不一定，休假日穿什么都行。我过去说："您好啊，这么忙还让您亲自跑一趟，真过意不去。"

乙　他说什么？

甲　他说："这是我儿子的事，我得负责呀！"我赶忙说："亲家，咱们这门亲事算说定了！"他说："咳，我那孩子不干好事，文化大革命认识了一帮坏人，到处招摇撞骗！"我说："不，不，他非常谦虚，是个好孩子！""什么好孩子，上个月跑到他大姨那个街道小卖部，要了四十块巧克力，说是一个单位开联欢会用，一直没给人家送钱去，叫他大姨天天上门找我……"

乙　啊，巧克力是这么来的！

甲　我说：“那市委李书记怎么跟您这么熟呀？”“哪个李书记？……我不认识！”

乙　李书记不是还送给他痒痒挠了吗？

甲　旁边那位老警察说：“这个问题我们弄清楚了，李书记认识的那炮兵司令，不是他……”

乙　嗽，冒名顶替啊！

甲　我说：“您不是炮兵司令吗？”“对啊，我们那邻居小孩都管我叫炮兵司令！”

乙　啊？小孩都叫你炮兵司令?!

甲　“就因为邻居小孩都管我叫‘炮兵司令’，他嫌不体面，好几个月也没回家。”

乙　倒是怎么个炮兵司令啊？

甲　“我会爆玉米花啊！”

乙　啊，爆玉米花的！

（倪钟之）

迎 春 曲

甲　认识我么？我是一个音乐家，搞音乐的。最近在音乐学院给他们讲课，辅导他们大伙儿学习学习。

乙　噢，你爱好音乐？

甲　早在青年时期我就很爱好这个，我是唱女高音的……

乙　慢点儿，慢点儿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
甲　嗯？他们都说我是男的。

乙　废话！

甲　好些人都说我是男的呢。

乙　你就是男的么！

甲　噢，男的，是男的。

乙　男的，你怎么唱女高音？

甲　唔！对对，我说错啦，是男高音。

乙　你是一位声乐家，又是器乐演奏家，可真是了不起的大音乐家！这么着吧，能唱的话就烦你今天在这里来一段儿，怎么样？

甲　嘻嘻！唱不好，唱不好！

乙　嗬，还端架子么？

甲　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。因为没有准备，今天嗓子也不好，唱了恐怕大家不满意。嗯——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以后一定……

乙　你这还是客气。这么着吧，你试一试，如果嗓子好，就多唱上两段儿；不好，两三句就打住。

甲　这个，嗯——（作羞状）

乙　害臊什么，就唱吧！

甲　我唱，哼！（咳嗽声）“破烂的买！破烂的买……”

乙　咦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先练练嗓子。

乙　噢！我还没听见过练嗓门带买破烂儿的！

甲　我是拿这个找调门儿，试一试是C调还是G调，够C调就唱C调，够G调就按G调儿唱。

乙　那你唱一个吧！看，大家都鼓掌欢迎你哪。

甲　既然各位欢迎么，就唱一个，就只唱一个。嗯——哪位带钢琴啦？借我用一下，用完马上还你，嗯？

乙　你用什么？

甲　钢琴。

乙　谁出来还带钢琴哪！那多大份量，得四个人抬着哪！

甲　你们没有？

乙　我们说相声的带钢琴干嘛用！

甲　那，盒子里带的那个有吗？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就套在肩膀上的那个，带皮带的，有那个么？对，对，松紧琴，松紧琴。（用手比划）

乙　这叫松紧琴？啊呀，还在音乐学院讲课哪！好一个音乐家！那叫"手风琴"。

甲　我说手风琴怕你不懂。

乙　你不懂还是我不懂？

甲　我当然知道啦，手飞琴，就……

乙　嘿，手风琴！

甲　手风琴，手风琴。还有搁脖子上拉的那个。（学拉小提琴的架式）

乙　这叫什么？

甲　嗯，嗯，就那个"维尔肤"。

乙　"维尔肤"没有，有"凡士林"怎么样？那叫"维奥林"！

甲　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是小提琴。有没有，嗯？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什么都没有，你们剧团都干嘛？

乙　咱们说相声的不用乐器。

甲　好吧，没有乐器也能唱。注意啦，不要伴奏也能够唱，今天嗓子不好，但是我也一定好好地唱。唱一个"迎春曲"。大家有喜欢这个歌子的，愿意要歌词的话，我把歌词开下来；愿要简谱的话，把"抖来米发"简谱送给你。这歌子是四分之二音符，一拍是四分之一，半拍是八分之一，半拍的半拍是十六分之一音符。要唱就把这音符唱足了。男声合唱女声合唱都行。注意啊，听我唱支"迎春曲"，要严肃认真地听，注意啦！（用天津语音唱"童谣"）"有打灯笼的走出来哟，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儿哟，金鱼拐子大花篮儿啊，一大一个灯，俩大一

……”

乙　（急拦）就这个呀？！

（马三立述　卫沁昌记）

钓　鱼

甲　相声这门艺术不好搞，因为它讲究说、学、逗、唱，得全能来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可是有人把我们这工作看得很简单。

乙　是啊？

甲　我们街坊有一位，他就是这样。他是天津人，说话天津口音。没事儿老跟我说："唉，×××，等着我有工夫儿，跟你们掺合掺合，行吗？"

乙　什么叫"掺合掺合"呀？

甲　我跟他说啦："您可掺合不了，我们这是艺术。"他说啦："得啦！别来这劲儿啦！嘛艺术啊，我看透嘞，你们那玩意儿没嘛！"

乙　好嘛！太轻视我们啦。

甲　哎，他这人就这样儿，看什么工作都容易，看什么工作都简单。

乙　实际呢？

甲　把他搁在哪儿，哪儿不行。

乙　嘴把式！

甲　对啦。我们院里西屋住着两家儿人家，在钢厂里工作，业余的时候儿有个共同的爱好。

乙　爱好什么呀？

甲　爱好钓鱼。您看，钓鱼有学问，可得懂。这是个慢性子活儿。买个鱼竿儿，来个鱼钩儿，一根儿鱼弦，来个漂儿；下好了鱼食，也许搁着，（比划手势）抽着烟，这儿看着鱼漂儿，多咱鱼漂儿往下一沉，一甩竿儿，就钓上来啦。

乙　对，是这意思。

甲　慢性子活儿急脾气行么？急脾气到河边上一呆，（以下学钓鱼甩竿动作，用天津口音）走！嗅，怎么没上来？走！嗯？走！嗅，怎么上不来啦呢？走！好，上不来没关系，我下去吧！

乙　他下去啦，这是钓鱼吗？

甲　这是摸鱼哪！人家西屋两家老钓鱼去，没事在院里熬鱼吃。我说的这位他爱人看着眼馋啦，就跟他说："嗅，我说二个他爸爸！"

乙　谁？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？

甲　他们有个孩子，小名儿叫二个。

乙　噢，指着孩子叫的。

甲　对啦。"嗅，我说二个他爸爸，你看人家西屋那俩大哥呀，没事老钓鱼去，回来就熬鱼吃，这玩意儿多哏儿呀。咱们甭说熬鱼啦，哪怕咱们来顿鱼汤呢！"

乙　好么，她还够馋的！

甲　是啊，他可就接过来啦，“嘛玩意儿？我也不是吹，我不去就完啦，我要去呀，到那儿闭着眼拿个百儿八十条来！”

乙　拿多少来？

甲　百儿八十条来。这钓鱼有钓百儿八十条的吗？

乙　没听说过！

甲　他爱人一听高兴啊，“唉哟，二个他爸爸，你要能钓，明儿钓点儿来多好！”“行啦，你甭管啦，明儿我钓去吧！”还真不含糊，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儿来，一进门儿，“二个他妈妈，你给我烙个糖饼！”

乙　干嘛？

甲　“我钓鱼去！”

乙　噢，饿了好吃。

甲　“嗯，拿面口袋给我改个兜子。”

乙　那干嘛呀？

甲　“搁鱼。没告诉你么，闭着眼拿个百儿八十条来！”

乙　有把握！

甲　还真不简单。早晨七点半走的，下午四点半回来的。

乙　钓多少来？

甲　一条没钓来。一进门儿他爱人就问他：“唉哟二个他爸爸，你钓来啦吗？”“钓嘛呀！别提啦，咱去晚啦！我到那儿一看哪，好家伙，这拨儿过去啦！一打听啊，明儿还来一拨啦。”

乙　噢，明儿有一拨儿。

甲　“有嘛事儿明儿再说吧。”第二天早晨，“二个他妈

妈，你给我烙俩糖饼。”

乙 俩啦！

甲 还是那钟点走的，又是那钟点回来的。

乙 这回钓多少？

甲 一条没钓来。一进门儿他爱人又问啦：“二个他爸爸，你钓来啦吗？”“钓嘛呀！我到那儿还真赶上这拨儿啦，我呀下好竿儿啦，来了几个小孩儿洗澡，噼里啪啦一扑通，又弄没啦！把我急了一身汗。我一打听，明儿还来一拨儿啦。”

乙 好，又一拨儿。

甲 “明儿这拨儿太好了，这拨儿落到解放桥。明儿我钓去；我要钓不来，你呀挂甲寺捞我去！”

乙 他要自杀呀！

甲 他要跳河！这阵同院有个姥姥正在他们屋里串门儿，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：“大哥，我劝你吧！你看人家西屋俩大哥钓鱼呀，人家懂啊，人家是个慢性子。象你这急脾气，钓不来呀！你说你在院儿里说了多少大话啦！哪样儿办成啦！往后象这类话少在院儿里说，钓不来多寒碜哪！”

乙 哎，这可是好话。

甲 他倒急啦，“姥姥，您这怎么啦？他们钓得来我钓不来？我告诉您：明儿我钓去，明儿我钓不来，我不在这门口住啦，我搬家！我……那谁，二个他妈妈，你给我烙仨糖饼！”

乙 又改仨啦！

甲　他爱人一边烙着饼一边就琢磨啦，“二个他爸爸，你可真哏儿啊！鱼呀你是一条没钓来，你饭量可见长啊！”

乙　嗐！是啊，仨饼啦吗！

甲　第三天七点半走的，八点半他就不钓啦。

乙　不钓啦？

甲　扛着鱼竿儿奔鱼市儿啦，上鱼市儿去踅摸去啦！一进鱼市儿，把卖鱼的吓了一跳：“哟！这位跑我们这儿钓来啦！”他过来还问哪：“掌柜的，这多少钱一斤？”卖鱼的一看，这位怎么扛着鱼竿儿买鱼呀？“您问这个，两毛五一斤，一块钱四斤。”“两毛五……活么？”“您看，个个活。”还真不含糊，个个活。“您给我来四斤，约一块钱的。”

乙　噢，买四斤。

甲　人家给他称四斤。“给您搁哪儿？”“先别搁哪儿，份量够么？”“您看，四斤高高的。”“嘛四斤高高的！你再给饶一个，再来一个。”

乙　这叫什么呀！

甲　没办法，人家又给添一个。“给您搁哪儿？”“倒口袋里。这拨儿就算我赶上啦！”

乙　还赶上啦！

甲　拿这鱼可就回家啦。到家就这一嗓子，把一院的全喊出来了，“我说二个他妈妈，你把大木盆给拿出来呀！好家伙，我可赶上这拨儿啦！”

乙　这是干什么呀？

甲　为的是让同院的知道知道他钓来啦。这么一嚷嚷呢，同

院都出来啦。姥姥也出来啦。木盆往院里一搁，一放水，一倒，这鱼还真不含糊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这鱼一见水，个个活，他可就忘了一样。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。钓的鱼有大有小，什么鱼都有；买的鱼一般儿大。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，“大哥，你这鱼都一般儿大呀。”“对啦姥姥，这拨儿都一般儿大。没告诉您么，闭着眼也拿个百儿八十条么！”“不对吧？你这个别是买的吧？”就这句话，他可急啦！“嘛玩意儿，您哪？他们都钓的，到我这儿买的？我告诉您，姥姥，咱们在一院住这么些年啦，咱们都是老街坊啦，照您这样说，我来个半身不遂，您在我身上可缺了大德啦！”

乙　嗐！

甲　他爱人一看，在这院里裁这跟头干嘛呢，打算给打个圆盘，“唉哟姥姥，您可别这么说话呀，这么大年纪，说话可真不是地方。这鱼是钓来的，是钓来的，二个他爸爸，是钓来的。这鱼可能有二斤多。”他接过来啦：“嘛玩意儿，二斤多？四斤还高高的啦！不信你问去，就这个，掌柜的还给饶一个啦！”

乙　还是买的！

附注：本段中，凡学那位街坊和他的爱人说话，均学天津门音。

（高英培　范振钰整理）

要条件

甲　电影是人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。一部好的电影，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观察社会和认识生活的能力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还能使人们受到教益并得到艺术享受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就拿戏曲片黄梅戏《天仙配》来说，那内容相当深刻，我希望现在一些女同志能多看一看这样的片子。

乙　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片子？

甲　要学一学七仙女的思想境界。

乙　学七仙女什么呢？

甲　七仙女爱董永爱的是什么？

乙　她不是爱钱。

甲　对，她爱董永的忠厚、老实、勤恳。

乙　那感情是淳朴的。

甲　现在有的女同志搞对象把男的挤兑的胡说八道啊！

乙　这是个别现象。

甲　是呀。虽然是个别现象，可在座的同志里，就有的身受

其害。这样的女同志眼睛就盯着钱，见什么要什么。那价码还老涨，长个双眼皮还得多加几十。

乙　这是什么条件啊？

甲　她们坐在一块没别的，互相串联，取长补短，介绍经验。

乙　介绍些什么呀？

甲　（天津方言）“哎，小张，听说你搞上了，搞的那个还够意思，是吗？”

乙　什么叫够意思啊？

甲　“怎么样？给你买嘛了没有？说说，说说……”

乙　买什么啦？

甲　“买嘛了？反正这四大件是必不可少！”

乙　哪四大件啊？

甲　“自行车、手表、电视机、缝纫机。”

乙　嚯！这四件就一千多块啊！

甲　“一千多块呀，没按分量称，就便宜这小子了！”

乙　那要是我这分量，那位还活得了吗，她把自己给卖了。

甲　“告诉你，我在手表这方面可吃了亏了！”

乙　吃什么亏啊？

甲　“咳，别提了，起初我找他要一块西马表，他没给我买，买了块罗马。”

乙　那就差不多了。

甲　“不行！差着行市了。后来，他跟我说，戴罗马表有意义。”

乙　有什么意义啊？

甲　“他说，目前咱们国家跟罗马尼亚关系这么好，戴块罗马表咱也表示表示。”

乙　这都挨得上吗？

甲　“就是啊，我一打听，敢情是两码事，这不吃了亏了吗？”

乙　结果呢？

甲　“我找他要两双尼龙袜子了事了。”

乙　嗨，够能琢磨的。

甲　对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好好帮助，这是一种不正之风。男女双方的感情应该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。

乙　不应该建立在金钱物质上。

甲　你说，要把他挤兑好歹的，你还跟谁过啊？

乙　对啊！

甲　可是这几位没这样认识，她们反而这样说：“小张，这说明你没有经验，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我。”

乙　她怎么样？

甲　“最初他也想给我买罗马表。”

乙　行吗？

甲　“没门儿，没门儿！不给我买西马表甭打算订婚！”

乙　嚯，还真够厉害。

甲　“后来让我挤兑的，他们全家给我凑钱。凑来凑去，还差五分。”

乙　还差五分钱也买不了啊！

甲　“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。”

乙　什么主意？

甲　“让他们卖了个酒瓶子。”

乙　卖多少钱？

甲　“卖了八分。”

乙　卖八分还富余三分。

甲　“我又买了棵冰棍。”

乙　她是寸利必得啊！

（姚文亮　孟祥光）

两种态度

甲　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

乙　对，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。

甲　就拿体育项目来说吧，男同志能打篮球——

乙　女同志也能打篮球。

甲　男同志能游泳——

乙　女同志也能游泳。

甲　男同志能滑冰——

乙　女同志也能滑冰。

甲　男同志能摔跤——

乙　女同志也能摔……摔不了。有俩女同志到一块儿摔跤的吗？

甲　那多有意思。“张姐，你过来。”

乙　干什么？

甲　“我给你来个得合勒！”（学动作）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这是开玩笑。你看有些工作还特别适合女同志做。

乙　什么工作？

甲　医院的护士。性情得温和，说话办事要有耐心，因为病人往往是性情暴躁。

乙　叫病给磨的。

甲　比如说刚刚动完手术的病人不能马上喝水。

乙　为什么呢？

甲　因为喝水对他来说有生命危险。可是病人口渴得厉害，非喝不可，这就需要护士做耐心的解释工作了。

乙　你能不能把这个情形给大家学学。

甲　我给学学。（半躺按电铃状）"铃——"

乙　这是干什么？

甲　这是病人按电铃叫护士呢。

乙　噢。

甲　护士马上就来了："老张同志，你找我呀？"你再看那病人：（学有气无力的样子）"护士，喝水。"

乙　刚开完刀，说话没底气。

甲　"老张同志，你刚做完手术，不能马上喝水。喝水对你有生命危险呐。"

乙　病人说什么？

甲　"死了也喝！"

乙　还真够犟的。

甲　"老张同志，如果你一定要喝，也别着急，我到锅炉房去看看水开没开，等水开了我一定晾凉了给你送来。不过现在先盖好被子安静地睡会儿，十分钟我就回来。"说完走了。

乙　给病人打水去了？

甲　哪儿呀，到别的病房照顾其他病人去了。

乙　哟，把这个病人干这儿了？

甲　不是把病人干这儿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可是病人等不了哇。“铃！铃——”

乙　好嘛，急了。

甲　护士赶紧跑来了：“老张同志，又有什么事呀？”

乙　病人怎么说？

甲　“护士，你上哪儿打水去了？别是跑咸水沽去了吧？”

乙　至于跑那么远吗？

甲　“哎呀，老张同志，太对不起了！刚才我去看了，水还没开。既然你一定要喝水，这么着吧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

乙　讲故事？

甲　“嘛玩意儿，讲故事？我说护士，你这不是拿我打镲吗！我渴，你讲故事管事吗？”

乙　是呀。

甲　“老张同志，管事。我给你讲个‘上甘岭’的故事，我们英雄的志愿军战士虽然当时喝不到水，口渴得厉害，但是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，战胜了敌人，取得了胜利。咱们要向英雄学习呀！”

乙　对。

甲　病人听着听着心情平稳了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乙　受到鼓舞了嘛。

甲　这一觉，俩钟头。危险期过去了。不用病人要，护士早把开水晾好了。

乙　嘿，这服务态度真好。

甲　可就这件事，要是让我舅母赶上，就坏啦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因为我舅母脾气暴躁，病人还没急，她就先火了。

乙　好嘛，你能不能把您舅母对待病人的情况也给我们学学。

甲　可以，我给你学学我舅母。

乙　（对观众）咱看看他舅母是怎么说的。

甲　“铃——”

乙　病人按电铃叫护士了。

甲　我舅母来了。（唱）“北风那个吹……”

乙　唱着来的。

甲　（学天津方言）“嘛事呀？！打刚才就没完没了的按电铃，告诉你说，我们医院这月的电费就费你身上了。”

乙　至于的吗？按按电铃就用这么多电费？

甲　“有你这病人也倒血霉啦，瞧这赶落人劲儿的，连点毛活也打不了。有嘛事快说吧！”

乙　“我喝水。”

甲　“没告诉你不能喝吗？”

乙　“我渴呀。”

甲　“渴也不能喝！”

乙　“为什么呢？”

甲　“你知道你喝水之后的严重后果吗？”

乙　“什么严重后果？”

甲　“你就艮儿屁朝凉啦！”

乙　嗐！

（根据魏文亮 孟祥光演出录音整理）

论 捧 逗

甲　曲艺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。一段一个内容，一场一个形式。我们这场形式比较简单，也不用什么道具，两个人往这儿一站，就说起来。虽然是两个人，但是观众要听，听谁呀？主要还是得听我。

乙　那么我呢？

甲　你呀？你只不过是“聋子的耳朵——”

乙　怎么讲？

甲　“……配搭儿”。“娶媳妇打幡——跟着凑热闹”。

乙　这叫什么话呀！对口相声么，你是逗的，我是捧的。这场好坏由咱俩人负责。

甲　你负什么责呀！责任全在我这儿。您看我往这儿一站，嘴里滔滔不绝老得说；捧哏的有什么呀？站那儿：“嗯，啊，嘛，是，哎哟，噢嘿”，最后说一句“别挨骂啦”，下台鞠躬，他就算胜利地完成任务了。

乙　啊！您说的那“别挨骂啦”是旧的表演方法，现在不适用啦。

甲　你不过是那老一套么，有什么新鲜的！

乙　噢！核算我说了这么些年相声，就会说一句“别挨骂啦”？

甲　那可不，捧哏的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！

乙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俩人这场相声就好比是一只船，你是那个拨船的，我是那个掌舵的，我叫你往哪儿走，你就得往哪儿走，没有我这个掌舵的，你就打转悠去吧！

甲　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。咱们这场相声好比是一只船，我是那拨船的，你是那掌舵的。

乙　对了。

甲　那么你说是拨船的主要，还是掌舵的主要呢？

乙　当然还是掌舵的主要。

甲　不见得，我认为还是拨船的主要。有这么一出戏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

乙　什么戏？

甲　《打渔杀家》。你看那老英雄肖恩站那儿拨船，他女儿桂英站那儿掌舵，你说谁主要？

乙　你说的那个是什么船哪，那是打渔小舟哇。真要是河驳、对漕，大船，桂英那小女孩可就掌握不了啦。掌舵的得有丰富的经验。换句话说，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。

甲　呦……就会一句“别挨骂啦”，还修养哪？要谈到艺术修养的话，得说我这逗哏的。

乙　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啊。

甲　你是会逗，一学徒的时候你不也学逗么，可是为什么又捧哏了呢？因为逗哏的要求条件高，学了好几年啦，他不

够这个逗哏的条件，怎么办呢？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，怪对不住他的，得啦，叫他捧哏吧。反正这么说：是捧哏的，全是不够材料的。

乙　捧哏的不够材料？哎呀！老先生说的话你全忘啦！

甲　老先生说什么来着？

乙　三分逗七分捧。你占三成，我这捧哏的占七成。

甲　我不同意。要按比重来说，我这个逗哏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

乙　那么我这捧哏的呢？

甲　占百分之零点一，弱！

乙　还弱？！

甲　捧哏的除去蒸馏水就没啥儿了。

乙　啊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占百分之百，你连点蒸馏水全没有！

甲　你瞧，咱这不是辩论问题么，你着急干嘛！

乙　不是我着急，我没见过你这样说的。

甲　也难说，你是得说捧哏的重要。你不是就会捧么！你能逗吗？

乙　谁说我不能逗啊？一个相声演员能捧就能逗，没有逗哏的基础，他捧不了。

甲　我由打认识你那天起，就没看你逗过哏。

乙　咱说话可要以实求实，我准没逗过吗？过去的事咱甭提，前年在天津人民剧场，我没逗过一段吗？你想想。

甲　嗯，你要不提我还真忘啦。日记本上没记上点吗？

乙　我记那干嘛？

甲　唉！得记上点。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。一辈子就逗过这么一次哏，能不记上吗？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呀。你们的子孙后代长大了，打开家谱一看，呦嗬！我们老祖先说相声，敢情还逗过一次哏哪？感到骄傲而自豪！

乙　也不至于呀！逗逗哏我就光宗耀祖啦？

甲　再者说，你逗那次哏也不露脸哪。

乙　哪点现眼啦？

甲　那天的惨状，你全忘啦？

乙　什么惨状？

甲　（向观众）那天他往逗哏这儿一站，当时脸也白啦，嘴唇也青啦，说话也不俐落啦，浑身这哆嗦，就跟踩电门上一样。观众看着别扭。你说走吧，还等着听下一场；不走吧，看着他难受。观众也有主意，有的出去凉快去啦，有的到吸烟室去吸烟去啦，……也别说，前排还坐着一位没走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这位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，夜里睡不着觉，大夫给安眠药片，一顿吃三十片，全睡不着，那天他这么一逗哏，那位打上呼噜啦！催眠的相声，这叫什么艺术哇！

乙　嘿！你说话可太损啦！我也不跟你争辩，这么办，我今天再逗一回。

甲　您千万可别逗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呆会您往这儿一站，观众全走了，怎么办？

乙 敢！

甲 啊?!

乙 有一位走的，当时我自杀！

甲 行啦，那就没人走啦。你想，谁能忍心看你死到这儿？你大小也算个性命啊！

乙 甭废话，我逗哏。你站这儿，给我捧。

甲 你非逗不可啦？

乙 当然啦！

甲 可是一切后果归你负责。

乙 那有什么后果呀？（甲乙换地位）

甲 你逗可是逗，可得把观众说乐了。

乙 多新鲜哪！说不乐人，那叫什么相声！

甲 你说这段可得有内容。

乙 当然啦。

甲 可得说那对口的。

乙 对口相声么，我说那一人一句的。

甲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。

乙 你这话现在就不少啦！你有什么话一块全说出来，趁着明白。

甲 干嘛？我要死呀！

乙 没有什么说的啦，我可要逗啦？

甲 逗吧。

乙 您辛苦！

甲 嗯！

乙 昨天我到您家啦。

甲　啊！

乙　到您家一打门，从里面出来一个人。

甲　嗻！

乙　我一瞧可不是外人。

甲　唉！

乙　是你媳妇我大嫂子。

甲　嗯！

乙　问你，说你没在家。

甲　噢！

乙　我可就走啦。

甲　嗻！

乙　我走啦。

甲　你走吧！

乙　你也走吧！（甲乙的地位还换过来）

甲　咦？你怎么不逗啦？

乙　我没法儿逗！你这儿全要出殡啦，我跟死鬼一块说相声，谁能乐呀？有你这么捧的吗？

甲　捧哏的不就这个么：嗯、唉、嗻、是、别挨骂啦！

乙　就这个？捧哏的非常重要。捧哏的往那儿一站，全神贯注，两只眼睛时刻得盯着逗哏的，根据逗哏的叙述的故事，起、承、转、合，来配合不同的感情。捧哏的虽然话少，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你不信我要是给你这样捧，你也说不乐观众。

甲　同志呀！你还是没能耐！

乙　那么要是有能耐呢？

甲　不在捧哏的好坏。要是我逗哏，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，就是有根电线杆子，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。

乙　噢！那么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？

甲　干嘛还比呀！你就是电线杆子。

乙　好！我捧，你逗。我先问问你说哪段？

甲　还是这段。要把观众说乐了，这叫艺术。

乙　好，我看你这乐儿由哪儿来。

甲　您辛苦！

乙　嗯！

甲　昨天我到您家了。

乙　啊！

甲　一打门，从里边出来个人。

乙　嚯！

甲　我一瞧可不是外人。

乙　是！

甲　是你媳妇我大嫂子。

乙　唉！

甲　问你，说你没在家。

乙　噢！

甲　我就走啦。

乙　你别挨骂啦！（乙鞠躬下台）

甲　唉……（急拉住）你怎么走啦？

乙　我完成任务啦！

甲　哪儿你就完成任务啦？

乙　“别挨骂啦”我说完啦！你不是刚说的吗，捧哏的说

完“别挨骂啦”，就算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吗？

甲　你完成任务啦，我这儿还没完哪！

乙　我管你干嘛？

甲　这叫什么话呀！

乙　你不是说我就会一句“别挨骂啦”吗？

甲　你虽然就会一句“别挨骂啦”，也不能逮哪儿哪儿用啊！我这儿说了没两句，你来句“别挨骂啦”，让各位听听，这象话吗？

乙　那怎么办呢？

甲　你还得继续给我捧啊！

乙　再捧还是“别挨骂啦”，我不会别的呀！

甲　你不能总说这一句呀。我有上句，你得有下句，起码你回答我的话得象话才行。

乙　噢！我光说这一句“别挨骂啦”不行？

甲　那当然啦。

乙　好，你逗吧。

甲　你没在家，我就走啦。

乙　你走，走吧！

甲　我就拐弯儿啦。

乙　拐弯儿拐弯儿吧！

甲　我碰见你爸爸啦。

乙　不能！

甲　怎么？

乙　我爸爸死啦！

甲　死……死啦？死啦我也碰見啦！

乙　你碰见死尸啦？

甲　不！我不是现在碰见的。

乙　多咱碰见的？

甲　我在前两个月碰见的。

乙　我爸爸死了半年啦！

甲　噢！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。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你大爷。

乙　噢！我说的呢，大高个？

甲　哎。

乙　俩小眼睛，坐哪儿哪儿冲盹儿，会弹琵琶。你说我大爷？

甲　对！就是他！

乙　我爸爸行大！

甲　你没大爷？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那你刚才说这么热闹，那是谁呀？

乙　那是×××他大爷！

甲　噢，我碰见的是你叔叔。

乙　我爸爸哥儿一个。

甲　你舅舅。

乙　我妈妈娘家没人。

甲　你岳父。

乙　我还没结婚哪！

甲　你姑父。

乙　没有！

甲　你姨夫。

乙　没有！

甲　噢，是你干老。

乙　我没事认干老干嘛？

甲　那就是你哥哥啦。

乙　我没哥哥。

甲　你有哥哥。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你假装说有。

乙　这叫什么话！我没哥哥我说有，一查户口，我们家短口人，我虚报户口！

甲　人家全说你有哥哥么。

乙　他们全跟我开玩笑。

甲　咳！反正你们家得有人哪。

乙　没人，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。养活一个黄雀，前天还飞啦！

甲　噢！我碰见谁没谁？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你听这象话吗？

乙　怎么不象话？

甲　想办法你得给我拆兑一个。

乙　我哪儿给你拆兑去？

甲　碰见谁没谁，我怎么逗哇！

乙　你不是有能耐吗？

甲　多大能耐也不行啊！

乙　那怎么办哪？

甲　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，那才行哪。

乙　噢，得顺着你说？

甲　对了。你只要顺着我说，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。

乙　好、好，我顺着你说。

甲　我碰见你兄弟啦，你有兄弟对不对？

乙　我还真有个兄弟。

甲　啊，我碰见你兄弟啦。

乙　你光说碰见啦不行，你得说得上来我兄弟什么模样、什么长相、穿什么衣裳、多大岁数，说对了才算你碰见了。

甲　碰见不就完啦吗？

乙　完啦不行。

甲　啊，既然碰见，我就说得上来。

乙　好，你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。

甲　你兄弟这模样……反正他有模样。

乙　多新鲜哪，人么，没模样？

甲　你兄弟他是长方脸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不，那个圆方脸。

乙　嗯？

甲　那个……长圆……

乙　长圆？呦！鸭蛋哪！我兄弟脑袋跟鸭蛋一样，这象话吗？

甲　反正他那脸膛我知道。

乙　什么脸膛？

甲　黑黢黢。

乙 嗯？

甲 那个……白净子……

乙 啊？

甲 那个……蓝不几几的……黄不几几的……

乙 噢，外国鸡呀！我兄弟坐那没事净变颜色？

甲 不是……你兄弟反正是……他有麻子……

乙 啊？

甲 可没长着。

乙 这不是废话吗！

甲 你兄弟他有脑袋。

乙 多新鲜哪！没脑袋有满街跑腔子的吗？

甲 废话！你兄弟前边走，我看个后影儿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模样？

乙 噢，没看清楚？

甲 对了。

乙 你说说我兄弟他穿什么衣裳。

甲 穿着一个拷纱皮猴。

乙 啊？

甲 有用拷纱做皮猴的吗？

乙 谁说的呀？

甲 穿着一件拷纱大褂……可也不是大褂……反正挺短的……跟夏威夷式一样……又象西服……反正跟中山服差不多……那个……他披着毛巾被，噢，对了，他……没穿衣裳。

乙 啊？

甲　我在澡堂子里碰见的！

乙　嘿！没词儿，他跑澡堂子去啦！

甲　他那儿正洗着哪，我知道他穿什么衣裳！

乙　您瞧这寸劲儿的！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。

甲　七十多岁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旁边那老头七十多岁。

乙　我问那老头干嘛？

甲　你问谁呀？

乙　问我兄弟。

甲　你兄弟他……二十七……

乙　嗯？

甲　不，三十八……他……七八不要九。

乙　还天地跨虎头哪！

甲　唉，虎头！

乙　什么虎头哇！

甲　他长得虎头虎脑的。

乙　我问他岁数。

甲　你多大啦？

乙　你问我干嘛！

甲　你兄弟比你小。

乙　多新鲜哪！比我大是我哥哥。行啦，你别胡说八道啦，我有个兄弟你碰不见。

甲　我怎么碰不见哪？

乙　他才八个月，还不会走道儿哪！你上哪儿碰见去？

甲　这你就不对啦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儿，你让我碰见他干嘛？

乙　谁叫你碰见的？你非要碰见不可呀！

甲　你这不是成心寒人吗！我开头没说两句，你来个“别挨骂啦”，然后我碰见谁没谁。好容易碰见你兄弟啦，你又告诉不会走道儿。有你这么捧哏的吗？照你这样捧哏，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？

乙　是呀！有你那么轻视我的吗？你这么轻视我，我活得了活不了？

甲　我怎么轻视你了？

乙　你说我是“聋子耳朵——配搭儿”，“娶媳妇打幡——跟着凑热闹”，核算我天天跟着你就凑热闹？啊！你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，我这儿连点蒸馏水都没有？我就会一句“别挨骂啦”。我最恼你的就是拿我比电线杆子，电线杆子是木头。

甲　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！

乙　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

甲　我哪儿知道您这人不识逗啊，我要知道您这样，我不跟您闹，以后咱们别闹啦。

乙　以前我也没跟你闹哇！

甲　再者说，我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煞了吗！

乙　当然是不能啦。

甲　要谈到艺术，他们谁比得了您哪！

乙　这话倒对。

甲　您的艺术，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自成一家。

乙　这可不敢！

甲　具体来说，您的声音清脆，口齿伶俐，表演生动，捧逗俱佳，说学逗唱无所不能，您可称是一位全材的相声艺术家。

乙　您可太捧我啦！

甲　不，这还不是捧您，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哪，您是相声界的权威！

乙　哪里、哪里。

甲　您是相声泰斗。

乙　不行、不行。

甲　幽默大师。

乙　好么！……

甲　滑稽大王。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，您要再很好地肯定了优点，克服缺点，努力学习，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，甭多了，再有三年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你就赶上我了。

乙　噢！我还是不如你呀？！

（苏文茂　朱相臣　纪希整理）

吃 元 宵

甲　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、老艺人啦！

乙　说过些年，谈不上老艺人。

甲　你很谦虚。我认为说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，不仅要口齿伶俐，还必须要有文化。

乙　对，说相声的都得认识几个字。

甲　认识几个字怎么能行，起码也要懂得语言的逻辑、语法修辞，什么是主语，什么是谓语，什么叫成语，什么叫谚语，什么是俏皮话、歇后语。

乙　这个我懂。

甲　你念过多少年书？什么学校毕业？

乙　我什么学校也没毕业，小时候念过三、二年书。

甲　念三、二年书就说相声？那怎么能行啊？这简直是胡闹。

乙　这么说，你的文化水平很高？

甲　你看哪？

乙　看不出来。

甲　听。

乙　也听不出来。

甲　你听听言谈文雅，举止大方，未语先笑，代客煎药……

乙　啊？还代客煎药？开药铺哇！

甲　不，这句没有用，是个配句儿。

乙　我没听说过，说话还有配句儿，衬句儿。

甲　你不认识我？都管我叫“马大学问”，外号叫“活字典”。

乙　活字典？

甲　你有不认识的字，马上就能告诉你，你有不会写的字，我马上就能编。

乙　能瞎编字。

甲　什么叫瞎编字，编排成号儿，再查字典。

乙　噢，查字典。我以为你跟圣人一样能耐呢！

甲　你知道圣人叫什么名字？

乙　姓孔名丘字仲尼。

甲　对，孔仲尼是封建社会的圣人。历代帝王利用孔子的儒教宣传，用三纲五常来统治人民。你知道孔圣人到现在多少年了？

乙　不知道。

甲　到现在是两千五百二十九年。孔子生在周朝，周灵王二十一年。孔子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。孔子活到七十三岁，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？“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”。

乙　有人说这叫“坎儿”。

甲　不是，这句话是历代帝王想念孔、孟二位，孔子七十三

岁那年死的，孟子八十四岁死的，皇上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，才留下这句话。不是咱们这些人们到七十三岁准死，到八十四岁就活不了啦？绝对不是。好好地活着，没关系。

乙　嗐，你嘱咐这个干嘛。

甲　当初孔圣人周游遛国……

乙　什么什么？周游什么国？

甲　周游遛国。

乙　六国?！谁不知道孔子周游列国。

甲　列国是什么列国？

乙　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——列国。

甲　不对，是遛国，出洋到外国遛遛。

乙　孔圣人到外国？会说外国话吗？

甲　会啊！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。

乙　他怎么讲？

甲　（学外语音调）“缸比盆深，盆比碗深，碗比碟深，最浅的是碟子，最深的是缸。”

乙　听不懂。

甲　这你听不懂，圣人说：“水缸比脸盆深，盆自然比碗深，碗比碟子深，最浅的是碟子，最深的就是缸。（用外语音调重复）

乙　嗐，就是这个呀！

甲　孔圣人带着两个徒弟，子路、颜回，出洋到外国去，先到天竺国，因为天竺国有他的朋友，孔圣人的把兄弟——如来佛。

乙　如来佛跟孔圣人是把兄弟？

甲　对，如来佛行大，孔圣人行二，要不怎么叫孔老二呢。如来佛也是周朝那个年代的人。他叫释迦牟尼佛，号称如来佛。他生在公元前五百五十七年，到现在是两千五百三十五年，比孔子大六岁。这师徒三人到了天竺国，如来佛到码头迎接。

乙　还有码头？

甲　坐船去的嘛。《论语》上有“道不行乘桴浮于海。”由太平洋过去的。如来佛说：“不知孔子驾到，未曾相迎，当面谢罪。”圣人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久违，久违！少见，少见！”“吃饭吧！”蹲在码头，每人喝两碗老豆腐，吃仨烧饼。

乙　好嘛，喝老豆腐。

甲　圣人不乐意了，心说，“你到我鲁国的时候，我是三日一大宴，五日一小宴。我到你这儿喝老豆腐。甭问了，明早准是锅巴菜了。”

乙　这叫什么饭哪！

甲　到了禅堂落坐，如来佛说：“孔子驾到必有所为。”

乙　是啊，干什么来啦？

甲　孔圣人说：“一来参见我佛，二来有事不明要在佛台前领教。”如来佛说：“有话请讲，你我弟兄何言领教二字。”

乙　还挺客气。

甲　孔圣人说：“你宣传佛教，不该把文字乱改乱用。”如来佛说：“不能，一个也没有用错。”圣人说：“如果

有错字怎么办？”“有错字我應受罚，你说怎么罚都行。”“好，有一个错字罚一个脑弹儿。”

乙　脑弹儿？

甲　就是用中指和大拇指，照脑门当中“叭”弹一下儿——脑弹儿。

乙　也叫弹脑崩儿。

甲　如来佛说：“好！”搬过经卷就念，头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圣人说：“别念了，头两个字念什么？”“那摩。”“按单音词念：南北的南，有无的无，‘南无’为什么念‘那摩’？这就是两个字用错，先弹这俩。”

乙　噢，这就弹。

甲　如来佛一想，错俩弹俩吧。一閉眼，等着受罚。如果孔圣人，弹俩就没事了，子路过来了：“师父，您办不了，您没劲，我来吧。”子路是个武夫，力气大，一顿能吃十四个烤饼。走过去，鼓足了劲，“梆梆”这两下，当时弹起一包儿来。如来佛觉着怎么这么疼？睁眼一看，哟！子路弹的，心中大不悦。

乙　不乐意了。

甲　屈指一算，孔圣人也有错字。“哎！孔老二！”

乙　怎么叫孔老二了？

甲　弹急了。“你如果也有错字怎么办？”圣人说：“君子往来，你也弹我。”“好，我问你，俩山字摞在一起念什么？”圣人说：“念出。”“千里二字摞在一起念什么？”圣人说：“念轻重的重。”如来佛说：“不对，这两个字用颠倒了，千里应当念出，走一千里地还不算

出外？俩山摞在一起，当然是太重了，为什么念出？这两个字是不是错了？”圣人说：“嗯，错了。”

乙 是错了。

甲 如来佛说：“错了？弹你两下。我拘点法术来弹你。”当时就闭眼，掐诀念咒。他要是念完咒，弹上人可了不得，能把人的脑袋弹出一千多里去。

乙 有那么大的力量吗？

甲 有记载。你念过《四书》吗？《大学》上有：“诗云邦畿千里。”就是“梆击”一下，出去一千多里。

乙 噢，这么梆击千里呀？

甲 下边儿还有一句：“惟民所止。”让老百姓给挡住了，要不然还得轱辘几百里地。

乙 是啊?!

甲 孔圣人一瞧，他闭眼掐诀念咒。心说，不好。一拉子路、颜回：“快走！”爷仨背起背包，提着网兜儿，撒腿就跑。

乙 跑了?!

甲 如来佛念完了咒，睁眼一瞧，全跑了！气得胳膊撂不下来了，弹圣人没弹着，急的。如来佛的佛相，脑门儿有一个包儿。

乙 那叫舍利子。

甲 不，那是子路给弹的。

乙 是啊?!

甲 孔圣人、子路、颜回爷仨逃跑。所以《论语》上有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宜其家。”打算回家，迷路不

认识道儿了。跑到陈国，无处投奔。所以说，孔夫子困于陈蔡，在陈绝粮。没办法了当当卖东西……

乙　孔圣人还当当？

甲　《论语》上有“君子常当当，小人常戚戚”，找当铺当当。

乙　《四书》上有“君子坦荡荡”。

甲　是啊，连毯子都当了。

乙　这么讲啊！

甲　卖东西，收音机、半导体、电视机，全卖了。

乙　那年头有半导体、电视机吗？

甲　《论语》上有“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”，听见说话，看不见人。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。

乙　有电视吗？

甲　《论语》上有“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”，也看不了，也听不见，电视坏了。“子曰，非礼勿视”。非修理不能看了，干脆卖了吧。

乙　就这么讲啊？

甲　当卖皆无，又犯大烟瘾。

乙　啊？！圣人还抽大烟？

甲　《论语》上有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，吾无隐乎尔”。一定是子路颜回劝圣人，师父，你怎么又买大烟？他才说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。”你们以为我有瘾了吗？“吾无隐乎尔。”没有瘾，抽着玩儿。

乙　抽着玩？！

甲　这天是正月十五灯节，爷仨连早饭都没有。圣人说，子

路、颜回，咱们师徒仨到大街游玩一番。子路说："别玩了，肚子受不了，太饿了。"孔圣人说："你们胡涂了，咱们在街上遛遛有好处，如果在街上碰见熟人，让他请咱们吃饭，咱们狠狠地吃它一顿，能饱三天。"

乙　真没出息。

甲　走，在街上一个熟人也没碰上，连半熟脸人也没有。

乙　那完了。

甲　走到路口一看，有一家茶食店。

乙　点心铺。

甲　这个点心铺，五月节卖粽子，八月节卖月饼，正月十五添卖元宵，卖元宵还带卖熟的。屋里摆几张桌子，门口外立个牌子，红纸写黑字，是元宵的价目表，写得很清楚。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上写"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"。

乙　一个老钱一个。

甲　孔圣人一看，元宵个儿还真不小，煮熟了象小馒头一样。看了看，"好哇，真是个儿又大，馅儿又好，准是面儿又粘，馅儿又甜哪"。

乙　瞧馋的。

甲　就是好。

乙　吃吧。

甲　没有钱。

乙　嗨，干看着。

甲　孔圣人一摸，腰里带着个笔袋。那时候念书人都有盛笔的口袋，一看，笔袋上拴着个小老钱。把这个钱拿下来，

拿这个钱买。

乙 好。

甲 又一想，不行。人家写的明白。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。现在只有一个钱，怎么能爷仨进屋买一个元宵吃。

乙 那怎么办呢？

甲 圣人又一看这个价目表，乐了，写的是“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”。那一个的一字，是一道儿的一。圣人把笔拿出来了，过去就给添了一竖，再一念好了，“一文钱十个”。

乙 好么！

甲 孔圣人把笔装起来叫声“仲由”。

乙 “仲由”是谁？

甲 仲由就是子路。“颜回，进来，咱们吃点儿点心。”爷仨大摇大摆往屋里一坐，跑堂的伙计过来问：“三位吃什么呀？”圣人说：“元宵！”“三位来多少？”“十个！”“三位十个怎么分啊？”“我的四个，他们统统的三个。”

乙 好么，日本人。

甲 孔圣人吃四个元宵，不饱；子路、颜回每人吃仨倒把饿劲逗上来了。不饱怎么办？喝汤吧。汤白喝，不要钱。爷仨每人喝了四十多碗汤，圣人还要，“掌柜的再来两碗。”“再来两碗元宵？”“不，汤。”“汤啊！没有了，元宵变锅贴儿了！”

乙 锅干了。

甲　扔下一个老钱，站起就走。伙计一看："老先生，老先生，别走，给的钱不对！""怎么不对？""您吃了多少？""十个。""给了多少钱？""就这个钱。""一个老钱一个，您还得掏钱。"孔圣人把脸往下一沉："胡说！本地人吃就一个老钱十个，我们外乡人吃就临时加价了吗？"掌柜的过来了："老先生，老先生，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，是一律的价钱，外边有价目表写的清楚，您可以看看。"圣人说："哪有价目表？走，看看去！"

乙　这么理直气壮？

甲　他给添一竖了，掌柜的不知道，出来就念："江米元宵桂花果馅，一文钱……"

乙　多少？

甲　一瞧"十个"了，念不出来了。孔圣人还直催他："念出来，大伙儿听听。"掌柜的说："这大概是写错了，要写什锦馅儿，一忙写成'十个'了。得了！怨我们，您请吧。"象这个你赶紧走不完了吗？孔圣人反倒逮住理了："是你们错了？不是我们蒙嘴吃？告诉你，这是我圣人笔下留情……"

乙　要不留情呢？

甲　"十字头上再添一撇儿……"

乙　一个老钱……

甲　吃一千了。

乙　是啊！

（马三立整理）

哏 政 部

甲 您看我象干什么的？

乙 这还用看，你象说相声的。

甲 这是怎么说话呢，就凭我往这儿一站，就我这种潇洒的风度，文雅的谈吐，健康的体格，怎么能象说相声的呢？

乙 噢，你不象？

甲 不象。

乙 干嘛象不象啊，你就是说相声的。

甲 我不是说相声的，我是研究“哏学”的。

乙 研究文学的？噢，你是作家。

甲 什么文学啊，“哏学”。

乙 “人学”？对，高尔基说过，文学即人学。

甲 不对，我研究的是“哏学”，逗哏的哏学。

乙 哦，你天天研究逗哏——还是说相声啊！

甲 说相声跟说相声不一样，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哏学。这是群众公认的，有口皆碑的，名实相符的，众望所归的。

乙　这位是说胖就喘。

甲　这可不是"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"，而是异口同声的赞扬。就拿解放前观众送给我的那些幛子来说，上边都包含着对我的认识和评价。

乙　都是什么词儿啊？

甲　"淳于再生"。

乙　哦，把你比做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！

甲　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，滑稽巧辩，机智过人，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，那是我们哏学的老祖先。

乙　是啊。还有什么？

甲　"当代优孟"。

乙　那是楚庄王的乐人，常借着说笑讽刺不合理的生活现象。

甲　对，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，庄王要以上大夫的礼节埋葬。

乙　这马太尊贵了！

甲　文武官员还没人敢劝他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怕他打击报复啊！

乙　对！敢怒不敢言。

甲　优孟就敢说话。

乙　就那么直说？

甲　不行，得"言非若是"。

乙　怎么讲？

甲　把该否定的东西先肯定一下。为的是更彻底的否定它。

乙　对，相声也继承了这种手法。

甲　优孟上殿仰天大哭。

乙　哭什么？

甲　明着是哭马，其实是哭庄王得的病。

乙　什么病？

甲　血压高！

乙　是晕头转向的！

甲　庄王问他："你哭什么？"他说："我哭您那匹马！"庄王一听可高兴了。

乙　对他的心思。

甲　"您心疼马，我也心疼马，这马您平时都舍不得骑，就那么好吃好喝地养膘儿，您知道它怎么死的吗？"

乙　病死的？

甲　"没病——肥死的！"

乙　光吃不干活儿嘛！

甲　"听说您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马，那可太——"

乙　太高了！

甲　"太低了！"

乙　低？

甲　是啊！优孟一提这事，楚庄王就想到了：这又是劝我来了！当时脸就耷拉下来了，可一听说用上大夫的礼节还低！脸儿又圆了！

乙　他这脸上有弹簧。

甲　"那么依你说用什么礼节好呢？"

乙　优孟怎么说？

甲 “可用人君之礼！”

乙 什么意思？

甲 “那个讲究劲儿就跟你死了一样！”

乙 往哪指？

甲 这是讽刺庄王哪！

乙 这话有劲。

甲 庄王脑子有点开窍：“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？”

乙 你为什么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马呢？

甲 优孟回答的好：“为使天下得知大王贱人贵马也！”

乙 一针见血！

甲 庄王一想：要落这么个结果太失民心了，为一匹马犯的上吗？“爱卿，你说应该怎么葬马啊？”“仍以六畜礼葬之”，“好！”庄王马上收回前命，“勿令天下闻也！”

乙 对！这事就别扩散了！

甲 你看，是不是发挥了讽谏的作用？

乙 我还听说有名的是“优孟衣冠”。

甲 你知道什么是优孟衣冠？

乙 就是优孟假扮楚国丞相孙叔敖。

甲 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？

乙 这我说不好。

甲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清官，他死了以后，家里穷得吃不上，穿不上。优孟假扮亡人，穿着孙叔敖的衣服，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，庄王一看就吓坏了：“孙丞相怎么又活了！”当他认出是优孟以后就说：“你有这份才

能，干脆做官吧！”优孟说：“我可不做官，孙叔敖做了一辈子官，死了以后家属没人管！”他以此打动楚庄王：“以后要照顾点老孙的家属——按月发生活费。”

乙　好，说笑话也能办大事。

甲　要不怎么我要研究“哏学”呢！

乙　还有什么幛子哪？

甲　那可多了：“曼倩遗风”。

乙　就是汉朝的东方朔。

甲　还有：“幽默大师”、“滑稽大家”、“笑林大仙”、“诙谐大将”、“风趣大王”、“千年活佛”、“万年金身”、“正果方丈”……

乙　“得道高僧”。这又到大佛寺了！

甲　说真格的，我研究哏学起过作用。

乙　起过什么作用？

甲　在旧社会我当过一任哏政部长。

乙　什么叫根儿正不长啊！

甲　就是“哏政部”的部长。

乙　当部长？做官啦！你不是研究哏学吗？

甲　别提啦！我靠说相声出了点名，挣了点钱，不少官僚、政客都跟我套近乎，有人就劝我拿说相声挣的钱买个官儿做。

乙　捐班儿啊！谁给你活动的哪？

甲　那时候就是无官不贪赃，无吏不受贿，当时国会有个内务长，姓关，叫泛指。

乙　关泛指——官贩子啊！

甲 这个人手眼通天，钻营有术，他想借我的名望，给我安个官衔儿，他们好领一大笔钱，安插一批人，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保荐我当哏政部部长，特为立了一份公事。

乙 什么公事，您给念念。

甲 这词儿老点，要听，您得集中精神。

乙 干嘛要集中精神？

甲 集中了精神注意听。我念得慢点，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就问。

乙 好。

甲 “立哏政部公事：为呈请教育部应分设哏政部及遴员任命事。我国自古圣先贤倡导教育，陶铸群伦，后诸子百家，争说立论，贯串至今，我国文风世代相传，既深且久。近欧风东来，我国国风日渐下降，科学不振，不振者——”

乙 什么原因呢？

甲 “实因哏学未见发达也。”

乙 是啊。

甲 “敝——”

乙 就是官贩子。

甲 “有见于斯，故请教育部应即分设哏政部，为国为民，恳请批准。但该部总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就任，以专责承。今有久负盛誉相声专家、哏学权威×××，此人学识宏深，见闻渊博，口齿灵便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……”

乙 这还清秀哪！

甲　“奋发有为，必能胜任。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古，振奋精神、整顿风俗、辅助教育。办理哏政，提倡哏学，广见哏心，发扬哏志，务取哏效，大展哏图，真乃全国大哏、天下满哏也！”

乙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　你听着乱哪，国会总长批准了！

乙　批准成立哏政部了！

甲　对！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：“命令！”

乙　你命令谁啊？

甲　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：总长令十号，特命×××为哏政部长，此令！年、月、日。

乙　那你就上任吧！

甲　不行，干不了！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官贩子这是拿我做交易，他为了升官发财，连搂带捞，我一没带耙子，二没带笊篱，我何必给他当傀儡呢！

乙　那就不干！

甲　不干？国会总长都批准了，我能抗得住吗？

乙　那……怎么办好呢？

甲　写一份辞呈，婉言谢绝。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“国会总长台鉴：昨接电令，任余为哏政部长之职，以余之愚拙，蒙约任命，本应感激奋发，从令听命。然此席任重事繁，非雄才大略，学识宏深，口若悬河，心毒手狠者——”

乙　什么“心毒手狠”？

甲　“心毒——心足，手狠——手稳。非雄才大略，学识宏深，口若悬河，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。某乃一愚人，焉敢当此重任？且近来旧疾复发，病魔缠身，整天浑身脑袋疼——”

乙　这叫什么话？

甲　“病躯衰怠，已失当年之锐气，策驽骀以力峻坡——”

乙　就是病马爬高坡。

甲　“必有翻车之祸。言出至诚，毫无假意，唯望收回前命，另选贤能，恳请批准，恭祝台安。”

乙　真辞了！

甲　这一来官贩子不干了。他跟国会报了一百个编制，这能往里塞多少亲戚朋友啊！限政部只要一成立，他每月少说也得多进个三万两万的。

乙　他这油水大了！

甲　所以啊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捣我上台。没几天，二号命令又下来了。

乙　跟的真紧哪！

甲　“命令！为分设限政部事，前曾明令任×××为部长，不料该员竟以病躯为因，拒不受任，有负国会殷切期望，顿使官家缺一栋梁。尚望念我政府建部之善心，选员之不易，通情达理，速速就任，以免贻误时机。此令！”

乙　这回看你怎么办？

甲　不理他。可是没过几天……

乙 怎么啦？

甲 不好意思说。

乙 还害臊呢。

甲 忽然……（与乙耳语）

乙 （推甲）你嘀咕什么啊！

甲 忽然有一位“窈窕淑女”给我来了一封信。

乙 有这事？写的什么哪？

甲 我拆开一看，字迹清秀，文笔精深。

乙 你把这信念念。

甲 “××先生哏下：”

乙 不是阁下吗？

甲 我是哏学家啊！

乙 那就“哏下”吧！

甲 “××先生哏下，久慕音容，渴念殊深，惜无良缘相会，只得不揣冒昧相求。”

乙 什么事呢？

甲 “前见国会委任君为哏政部长，妾正为哏下庆幸——”

乙 “妾”是谁？

甲 说她自己。这是《聊斋》里的词儿。

乙 您往下听吧，这封信热闹啦！

甲 “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，妾正拟请君代谋一席之地。”

乙 她也往哏政部里挤呀！

甲 “不料君竟婉辞，未免有负众望，更悖于妾心。当此世风不古，国运坎坷之际，唯望君出山就任，挽回颓势。将

倾大厦，唯赖君一木之支，雾海夜航，唯赖君乘风破浪。如蒙允诺，妾不惜花容月貌，豆蔻年华，情愿倒赔妆奁，以身相许。”

乙 要嫁给你啊，这可是美人计。

甲 “妾愿权充哏妇，助于哏侧，同理哏政，共进哏餐。”

乙 就说一块儿吃饭得了。

甲 “故请哏下为国家计，为人民计，为教育前途计，为哏学发展计，为妾终身计，速速就任，则喜甚、幸甚，盼甚、哏甚！”

乙 嘿！

甲 “如不应允，则怒甚、怨甚，恨甚、痛甚！”

乙 又哭啦！下款写的什么名字？

甲 ——小翠儿！

乙 真是个女狐狸。

甲 根本不是女的。

乙 那么是谁呢？

甲 官贩子的内弟！

乙 小舅子！他为什么装女人呢？

甲 这是官贩子给出的主意。

乙 嗯，那年月就是阴阳颠倒。

甲 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官贩子勾结他内弟试探我，可我知道做为一个正直的学者，必须守正不阿，洁身自好，在这方面一点贪心也不能有。

乙 对！不让坏人见缝下蛆。可你要真答应了，他哪儿给你找媳妇儿去！

甲　那没关系，官贩子还有莲香、阿宝顶着呢！

乙　真下本儿！

甲　官贩子一看我又没理这茬儿，一着急，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："哏政部已筹备就绪，×××如不到任，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！"

乙　还让你包赔损失！

甲　对。

乙　这回看你怎么办？

甲　有办法，宣布就职。

乙　啊？还是做官了。

甲　反正是挂名，先去看看，多了解点官场黑幕，我好编相声讽刺他们。

乙　那"就职通告"怎么写的？

甲　"国会总长、各部部长、各省省长、各省督军、各军军长、各机关、各团体、各学校、各公议会、各报馆钧鉴：经国会总长命令任余为哏政部长，余本朽木难雕，蒙托以重任，自虞不胜，盛意难却，暂且勉力而为，如有疏失，尚望时赐教言，协力相助，以期哏学能真正发挥哏学之作用，是为哏盼。××哏人哏语哏敬哏拜。"

乙　真够哏的。

甲　转天晚上，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，军、政、商、学各界首脑人物济济一堂。官贩子穿着官服，迈着官步，拿着官腔，说着官话。

乙　还真有点儿官气。

甲　"大小官员们！志士同仁们！各部长、省长、军长、厅

长、处长们！招待晚会现在开始！本人祝贺成立哏政部！祝贺大家官星高照，官运亨通，官官相惠……”

乙 咳！

甲 “不！官官相馈……”

乙 互相送礼啊！

甲 “不！官官相卫……”

乙 连环保啊！

甲 “官……官官……”

乙 纯粹是官迷心窍！

甲 “现在，由新任哏政部长×××发表就职演说。”

乙 让你讲。

甲 我讲什么？

乙 我哪儿知道啊！

甲 我说不了他们那种官话啊！

乙 也对。

甲 哎，说就说吧！

乙 你说了些什么？

甲 我在这儿学一下，那天怎么说今天就怎么说。

乙 好。

甲 （咳嗽）

乙 毛病还不少。

甲 ……准备录音机。

乙 干嘛？

甲 保留下来，这是珍贵的资料。

乙 我得先听听，有保留价值再录。

甲　行。那天我还是联系哏学讲的，从滑稽开的头。"滑稽二字，正称骨稽。考据滑稽，如同鸱夷。转注入酒，断断续续。滑稽列传，见于史记。淳于再生，为民献计。当代优孟，警世寓意。曼倩遗风，严肃法纪。发扬哏学，提倡哏艺。说学逗唱，四门口技。听我相声，大有利益。振奋精神，舒畅脑力。哈哈一笑，开胸顺气……"

乙　这都挨不上啦！

甲　所以啊！总长一听，点头示意。拿起毛笔，立即批谕。从即日起，取消前意。后会有期，马上回去！

乙　哎哟，你这部长完啦！

甲　完就完，我根本就没打算干！

乙　那哏政部撤销了？

甲　撤销？他们哪儿领钱去？把我撤了，哏政部照旧成立。

乙　谁当部长啊！

甲　官贩子早安排好了！

乙　谁？

甲　小翠儿。

乙　噢，是他小舅子！

（张寿臣口述　陈笑暇整理）

《哏政部》系张寿臣先生青年时期的创作，是他早年擅演的代表节目之一。意在揭露旧社会官场黑幕，讽刺造成政治混乱的反动统治者。后来，常宝堃、赵佩茹、刘宝瑞等据张的传授曾演出过。解放后被列为优秀传统节目，但无脚本。一九六二年张寿臣先生与刘、赵共同回忆，口述了几番背诵公文的"趟子"和主要内容。后来未及整理，张等均谢世。现以仅存的片纸为据，

重加整理。在人物、情节、语言上都有改动。此次出版前，又做了适当补充、修改，想使它能尽量符合今天的观众要求。不当之处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。——整理者）

大师兄闹衙门

今天给您说个故事。在六十年前，就是光绪二十四年，那年正闹义和团。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农民暴动，专和洋人作对。因为洋人欺侮中国人哪！您算，连清朝的皇上都得听他们的。那时候为首的是德国人，叫克德。他手下有一个专跟皇上打交道的人，皇上得听他的，这人叫“比石”，叫白了就是“闭十”。要不怎么常说：别看皇上，他连闭十都管不了！就是那时候留下的。

您想，连皇上都怕洋人，那做官的能不怕吗？可是老百姓并不怕，仨村俩村的联合到一块，有的是一县一县的联合起来杀洋人，也杀那些给洋人办事的二毛子。后来洋人跟中国皇上一交涉，出了一部分军队，那叫大辫子兵啊。义和团听着信啦，大伙一商量，怎么办？打吧！还能怕他们吗？好几个县联合起来成立个大队伍，又选出了头目人，叫大师兄，下边是二师兄，各有各名。编好了队伍就打仗去啦！

头一仗在落垡打的。落垡就在天津到北京的当中间儿。一下子就把官兵给打垮啦！这时候洋人又调来一批洋枪队，这下子可坏啦！义和团使的都是大刀、花枪啊，再说洋枪队

的人也多。常言说：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这一仗义和团可吃亏啦，把个二师兄王德胜给抓去啦！大师兄率领大伙退下来，准备商量以后怎么办。

大师兄是个有能耐的人，足智多谋，人称赛诸葛，胆子也大。下来以后他问大伙：

“现在咱们打了败仗，二师兄让他们给抓去啦，咱们要是怕事呢，就散伙回家；要是接着干呢，就得想想怎么个干法。”这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就嚷开啦。这个说，“不能散！”那个说：“咱们还得扩充队伍！现在得想法救人。”

大师兄一看大伙劲头挺足，就说：

“弟兄们！不是这么着了吗，咱们先各归各家听信儿，大家听到什么消息，也赶快来告诉我，咱们得先打听被官兵抓去的人怎么样啦！”正在这工夫，外边跑进来个人，冲大伙就嚷开啦：

“弟兄们！二师兄现在武清县押着哪！因为受刑不过，全招啦！县官出了告示，凡是义和团的人都得去自首投案，不然他们就按着口供挨门抓人。怎么办吧！”

大伙一听，全炸啦！七言八语，闹翻了江啦！这个说，“不行！咱们不能去投案。”那个说：“这个二师兄可不对啦！他怎么会招供了呢。”这时候大师兄往那儿一坐，手捻长髯，一言不发。他琢磨事哪。他想：“二师兄的性子我知道，他绝不会招供啊！嗯，说不定是县官的诡计。”

“弟兄们，别着急，依我看这事不定真假，咱们得沉住了气，想法儿把事弄清楚。我看二师兄不一定招供，说不定这里边有什么花招儿。这事交给我吧，我有法子。他要招

了，咱就不管他了，他要没招，咱们想法把他救出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大伙齐声说：“好！”

“行啦！大伙回去听信吧！”

大伙走了之后，大师兄越琢磨越不对：“二师兄绝不会招供，这一定是县官贴的假告示，想骗人去投案。”您猜怎么着？还真让他给猜着啦。

二师兄被抓以后，送到了武清县。那时候落垡属武清县管。武清县县官听说抓来了义和团，马上升堂审案。二师兄上堂之后满面怒容，仇恨填胸，当时破口大骂，好！来了个大闹公堂。得亏堂上人多，不然县官非让二师兄给揍下来不可。县官没问案就先挨了一顿骂，他是又怒又急，脸色直变，二话没说就叫上刑。不管怎么折腾，二师兄一点口供也没有。县官没法子，只好暂时退堂，把二师兄搁监入狱啦。

县官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个坏主意：“出张假告示，就说二师兄全招了，限期五天让义和团的人自首投案，不投案，抓住定斩不饶。”他想，“这办法准行。”告示贴出去，他在衙门一呆，净等着人来投案哪。

一晃三天过去啦。这天县官正在书房喝茶，从外边蹬蹬蹬跑进一个差人来：

“禀报老爷，老爷子来啦！正在门口发脾气哪。叫老爷快去接老爷子去，去早了还则罢了，去晚了叫老爷回家抱娃子。老爷快去接老爷子，要不去接老爷子，把老爷子惹翻了，老爷这个老爷就要玄哪，我的老爷！”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怎么回事呢？敢情这天早晨，听差的正在门口说话哪，这时候从北边来了一辆轿车，这轿车就别提多讲究啦！车把式到门口，“吁！”把牲口勒住，打车上下来一个老头，五十多岁，白胡子挺长，满面红光，穿戴的也挺讲究，戴着一顶青绒帽头儿，珊瑚的帽疙瘩，前面一个帽正是玫瑰紫的红宝石，周围镶着小珠子；右手挑着一个大搬指，左手拄着一条龙头拐杖，上边还拴着一个大葫芦；胸前挂着鲨鱼皮的眼镜盒、胡子梳、象牙的牙签、耳挖勺；穿一件青洋绉夹袍，古铜色的夹套裤，白布袜子，一双夫子履鞋。看着穿章打扮可象有来头的。下车之后，大摇大摆就往衙门里走。这是谁呀？大师兄。好大胆子！化装救二师兄来啦。门口听差的不知道哇，过来就拦：

“老爷子！您到这儿有事吗？”为什么这么客气啊？他不是穿的阔吗。要是破衣罗嗦，早就骂上啦！当差的这一问不要紧，老头不愿意啦：

“啊？废话！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呢！”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跟你说办得了吗？挣钱不多，管事倒不少哇！”

“这……”听差的一乐：“您说清楚了我好回禀去啊。”

“混蛋！”老头骂上啦，“凭我进衙门还用回禀？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！好，你去回吧，就说老爷子来啦，让你们老爷出来接我！迎接早了还则罢了，迎接晚了叫他回家抱娃子去！”

当差的一听“老爷子”，嗯，反正不是县太爷的老爷子，因为老爷子他见过呀，这得问清楚了才行啊。硬着头皮

问吧。

"老爷子您可别生气，这么大年纪气个好歹的。您说这年头兵慌马乱的，衙门口都得紧着点，恕我们眼瞎，不认识您，可又仿佛在哪儿见过，又想不起来啦！您提个醒儿吧，我的老爷子。"瞧这个贫劲儿。

老头眼珠一转：

"好，告诉你吧，我是安次县县官的爸爸。"

"噢！怪不得我看您面熟呢！"他知道安次县和这武清县是盟兄弟，安次县的爸爸是他们县官的干爹，可不是老爷子吗！可是这个老爷子嘛样儿，他也没见过，"您等着，我马上去回禀。"说完话一直跑到书房，连累带吓，闹得心惊肉跳、口干舌燥，见了县官，胡说八道。

等问清楚之后，县官一想："安次县的爸爸我还没见过哪！既然来了，接进来吧！"

安次县县官跟武清县县官既是盟兄弟，怎么会没见过他们家里的人呢？其实他们这个盟兄弟也就是那么回子事，因为作官都走天津道的门子，又都有点癖——爱古玩，又是连县，所以拜了把子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情。再说他们俩人的爸爸都不在任，所以没见过。今天既然来啦，就见一见吧！

到了门口，直叫："老爷子。"让到了内书房，沏茶切西瓜，足这么一张罗。他拿义和团大师兄当了至亲了。

"老爷子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啊？"

"从家里来。"

"您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？"

“跟你兄弟！”

“咳！亲父子有什么谈不开。回头我去说说，让他给您赔个不是就完啦！”

“不行，我先问问你，你们俩交情怎么样？”

县官一听问这个，那得拣好听的说：

“我们的交情可太好啦！真是不能同生，但愿同死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；他伤心我掉泪，他高兴我咧嘴，他吃饱了，我都觉着撑的慌！”瞧这份出息！

“他要是不孝呢？”老头钉了一句。

“这……我也有罪啊！”

“行啦，我就朝你说啦！”——知县吓了一跳，“我问问你，这儿是不是押着一个叫王德胜的？”

县官一想：“哎，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吗？”赶紧回答说：

“有哇。”

“四十多岁？大高个儿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左眉上有个小疙瘩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义和团的二师兄啊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他自己招的呀！”

老头儿一听就急啦：“他都招什么啦？”

“除了承认他是二师兄，别的都没招。”

"你出的告示不是说招出很多人来了吗？是真的是假的？"

"假的。"

"怎么是假的？"

"您先坐下，听我慢慢说。王德胜是洋人交来的，说他是义和团。我这么一问哪，他说是二师兄，接着问他们有多少人，都跑哪儿去啦，他是一点口供也没有。用刑吧，什么跪铁锁、压餄餎、老虎凳、单双跨……干脆说吧，刑罚都使绝啦，他也没招。怎么办哪？我只好出张假告示，就说他招啦，好让别人投案来，弄点口供，再审他的时候就有人证了。这事可千万别对外人说，您知道就行啦！"

好嘛！全端出来啦！

老头捋着胡子，心里很高兴。怎么高兴哪？二师兄没招啊。

"那么到今天为止，有多少来投案的？"

"一个也没有，犯人也没口供。"

"有不了！"老头嗓门真大，把县官吓了一跳。"告诉你吧，你抓的那个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，是我的表弟，你的表叔，他怎么会有口供呢！义和团的二师兄不叫王德胜，叫王德升，叫你兄弟给抓去啦，也有口供，全招啦！他们正抓人哪。你表叔从前几天就不见啦，昨天才听说让你拿当义和团给抓来了！我让你兄弟找你要人，反正真的也有啦，还押着好人干嘛呢？他就是不听，说那是外国人抓的，你这儿不能放。我不懂，你们作的中国官怎么单听外国人的呢？我们爷儿俩为这事闹了别扭，把我气坏啦！我已经给天津道我大

哥那儿去信啦，非把他这个县官撤了不可。不然，我到天津道台衙门找我大哥去。”

县官一听：敢情老头儿跟天津道也是盟兄弟，这要写封信，可就够呛。赶紧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老爷子！别着急，要那么一来，甭说我兄弟，连我也受不了！听这话，您是要人来啦？”

“对啦！你能放吗？不怕外国人哪？”

“这……”县官也挺为难：“您听我说，我兄弟说的不算不对，您想，洋人把人交给我啦，打我这儿要放了，可不好交代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？洋人要的是义和团的二师兄，你兄弟已经抓住了，你这个是假的，放了怕什么？有干爹我担保，还有错儿吗？”其实错还不小，“你要怕担责任，不要紧，你先把人放了，等我给天津道去封信，让他给你来个公事，有嘛承重让我大哥担着，怎么样？”

县官一听：“他是非要不可啦，我为什么‘放着河水不洗船’呢？反正这个又没口供，真的在安次县押着，我落得送个人情。真要不给，老头给天津道去封信，我也得放，那可就把老头给得罪啦！”

“得啦，老爷子您不是要人吗？别人来了不行，您来还能不放吗？您等着，我这就派人把表叔放出来。”

“哎，你这才真明白了！”

其实是真糊涂了。老头说：

“好吧！赶紧派人去找，我等着跟他一块回去。”

县官说：“好。”赶紧到外边喊：“来人哪！赶快把我表

叔放出来。”

差人说：“这……监狱人多了，我们知道谁是您表叔啊？”

县官一想：“我也糊涂啦，忘了把姓名告诉他们啦！”“就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。”

“是。”听差的答应一声，马上到狱里把二师兄领到书房。老头一看他一瘸一拐的，就知道受刑不轻。二师兄进门看见老头，当时一愣，刚要说话，老头过去一扶他：

“表弟，你受委屈了！皆因你表侄不知道是你。”回头对县官说：“看把你表叔折腾的，还不过去赔个礼！”

县官一想：“这都是哪儿的事呀？”也只好过来赔不是。二师兄听老头这么一说，也明白啦。刚要说话，就听见蹬蹬蹬，从外边跑进一个差人来：

“报！安次县到。”

老头一哆嗦，心说：“要坏，怎么他也来啦！我们一见面，那不是猴吃核桃——满砸吗！”老头有能耐，随机应变，脸一沉：

“哈哈！他来啦！好，让他脱去官服一步一拜到这儿来，我要当着你的面管教他。赶紧派人把家法取来！”

武清县一听：“这老头火儿还不小，怎么这么巧，爷儿俩碰一块啦，要在我这里一立规矩多不合适啊。”马上告诉听差的：

“先让安次县在外客厅等一会儿，就说老爷子正火儿着哪，回头我就去。”

“是！”

老爷子还不答应，武清县过来央求：

“老爷子您先领着表叔回去，我再劝劝我兄弟，让他回家认罪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老头还假装不依不饶，一边嚷，可一边往外走：

“好，那我就朝你说啦！”说着话拉着二师兄就往外走，武清县在后边送，老头走得还挺快，可是嘴不饶人：“不行！表弟你先走，我非见见这个畜生不行！你把他找来。”

武清县一个劲儿对付：

“得啦，爹，您走吧！有话家里说吧！”

说着话到了前边，老头偷眼直往外客厅里看，他知道安次县在客厅哪，转眼出了大门，扶着二师兄上了车，把式一摇鞭，他们可就走啦！

安次县也是为二师兄来的。因为他那里抓义和团抓不着，听说武清县抓住二师兄，有了口供，所以想来问问，招出的有没有安次县的人，有的话他好按着名单去抓。顺便还带来两件古玩：一个鼻烟壶，一个搬指。鼻烟壶是乾隆套料，藕粉底，山楂糕的盘龙，子母绿的盖儿，别提多讲究啦。论银子值个两、三千。搬指是黄杨绿的，也值个千儿八百的，是个大地主送他的，也算是贿赂吧。他想在武清县面前炫耀一番。来到门口，听差的都认识他，过去一请安：

“大人您等等，我给您回禀一声，老爷子在这儿发脾气哪。”

安次县一听：

“好，那先在外客厅等一会儿吧！”他可也没问明白，

是谁的老爷子。正等着呢，就看见一个老头拉着个大高个儿，指手划脚，不依不饶似的，武清县那意思象是直赔礼，眼看着送出了大门，不一会武清县耷拉着脑袋回来啦，甭问是让老爷子给训了一顿。看他奔客厅来啦，安次县赶紧迎出去，到屋里不提老爷子这个碴儿，先说古玩，为的是解解盟兄的烦劲儿，回头再提义和团的事：

"盟兄，你看我这鼻烟壶跟搬指怎么样？"

武清县正烦着哪，一看这东西，伸手就接过来了，可没看：

"咳，这会儿哪有心思看这个。你看见啦？老爷子把义和团二师兄要走啦。"

"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正为这个来的。"

"完啦！没事啦！老爷子把人领走啦。"他以为安次县也是来要人的哪。

"怎么叫老爷子领走呢，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吗？"

"说的是呀！可老爷子说是他表弟，我能不放吗？"

"你不是都有口供了吗？"

"谁有口供啊！"

"不是你出的告示吗？"

"咳，傻兄弟，那是假的，骗人投案的。"

"那也不对啊，有错拿没错放的，就算没口供，也不能随便放了哇！"

"那老爷子来要人，我能不放吗？再说我们爷儿俩又是初次见面。"

"这就不对了，您都四十多了，跟老爷子才初次见面？"

"不是我劝走了，他跟你没完！"

"跟我？……"

"他说真的二师兄在你那儿押着呢，这个假的我还能不放吗？"

"老爷子说的？他老人家根本就没到我那儿去，我们爷儿俩今天才隔着窗户头一次见面。"

"这个……"武清县也糊涂了，"您先等等，我刚送出去的那个是谁呀？"

安次县一听，这不象话！

"那不是你们老爷子吗？"

"谁说的？他说是你们老爷子。"

"那是我爸爸？"

"对喽！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？"

安次县可急啦：

"我爸爸那样？"

武清县一听也急啦：

"那不是你爸爸？到底是谁爸爸呢？"瞧这份乱劲！

安次县说：

"盟兄，别着急，慢慢说是怎么回子事？"还不着急哪！

"告诉你吧兄弟，那个老头来得挺厉害，他说是你爸爸……"如此如彼，把刚才的事重说了一遍。

"咭！盟兄你上了当啦！我那儿根本没抓住义和团，听说你们这儿抓住个二师兄，我是来问问你，他都招什么啦，这个老头儿怎么会是我爸爸呀？依我看，他准是义和团冒充

的！”

武清县一听有理：

“对！老头一定是义和团！”

安次县听见叭的一声：

“哎哟！哥哥呀，这回可要了我的命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看哪！”

哎哟！武清县一着急，把鼻烟壶跟搬指给碰碎啦！



（项炜 改编）

杠刀子

干什么说什么，卖什么吆喝什么，哪行有哪行的特征。有的人一说话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搞什么工作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么！要在旧社会，干哪行哪业的还甭说话，一看穿什么衣服就知道他干嘛的。您看这位穿着长袍，外面套着小坎肩，六折缎子帽衬儿，这个准是买卖家跑外的；您看这个穿着袍子马褂，戴着纱帽衬儿，瑞蚨祥的先生，大饭庄子的掌柜的；您看这个人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劳动人民多；您看这位背头，穿着西服，皮鞋照得见人儿，这一定是哪行眼儿①经理，再不然银行的先生；您看那位穿西服，留小辫儿，大云靴头，拄着文明棍……这位四不象子。

还有的人也甭用看穿衣服，也甭说话，也可以知道他是干嘛的。怎么知道的呢？他坐在那儿带动作。您看这曲艺界的弹三弦的师傅们，练功夫怎么练哪？手里拿这么一个小弓子，就是一个藤子杆，拴这么一根二寸长的老弦，您看到哪儿这两个手指头老这么练。有时出去一忙，小弓子忘带了，

---

① 行眼儿：北京土话，意即大洋行。

您看他坐在那儿啊，那大拇指跟二指他老这么哆嗦着（做动作），甭说，准知道这位是弹三弦的。您看这位坐在那儿，三个手指头老来回动弹（做动作），这位会计，坐在那儿他老扒拉算盘。您看这位五个手指头来回倒着动（做动作），这是弹钢琴的。您看这位先生坐在那儿（做动作）五个指头也动弹，连手腕全颤，您甭问，这位是半身不遂！

在旧社会那理发师，练功夫怎么练哪？拿刀子刮梳子背儿，或者是拿根筷子，有时坐那儿，那手腕也是这么活动着（做动作），三个手指头也是捏着，这是习惯了么！您看理发师为什么老这么练功夫哪？有时候活座不忙还没什么关系，要赶上忙的时候，一连气儿要剃十个八个的头，手腕一酸，手指头一软，就许出错——拉口儿，活座不愿意。在早年间，我们门口儿就有一家理发馆，我跟掌柜的不错，常上那儿串门去。有一天，我正在那儿坐着哪，二位大师傅说话把我给逗乐啦！怎么回事呢？一位手艺好，一位手艺不好，手艺好的这位骄傲，瞧不起这手艺次的：

“我和你说，老三，你这手艺啊，也就是在这屋混饭吃，你离这屋到哪儿都没饭。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“老二！你甭瞧我，我不干这个我回家耪地去，你行不？你不就这两下子吗！你甭瞧不起人！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“就这两下子你还不行呢，我露一手你看。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拿这刀子在手心这儿“啪！啪！”杠两杠，——怎么这样杠刀子哪？您看在早年剃头杠刀子全这样，刀子使快了，可手心出来这么一块皮子，这刀子要钝了，“啪！啪！”这

么一杠，又灵便，又省事。——他杠完刀子，一掂这刀子把儿，“唰”这么一转：

“你看这手儿你行不？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“这有什么呀！我刮完了脸再说。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他正给人家刮着脸哪，回头这么一看，眼眉给刮了一个去，这位还睡觉哪，他叫醒跟人家商量：

“先生甭睡咧，你这眼眉是留着，是刮了去？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“啊？眼眉别动呀！”

“别动你早说呀，刮了一个去咧！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手艺好的大师傅更有了说的了：

“你看！我说你不行吧，还是不行，你还得学呀！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干哪行全不容易。

今天我说的这笑话叫“高眼”。高眼是怎么回事？在早年哪，南市大舞台对过儿①，有一家酒馆，夫妻两个人干的这小买卖儿，男的看柜台，这女的卖座儿，为什么这女的倒招待酒座儿哪？因为她打小跟她父亲在这个酒馆长大的，精明能说，脑子也快，是来的酒座，什么人她全说得上话。在旧社会，一个酒馆，一个茶馆，这买卖是最难干，什么人全有，尤其这酒馆，喝酒的人什么脾气全有，要有抬杠拌嘴的，她过去三、五句话就能劝开；招待酒座儿她特别有能耐，

① 南市是天津市一个繁华地区，大舞台是从前该地区的一个戏院。对过儿即对门的意思。

这酒座要喝得少，她能叫他多喝点儿；这酒座儿要喝得多，她能叫他少喝点儿；要有喝醉酒的，她几句话，能把这酒座儿给劝走。有一次，有一个酒座儿喝多了，一劲儿说醉话，就跟这掌柜的说：

“我告诉你，掌柜的，你甭害怕，我没喝多，我这酒量你是不知道，喝个四斤、五斤，反正咱醉不了。这酒我能喝到人肚子，我不能喝到腿肚子，大嫂，我嘴在哪儿啦？”

这还没醉哪？

“你嘴在脑袋上啦！”

“哗——”一盅酒满倒脑门子上啦，“我告诉你掌柜的，你打听打听，关上关下，河东河西①，不认识我的少，你这小买卖儿缺点儿嘛，你就找我去；你把劝业场给我送家去。”

“好！你头里走，随后就给您送去！”

“好了，我走了！”

您别看掌柜的能说，眼力还好。是上她那儿喝酒的，她要跟你说上不过十句话，她就知道你是干嘛的。有时不用说话，看你穿什么衣裳，她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穿衣服她要是看不出来，她看你动作也可以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常去喝酒的，都知道她眼力好，送她一个外号叫“高眼”。

有一天，我们街坊李二哥跟我说：“我请你喝酒去。”我说我酒量不行，不能喝，“咱不为喝酒，为逗个笑。我常在南市那儿喝酒，这掌柜的外号叫高眼，是上她那儿去的酒座儿，

---

① 关上关下，河东河西：天津人对该市某些地名的土称。

说几句话她就知道干嘛的，要是看不出来，这酒钱她给。我跟她打赌了，‘明天我同个朋友来，你就看不出来他是干嘛的。’你那穿章打扮，说话挺沉稳，不象个说相声的，象一个买卖人，去到了，她准看不出来你是说相声的。明儿去你说话可留点儿神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吧！”

第二天我就跟他去了。走到南市牌坊那儿我买了双鞋，提着这双鞋，我们哥俩就上酒馆去啦。到那儿我这么一看，一明两暗，三间，挺干净。

“李先生您来啦。往里面请吧。”

“大嫂，你说你眼力好，今天我同个朋友来，你看看他是干嘛的？”

“二位请坐吧！”

我们哥俩坐在那儿，拿两壶酒端四碟小菜儿。

“李先生 您这个朋友贵姓啊？”

我答碴儿啦：“您看着办吧！”

“哟！这姓哪儿有看着办的！”

“我姓×。”

“×先生您拿的是什么？”

“鞋！”

“您在哪儿买的？”

“鞋铺！”

“嗯！您喝我们这酒好不好哇？”

“不错，这酒是辣的！”

“噢！您是说相声的！”

"啊？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说相声的哪？"

"瞧您说话多哏儿呀。打刚才我就要乐，没好意思的。问您贵姓，您说瞧着办吧！问您鞋在哪儿买的，您说鞋铺，鞋铺可不卖鞋吗！当然点心铺不卖鞋啦！您是不是说相声的？"

我说："对啦！我是说相声的。"

喝完酒我们哥俩走了，回来李二哥一劲儿埋怨我："让你说话留神，你一劲儿跟人逗。人问你贵姓，你说瞧着办，问你鞋在哪儿买的，你说鞋铺。那人家还不知道你是说相声的！"

我一想，她脑筋真够快的："没关系，明天我给介绍俩朋友，她准看不出来是干嘛的！"我就想起我们门口那理发馆吴师傅，叫吴锡彪，还有一位唱京戏的武生张德奎，我给他介绍了这二位。第二天来了，我这么一引见："这位是吴先生，这位是张先生。这是我李二哥。你看这二位怎么样？"

他这么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先生，就跟我说："××，不行，甭说是让人家这位高眼看，我这么一瞧，这位张先生准是唱戏的，你看：眼睛瞪着，太阳穴鼓着，胸脯儿腆着，就仿佛要唱武松打虎似的！"

我一瞧可不是么，我说："你怎么老挂像儿呢！"

张先生说："我装着点儿得了，我猫点儿腰、闭点儿眼行了吧？"

"反正要去到那儿你留点儿神得啦。二哥你看这位吴先生象干什么的？"

吴锡彪年轻爱刀尺[①]，留着背头，穿着西服，戴着眼镜，好象一个文墨人，真好象银行经理似的。

“李二哥你看这吴先生象干嘛的？”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

“这位是理发师。”

李二哥这么一瞧，“嗬！可真不象个理发师，象个洋行的先生。”

这吴师傅不禁捧，一说话砸了！

“我和你说，李先生，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！”（学宝坻口音）

我这么一听麻烦了，要看你这打扮穿着，真象一个文墨人，你这一说话，“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”，这人家还不知道。我说：“你说话这口音能不能想想办法，你在天津呆这么些年了，说天津话行不行呀？”

我这么一提醒，当时他就改天津话：

“说天津卫话这味儿行吗？”（学天津口音）

我一听满好：“千万可别两掺儿，说着说着天津话，你把老家味儿给带出来啦，‘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’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嘛玩艺儿？两掺儿？说天津卫话跟你立合同，说三年带出我们老家味儿算我栽[②]！”（学天津口音）

李二哥一听，高兴啦！

第二天，李先生同着我们三个人又去啦。到那儿，把我

---

① 刀尺：北京土语，意即打扮。

② 栽：天津土语，即栽跟头，失败的意思。

们让里屋里头："你们几位请坐吧。"

李二哥说："大嫂，全知道您眼力好，昨天我同着这小兄弟，您看出来是说相声的，今天您看看这二位是干什么的？"

"哟，您这二位朋友贵姓啊？"

"这位姓张，这位姓吴。"

"张先生您请坐吧！"

"不客气。"

"您喝点什么酒哇？"

"我酒量有限，什么酒全行，什么白干、竹叶青、状元红，什么酒全行，凉热酒菜随便给掂配点儿吧。"

掌柜的这么一看，怎么啦？眼瞪着，太阳穴鼓着，可说话象个大姑娘，怎么连底气都没有啦！一会儿给我们拿了几壶酒，端了几碟菜，我们几个人就喝上啦。掌柜的就问："您喝这酒怎么样？好不好哇？"

"噢！您问这酒哇，我喝口尝尝。'这酒么……'（学京剧道白）"

我一听吓我一跳，我赶紧拦住："吃菜、吃菜！"

差不点儿露出来！

这掌柜的出来进去老注意他们两个人，就是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。

什么也怕工夫长，喝着喝着，这张先生出去买烟卷去啦，回来露啦。怎么露的哪？他进里屋的时候，有一位往外走，张先生往里面来，屋门窄，他这么一斜身，扭脸一垫步，肩膀一晃站住啦（做动作）。掌柜的回头一看：

“嗐！张先生您是唱戏的。”

“大嫂！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？”

“看您上里屋来还‘四击头’① 上场哪，您扭身的时候还跟着家伙点儿走，呛呛崩噔呛，您是唱戏的吧？”

“对了，我是唱戏的。别装着了，吴先生，可看你的啦！”

“没关系，坐那儿吧！咱哥俩划划，哥俩好！五奎！六六！”（学天津口音）

这掌柜的过来这么一让酒，吴先生也露了。

“吴先生您酒量可真不错，我敬您一杯您喝吗？”

一接酒露了。

“大嫂，您太客气啦！”（做动作）

谁接酒全得这么接：一个手接酒杯，一个手行礼，“谢谢您，谢谢您。”他不是，这手接酒杯，这手这样（做动作），就仿佛拿剃头刀子似的。掌柜的这儿一瞧：

“吴先生，敢情您是剃头的？”

“咳！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剃头的？”（不自主地拍手）

“您那儿不是杠刀子呢吗！”

“噢！这儿还杠着哪！”（做动作）

（郭荣起整理）

---

① 四击头：京剧中锣鼓经的一个曲牌。常用于人物上场时伴奏。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曲艺作品选（一）相声
作者=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
页数=315
SS号=10123206
出版日期=